

蜀山劍俠傳

還珠樓主著

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再版

蜀山劍俠傳

三十二集

實價國幣

元

角

——外埠酌加郵費——

著者

還

珠

樓

主

校訂者

李

忞

生

發行者

劉

彙

臣

出版者

勵

力

出

版

社

——總發行所——

勵力出版社

總社

天津興亞三區卅號
路效康里二十二號

分社

上海四馬路
東路二〇九號

分售處

上海四馬路中百新書局
北京楊梅竹斜街新華書局
青島莘縣路新明書報社
濟南西門裏東海書社

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

武俠
長篇 蜀山劍俠傳

三十二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

復壁行波潛踪穿秘雨
遺音示業古洞因神異

上集寫到，女神嬰易靜，同了癩姑，李英瓊，三人任北海陷空島，歸途路過，金龜仙子辛凌霄，和兀南公的，女弟子，沙紅燕，得知幻波池中艷尸，玉娘子崔盈，幾將成，恐衆門人有失，忙和金蟬等，七矮弟兄作別，趕回靜瓊谷一看，衆弟子俱在谷中煉法，安然無恙，祇辛凌霄，在幻波池旁，遇見上官紅，愛他資質，意欲強收爲徒，吃上官紅，引入禁網，幾乎被困，受了衆弟子，幾句譏嘲，負氣走去，易靜本欲止探妖窟，吃癩姑婉言勸止，因妖尸受了聖姑，玉牒血書警告，閉門不出，中止勾結妖黨，一晃半年多，俱無什事發生，這日因英瓊，功候忽然精進，正在入定之際，癩姑恐有魔頭侵害，在側守護，易靜先也在室中守護，待了一會，看出英瓊，元神滿定，功候甚純，料知無事，有癩姑一人，守護已足，當晚恰值衆弟子，對日夜飲，獨會隱身前往，暗中考查，衆弟子的言行心志，一聽所談，才知幻波池，仍不時有妖人來去，並且當日黃昏前，還來了一箇，利害妖人，乃是前殺妖道，漆章之師，衆弟子因自己回山以前，白眉禪師，曾命白鵬，傳語叮囑，說妖尸氣連，還有兩三年，不到時期，不可輕舉妄動，掌教師

尊仙示，也曾警誡，惟恐自己涉險，意欲隱瞞過去，但是妖師，記着教徒之恨，遲早來犯，自恃流力，和身帶七寶，打算背着衆弟子，獨往池邊守候，將妖人除去，再使知曉，本意迎頭除害，以免愛徒憂慮，祇就便畧，觀查池底動靜，相機行事，沒想深入重地，當時隱了身形，妖人上來，還特意引開，再行下手，不料鬥法時，輕視妖人，路爲疎忽，爲妖人法寶所傷，雖是煉煉元嬰，無什妨害，但是生平，除與赤身教主，鳩盤婆鬥法，吃過一次大虧外，從未受過什挫折，便是上次紫雲宮被困，人並無傷，天性又極好勝，不禁勾動怒火，同時，又發現妖人，係由池中，靈泉水道出入，一時負氣，竟將前念觸動，匆匆未暇思索，逕隨妖人之後，水遁遁入，到時，妖人已先出水，被妖尸引走，剛由池中飛出，隱身寶鼎之夜窺伺，忽來二妖黨，對談了一會，忽又被妖尸，艷歌之聲引去，偷聽語意，得如踪跡已露，祇妖尸還未拿定虛實，一面歸路已斷，洞中禁制重重，反正要尋到空隙，才能施展法力脫出，先想跟踪，探看全洞虛實，臨起身前，見壁上多了兩個門戶，二妖黨來去，各走一門，猛觸靈機，故意與之相反，逕由二妖來路門中走進，果然發現妖尸，新闢的一條秘徑，妖尸原以妖人神魂回報，言說逃時，敵人在後窮追，估量人已深入重地，困在金水禁制之內，忙命二妖黨，前來查看擒人，也是一時率意，又想藉此支走二妖黨，和心上人，談情密語，及聽二妖黨回說，池中無人，池中禁制，也無異狀，雖知聖姑禁制難破，來人如若強行衝出，立有警兆，不會如此安靜

，但是來人，正是上次，盜走玉鼎中，百餘件法寶，三女子之一，法力最高，乃自己的舅舅，此時，因身受聖姑禁制，元神雖能遊行全洞，但是好些法術，都不能使用，對方法寶飛劍，威力甚大，一露形跡，反爲所傷，尤其敵人取寶前，方欲作梗，青玉壁上，聖姑留影，便現怒容，益發不敢妄動，忿無可洩，祇在三女走時，拚着冒險，引動埋伏，從後掩襲，無如三女，飛遁神速，外面又有佛家法力接應，並未傷着毫髮，眼望其從容得手而去，無可奈何，最難受是，鼎中有二件法寶，專破後洞和玉壁寶庫，神鑰之禁，於已關係最大，同被盜走，一件未留，至今想起切齒，引爲深仇大恨，看出三女，比先來被迷水底的，少年男女不同，好些均與聖姑遺得相合，明是自己舅舅，看那來勢，洞中細底，似已盡知，斷定早晚，必還再來，今既追敵來此，決不會因水道隔斷，便自胆怯返回之理，二妖黨許是料錯，事前原也想到，恐敵人先已出水，看洞中埋伏，未被觸動，多半隱身在側，曾命二妖黨，歸途繞行伏地，誘敵人網，一聽敵人無踪，各伏地均無動靜，想起妖人生魂回時，因失軀殼懷恨，隱秘不告，才有此失，敵人如已深入，固是禍害，就算知道洞中埋伏利害，見水道一斷，生了畏心，真個中途折回，自己終拿不定真假，也是平白多上好些驚擾，未查明虛實以前，決難安心，如在生魂出水時，立即告知，敵人如來，舉手便可成擒，自不必說，便是未來，也易分曉，何致如此，一面又疑心，本無此事，乃妖魂記仇，故意誣報，使己憂心勞慮，張惶不寧，聊以洩忿，越想

越氣，正在施展酷刑，處治妖魂出氣，猛想起仇敵，法力甚高，靈警異常，二妖黨去時，爲了求快，所行乃是自己新闢的，壁中甬道，全洞幾處，重重所在，全可通行，也許敵人發覺，去人往來門戶不同，生疑，未曾上當，照此推斷，不是無心中，走入甬道秘徑，便是覷覷上次不曾取走的，那寶鼎中所藏至寶，此事關係，更不在小。心念一動，不願再消遣妖魂出氣，一面行法，遂段封閉通路，一面對三個心腹妖黨，授以機宜，令往東洞寶鼎旁，如言行事，也是易靜機緣湊巧。妖尸過於重視敵人，既想生擒，拷問詳情，用妖法迫令獻出。上次所得寶物，又以爲耽延了些時候，敵人飛遁甚速，惟恐潛入北洞，停尸根本之地，上來急匆匆，先把北洞甬道，入口封閉，跟着封閉，東洞入口，再沿途封閉過去，欲用隔水擒魚之法，一段段搜索，查看過去，全甬道甚長，共有五洞，二十五出口，這一來，兩頭雖斷，中間全是空着，易靜初涉險地，又頗謹慎機警，初入飛行甚緩，一步步試探前進，與妖尸所料，恰是相反，東洞入口，封閉在後，剛巧易靜走入不遠，正行之間，瞥見身後，煙光閃處，歸路已斷，久經大敵，識樣敵人用意，心料妖尸生疑，底下必有文章，見前甬道甚長，曲折上下，忙把遁光加急，冒險馳去，晃眼又抵一處宮室，見間內禁制密佈，對面小門，與前見東洞，入口一樣，猛想起全洞五宮，三百八十七間，玉房石室，洞逕迴環往復，並非順行，妖尸住在北頭第五洞，這裏必是第二洞無疑，心方尋思，忽覺有警，剛往前畧閃，身後煙光雜沓，又被隔斷，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爲數妖人，飛劍法寶環攻，遭了兵解，同時，鏡中似有一片清光，迎頭照來，爲寶傘光華所阻，一閃不見，忽然大悟，把前幾生的經歷，一一湧上心頭，原來易靜，正是聖姑昔年，惟一好友，白幽女。先也出身旁門，和聖姑一樣，戒行高潔，法力也在伯仲之間，不過聖姑喜靜，輕易不見生人，幽女好事疾惡，樹敵甚多，二人雖是同道至交，性情均極孤傲，不肯下人，聖姑天生麗質，仙根玉貌，未成道以前，垂涎他美色的人極多，聖姑偏又性行孤潔，一任勢迫利誘，誓死不屈，雖得保持童貞成道，却受了無數顛連苦難，由此益發厭惡男子，積久成習，但對美貌少女，却極喜愛，當初收玉娘子崔盈時，幽女久聞崔盈，淫惡凶狡。再四勸阻，比時聖姑，尙未得參正宗佛法，明知所說甚是，一則護短，向來不肯認過，二則愛極崔盈的聰明美麗，且已收下，不便反悔，始而祇以婉言相謝，意欲嚴加訓勉，試爲其難，幽女見他，不納良友忠言，心目不悅，話越切直，力言此女不去，必爲所誤，聖姑竟自激怒，說我自己，甘願受累，即使此女，真個犯規叛師，淫惡不法，我也加以容恕三次，祇他第四次，不犯我手，決不親手殺他，我必將他，感化教導，引使歸正，才能，否則有他在世一日，我也留此一日，不了此事，決不成真，再說，人非冥頑至愚，至多再蹈一次覆轍，焉有師長屢次苦心，成全寬免，尙不回頭之理，幽女答說，妹子看此女，美勝天仙，心同蛇蝎，祇管現在，誓悔前非，立志歸正，心口如一，並非虛假，但他惡根孽骨，有生俱來，秉性如此，萬無改移，你又鍾愛太甚

，異日盡得你所傳授，一旦舊德復萌，便難制服，我不忍見，平生良友，爲此淫賤受害，累及仙業，將來你必後悔，我自代你，除此禍胎便了，聖姑答說，我生平行事，從無後悔，此女現在我未逐出門牆以前，無論是誰，不容加以欺侮，暫時不勞照顧，如等他，三次犯戒之後，他已盡得我所傳，祇恐道友，今生要想除他，還未必能如意呢，這時，二人爭論已久，話說甚多，本就彼此生心，終至越說越僵，幽女見聖姑，雖喜自負，彼此也常有爭執，從未生過芥蒂，此日言行，大改常度，心料此女，必是他的夙孽，受了幾句搶白，不覺有氣，互相打賭，說了幾句氣話，幽女一怒而去，由此二人，踪跡疎遠，事在二百多年以前，聖姑道已將成，祇爲根骨異稟，雖然得天獨厚，可惜前生，好些夙孽。所習不是玄門正宗，嬰兒煉成以後，介於散仙地仙之間，祇能遨遊十洲三島，絕跡飛行，不能飛升紫府，成就天仙位業，如若尸解，再轉一劫，今世出生，便是人家棄嬰，九死一生，受盡苦難，後在依還嶺，巧服靈藥，得了一部道書，才知吐納修煉，爲了貌美，備歷險厄，幾迷本性，惟恐再世墮落，敗了道基，靜中虔心推算，本身又該皈依佛法，否則，便須上東崑崙仙山，自本巖去，獨自受修九百年，始遂飛升之願，無如平日，孤高自賞，除幽女外，絕少與人往返，又連因色買禍，每與外人相見，必定生事，心中厭惡，所居深在幻波池底，地極隱秘，日常禁閉嚴密，獨自清修，不見外人，雖切皈依，無人援引，正在舉棋不定，幸寧前三生，是一高僧，忽然夙緣湊合，途中遇巧

，看出聖姑，是佛門弟子，特以禪機點化，並令往遊身毒，尋取真經，聖姑願至心靈，看出老和尚，道行甚高，當時使欲皈依，高僧答說，我雖指你迷途，做你師父，却還不稱，況我本身，願行未完，夙孽未淨，尚須三世，始能正果，況又圓寂，轉世在即，就我應諾，也於你無益，你祇謹守我言，將真經物色到手，自行參悟，久而自通，到你二百年後，孽滿成道之日，我師第三生的師父，佛法甚高，我必代你求說，以無邊法力，極大慈悲，在你緊關頭前往，助你證果，飛升極樂便了，說罷，果然圓寂，聖姑祇得膜拜頂禮一番，用法力將高僧戒體火葬，如言尋往身毒國，果然在一枯樹腹內，尋到一段神木，詳譯上刻梵文，知道內藏一部，佛家真經，為禪門無上妙諦，但有佛法封禁，藏木內，須對神木，用三年零六個月坐功，以自煉太乙金精之氣，將木分解，始能取視，本約定幽女，一人打坐，一人護法，將來一同開讀參悟，幽女性剛，立意不等崔盈，三次犯戒以後，將他除去，不再登門，連讀經之念，也自息了，照着聖姑本心，崔盈天性難惡，姿質極好，世無不可渡化之人，又得了這部佛經，將來自己道成以後，一傳佛法，必能大澈大悟，不致重蹈覆轍，爲了和幽女，彼此負氣，斷了交往，別時，話太決絕，一心想爭這口氣，對於多年道義之交，也未忘懷，祇爲幽女，所習旁門，和自己一樣，法力雖高，枉積煉有不少法寶，終是外道，如不早日改途，皈依正教，終於不免兵解，彼此同時學道，已有多年，前輩多已飛升仙去，再拜正教中，後進爲師，自然不願

，難得無心中，途遇神僧指點，遠遊西土，得了這部真經，正好一同參悟，偏生有了芥蒂，此時如往尋他，必當自己，須人護法，有似屈就，意欲傳授崔盈法術，欲令學成護法，等將真經取出，再尋幽女，釋嫌修好，同參正果，初上來時，並不放心，連用巧法，試探崔盈心志，是否堅定，俱是始終如一，毫不搖動，恭謹已極，修為尤其精進，心還暗喜崔盈，果符自己厚期，那知崔盈，好狡異常，安心騙傳道法，強制慾念，天生淫毒之性，並非真知悔改，等到把乃師傅授，得去多半，又得了幾件，有大威力的法寶，聖姑對他，已越比前寵愛，本可盡得師門心法，也是聖姑；亟於取出真經，與良友愛徒，同參正果，並證已言不謬，估量崔盈，可以勝任，便命護法人定，事前，還自小心，為防萬一，魔頭來擾，自己多年苦修，心性又極堅定，十九無害，護法人，本是惡根，也許難於應付，特意把丹房，用法力封閉嚴密，方始入定，誰知護法人，祇是防禦外敵，搶奪破壞，魔頭既不傷他，也非法力，所能阻止，聖姑童貞入道，已歷多生，夙根深厚，心智靈明，魔頭並不能為害，祇在初入定時，現了一些魔相，均以神智堅定，自然消失。崔盈却是久曠之餘，早就難耐，護法已久，益發靜極思動，慾念橫生，直難自制，見師父入定以後，神儀內瑩，潛光外映，洞中封禁，防備又嚴，斷定無事，並且此時，心智純一，決無旁注，有此兩三年光陰，偷乞出去，稍為解渴，急速趕回，當不致於覺查，念頭一轉，神魂已飛，色胆如天，私自開禁制，離山遠出，在外半年多，不特

重拾舊歡，另外犯了，許多淫惡之戒，反以不見師父追尋，認作不到功行圓滿，不會發覺，祇在期前趕回己足，樂得快活些日，漸上留連忘返，胆子越大，仗着師傅法力，淫凶狠毒，較昔尤甚，後傳到白幽女耳中，覺着聖姑，雖然護犢，不應縱其淫凶爲惡，料有原故，忍不住，趕往質問，說也真巧，崔盈初出山時，也還念到師恩，一而又想，盡得乃師所傳，並無背叛之念，日久，漸把回山學道，視爲畏途，又以所犯淫惡太多，不是花言巧語，可以掩飾，師父功行圓滿，即便期前趕回，當時不知，事後也必有人告發，心中憂疑，便和所結交的，兩個妖人商計，竟把取經之事洩露，二妖人均是左道中詭者，本恨聖姑幽女二人，又不捨崔盈，回山拘束，難再爲歡，更想乘隙報仇，奪取真經，和洞中法寶，同向崔盈，貢媚慫恿，於是率性叛師，引鬼入室，也在這時趕到，幽女見那禁制，崔盈竟能開閉自如，引了二妖人入內，因忿聖姑，不納忠言，致有此患，先還不知，人在入定行法，祇知崔盈，暗引外邪入洞，決非好事，想捉真賊實犯，使聖姑畧掃顏面，以報昔日之言，當時沒有發作，仗着事前警覺，身形已隱，使悄上尾隨入內，跟進丹室，一眼瞥見，聖姑手指印訣，面對神木入定，二妖人已然伸手，想要奪取，室中禁制，又吃叛徒撤去，心方失驚，待要施爲，崔盈以爲成功在即，神木到手，同時聖姑，再爲妖法所殺，全洞法寶，便可全數搜出，據爲己有，自是心喜，那知聖姑，慧珠明照，崔盈那日才走，便自知悉，因先看事太重，以爲魔頭利害，不知如此容易，業已費

了半年多苦功，此時正在已上緊要關頭，祇一起身，前巧盡棄，又想崔盈昔日出時，仍將禁制還原，可知并無背叛之意，必是有件事情，忽然想起，看出師父，不會有失，抽空一行，事完即回，不會在外久停，好在身有法力法寶防護，祇魔頭無害，外來仇敵，到此祇有找死，無足為慮，便沒有動，後過了兩年多，不見人回，才料崔盈，此出不妙，仍未想到，如此可惡，相繼成功，已無多日，自然忍耐下去，來敵那裏知道，二妖人議定，一個奪經，一個用妖法，殺人報仇，驟出不備，同時發難，三人入門，手剛揚起，聖姑身上，突發出大五行絕滅光針，飛起一逢光雨，比電還疾，齊打中在二妖人身上，相繼一聲慘嗥，當時畢命，聖姑依舊安坐未動，崔盈見狀，胆落欲逃，不知怎的身貌定住，不能轉動，幽女才知聖姑，預有防備，又看出在緊要關頭，便自退出，心仍不放，惟恐還有別的妖邪來犯，特意在洞外，守候到聖姑功成，方始不辭而別，心想聖姑，必要尋他，並治惡徒，叛逆之罪，那知事隔三年，終無音息，這日忽見崔盈。送來聖姑，親筆書信，上寫真經取出，新近將全文譯解，如踐前約。特請枉臨，一同參悟修持，道友重劫將臨，如不改歸正教，縱然志行高尚，多積外功，兵解終恐難免，同道至交，直言奉告，勿再負氣，以貽後悔，對於叛徒之事，一字未提，幽女見送信人，是崔盈，已自忿怒，再一見信，越看越氣，便寫了一封書信，令崔盈帶回，大意是說，聖姑估過不納良友忠言，執拗到底，妖婦已然叛師行刺，仍留肘腋之下，縱使法力高強，異日

不爲其所暗算，也必受其大累，自己福薄緣淺，不思皈依佛門，也不敢胆大妄爲，收容奸惡，雖是旁門，但知安分潛修，積善絕惡，也許天心鑒憐，臨劫能以保全，請善自愛重，勿以故人爲念等語，聖姑原是靜中參悟，雖別才數年，業已洞悉前因，妖婦輩盈，是他命中愛孽，仍欲以人定勝天，導使歸正，看他回信譏嘲，中間又涉及昔年，一同修道時前嫌，不由也生了氣，可是事後，還曾相遇兩次，聖姑說幽女，如不降心相從，必貽後悔，幽女答說，這家也有正果，旁門中人，祇不犯惡行，一樣也能成仙，寧死無悔，於是越來越參商，二人末次相見，聖姑得了佛經之力，功行大進，知他大劫將臨，原是友情，難於割置，特意前往變化，幽女不但不睬，語更激傲，並下逐客之令，聖姑知他，難免兵解之危，行時，留了一封柬帖，請其到時開看勿毀，姑留後應，幽女任其放置案上，也未細視，等與妖黨，結仇對敵，大勝回山，已過了開視日期，想起聖姑行時，曾說那日有禍，雖遇仇敵，並未挫敗，覺與前言不符，心中一動，試一開看，才知所遇妖人，利害非常，當日大敗，實因驕敵自恃，湊手不及，幽女法寶，又極神妙之故，由此却種下了禍因，如在事前，開視時，妖人輕易不來中土，不出山去，固可錯過，不致再遇，就是出山遇上，或者不去招惹，或是得勝之後，立去幻波池，少避凶鋒，明年再商出害之策，也可無事，到日，如不開視此柬，回山這日，仇敵已約集同黨，跟踪尋仇，現時，洞外已被邪法佈滿，妖人生平，不會受挫，前日之啟，引爲終身命恥大辱

，立誓非復此仇不可，聖姑本人，恰在幻波池入定，修煉佛法，不能來援，就派了人來，也祇各盡其心，並難挽救全局，所幸妖人，幽女法力高強，初來不知洞中虛實，未敢叩關直入，發覺雖晚，還可準備，出時，可速將所煉旁門法寶，一齊帶在身上，施展全力，護身出門，此役萬不能免，如非却數所使，以前彼此也不致參商這久，兵解已萬不能免，到了事急之際，一面準備遁光元神，兵解超劫，一面速將所煉神火，自行煥去，一聞雷聲，速行兵解，切勿再誤，幽女看完柬帖大意，想起妖人受傷，逃時可疑情景，恍然警覺，心中雖仍含忿，却是深信不疑，剛七準備出探，妖人已在洞外，厲聲喝罵，忽匆帶了法寶，趕出洞去，剛一照面，便吃邪法包圍，四面夾攻，果然利害已極，先還負氣，暗怪聖姑，既早算出，怎不先行詳說利害，明知自己，和他有隙，留此柬帖何益，意欲施展全力脫身，那知這次，比上次，大不相同，妖人有備而來，已然難敵，又有幾個能手爲助，脫身直是無望，眼看形勢愈急，自知無幸，不是被妖人，生擒了去，受那屈辱楚毒，便不免於煉魂之慘，迫於無奈，如言行事，果然神火才殮，立時一個震天大雷，打將下來，一線金光，衝開妖霧，射向身前，幽女立即警覺，知道聖姑，命人引渡，來護元神出險，忙捨原身，將天靈震破，迎將上去，吃金光一繞，帶起便飛，就些衝將出去，尸身自然兵解在地，原來這時，崔盈已第二次犯戒過去，聖姑因幽女，不肯皈依，劫數注定，無法避免，自己就有暇往援，也無用處，又以幽女所習，離近旁門，生

平無一惡行，修積甚多，兵解轉世，反可大成，知崔盈記恨幽女前仇，如今明白往援，定必債事。故意令其一到，便發神雷，如等妖霧中。紫色火光一歛，幽女便遭兵解，人不能救了。過了所限時刻，不發神雷，定必反擊來人，切勿自誤，妖尸兩次叛師，連經重創，深知師父法力，那符又畫在手上，限有時地，祇有如命行事，不敢違背，但是記仇恨極，巴不得幽女慘死，才能快意，到時，看見幽女，與妖人鬥法，危急萬分，一算師父所限時刻還早，好生高興，故意隱身附近峯頭旁觀，遲遲不發，一心盼望，在時限未到以前，幽女兵解身死，不料幽女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祇管危急，仍能勉強支持，並還能豁出法寶，一件七損毀，與敵拚命，不時反攻，妖人竟被他傷了兩個，久不遇害，一見時限將近，手上已自無故發熱震動，正在苦盼，妖陣之中，紫色火焰忽隱，因雙方烟光雜沓，濃密異常，祇神火強烈，微見紫光閃動，人看不見，祇當幽女遭了兵解，一面掌上神雷，時限已至，不敢再挨，忙不迭，揚手發將出去，崔盈奸狡，拿不定幽女，是否兵解，雷雖被迫緩出，却在偏左一面，空中打去，誰知道了高空，仍照陣的下心下擊，崔盈反因此，震退出數十步，幾受重傷，驚顧倉卒之中，也沒看見仇人元神，已被金光護送，平安脫出，正在暗幸，未誤時限，祇稍延遲，便報了仇，師父祇管計算精密，智者千慮，仍有一失，這一點，却未算出，回山復命，聖姑祇把頭略點，未再盤詰，一塊石頭落地，覺着師父，仍可欺以其方，胆子又復漸大，以致三次犯戒被逐，終以

幻波池盜寶，爲神雷所殛。聖姑一則當時厚愛，寬容太過，妖尸深得師傳，法力高強，聖姑已然尸解禪定，一切均是生前，預爲佈置，不比人在，易使形神俱滅。二則，還有好些因果，所以聽憑妖尸，在洞修煉，那全幻波池，五座洞府，各有禁制埋伏，中洞靈寢，與此洞崔盈停尸之所，乃是樞紐中樞，最關緊要，最利害的所在，本來人一到此，立即發動，祇最後三年中，每年必有一日，禁制停止，乃聖姑算定到時。有人要來，特意留此個把時辰空隙，使來人從容入內，過了時限，仍是不行，此事連妖尸，也不知悉，可是妖尸，近來功力越高，洞中禁制，除本身身受，難滿可以解消外，餘雖不能除去，却能隨意發動，用以害人。此時原是斷定敵人，身入重地，自蹈危機，若陷在內，一面前洞，又似有了警兆，前往查看，把易靜認着網中之魚。所以未來，前洞如無所見，定必趕來，相機行事。若人能擒，則擒了生魂，去煉妖法，否則坐視來敵，死亡爲樂，勢甚凶惡。有洞中禁法，爲其利用，不可輕敵，可速逃向外室待救，祇宜靜守，最要防他用法力顛倒，引入五道禁地以內等情，易靜坐在寶傘之下，虔心敬觀，鏡光中景物，和後來所視字跡，才一現完，兩前圓光忽隱，緊跟着，烟光雜沓，風雷隱隱，易靜道：禁制發動，立縱道光後退，才到外間室內，猛一眼瞥見，左壁圓影，正放光明，變作一個，青光閃閃的圓洞，洞口立着一個女子，髮束異常華麗，面貌彷彿絕美，身材風韻，尤爲妖艷，祇是滿頭秀髮披散，血流被面，十分狼藉，眉目之間，隱蘊凶威，神情似是剛到，便發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，便現醜態，多費點事，到底隱妥得多，正門直對聖姑停法體的靈牀，走近有些胆怯，便把壁間圓洞人口，行法開放，探頭一看、寢宮內外室，俱是靜悄悄的，大罵妖鬼該死，累我耽驚，徒勞心力，並無其事，忽見內室門裏，光華閃耀，風雷隱叱，好似有人，快要入伏光景，情知有異，心方一動，猛見一幘傘形寶光，護着一個小女嬰童，與妖魂所說的敵人，女神嬰易靜，一般無二，正由裏面，御道飛出，入室這久，門內五遁禁制，連同外室，烈火神焰之禁，均未引發，又出意想以外，不禁又驚又怒，凶威暴發，連話也不顧得說，先將室中，神焰神雷發動，與敵圍攻，然後戟指怒喝，無知賤婢，竟敢偷入重地，今日叫你，死無葬身之地，口中辱罵不休，手中加急行法，又將別的禁制發動，易靜不知細底，見他面上，血污狼藉，披頭散髮，站在洞口，揚手頓足，切齒咒罵，神態凶暴，宛如雌虎，暗笑似此悍潑淫凶之鬼，又是如此污穢醜惡，就有點姿色身材，也全掩去。衆妖黨雖是左道妖邪，也都修煉有年，怎會對他，那樣迷戀，甘爲效死，實是不解，方自尋思，忽覺出雷火利害，跟着妖尸，又發動了，五遁禁制，威力尤大，易靜知道難破，便照聖姑所說，靜候時機，不想當時遁走，後因妖尸，罵得十分污穢醜惡，不由大怒，一面鎮攝心神，以防萬一，一面冷不妨，將手中彈月弩，散光丸，猛朝妖尸打去，滿擬妖尸，當時披髮流血情景，分明妖魂，業已修煉復體，以肉身出門，所傳佛門至寶，同時施爲，多利害的妖邪，也難禁此一擊，即便玄功變化神妙，重傷當所不

免，那知中洞寢宮，內外四壁，俱有聖姑所設埋伏禁制，神妙無方，不可思議，尤利害是，五遁之禁，相生相應，一觸即發，進攻愈猛，反應之力愈強，妖尸曾在聖姑門下多年，雷擊身死之後，又在本洞，潛修了兩甲子，屢經試探研求，深悉微妙，十九俱能因勢利用，那壁上圓洞，另有法力防禦，咫尺鴻溝，妖尸身在洞口以內，相繼行法應敵，多利害的法寶，也難攻進，已居於有勝無敗之勢，易靜如照聖姑所說，在兜率寶傘，護身之下，鎮守心神，以靜禦動，謹防妖尸詭計，顛倒禁制，室外禁制，也利害，只不被妖尸，誘入靈寢五行交會的中樞要地，便可無慮，少時，救兵一到，立可出險，也是易靜，該有這兩番涉險，无妄之災，一則自將元嬰煉成，長於玄功變化，新近連經大敵，北海陷空島，丹井盜藥，長了不少經歷，覺着五行禁制之威，無過於彼，身有七寶，至多費點心力抵禦，早晚仍能衝出，何懼之有，加以前與聖姑，積有夙嫌，轉劫多生，並未化解，自從初進幻波池，見了聖姑仙容，無形中，便起不服之念，至今介七，二次入洞，雖釋慧光幻景指示，悟澈前因，也只略生驚贊，成見仍未去盡，中心仍未悅服，天生嫉惡剛直之性，妖尸又是他前生，最厭恨之人，雙方種有惡因積怨，才一見面，便白眼紅，並聽惡聲咒罵，由不得，無明火發，頓忘聖姑之誠，却不知當地五行禁制，雖也近於旁門，內中却藏有仙釋兩門妙用，與陷空島，丹井上面，五行陣法，大不相同，何況陷空老祖，又是心有默許，只想藉盜靈藥，試探來人，法力高下，未存敵意，不

豈不會以全力運用，反在事前指點，暗中相助，否則成功，也無那等容易，與幻波池，如何可以比擬，這一出手，立生鉅變，所發二寶威力，也真強烈，易靜原在神雷烈焰，包圍環攻之下，因有寶傘護身，雖未被雷火侵入，但因出時，不會防到妖尸，突自壁間出現，妖尸發難，更是神速，易靜自恃，寶傘威力神妙，大小收合，無不如意運用，只顧注視妖尸，是否原身，略緩須臾，未容寶光開張，和初取寶傘，護身戒備時一樣，只有丈許高下，六七尺方圓，一幢光華，僅匕將身，籠護在內，四外又被雷火追緊，等再行法運用，欲將寶光放大，已吃妖尸，制了先機，雷火猛烈，從來未見，急切間，只能抵禦，要想盪開來勢，艱難已極，等到散光丸，彈月弩，同時發出，一片爆音過處，身前雷火，立被震散，衝開一條大火街，一蓬銀雨，挾着一團明光，恰似流星趕月，電也似疾，直向妖尸打去，方喜法寶威力不凡，妖尸決難躲閃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這心念微動，眨眼之間，妖尸連躲也未躲，只面上，略帶驚異之色，剛怒喝得一聲，賤婢，同時，寶光已然飛到，勢絕神速，本來妖尸，非傷不可，誰知二寶光華，才飛射到了洞口，便似點燃了，大堆火藥焰硝一般，又似阻力甚大，二寶並未射入洞內，隨聽那串爆音過處，洞口青光，閃得一閃，倏地轟的一聲巨震，化爲一片，青黃二色的精光，挾着無數，粗可合抱的，青色光柱，連同千萬把金刀，排山倒海一般，迎面壓到，跟着全室隱去，只妖尸目閃凶光，時在前面，出沒隱現，惡罵不休，一面，風，雷，水，火，金

刀之聲交作，震耳欲聾，護身寶光，立被上下四外，一齊束緊，難於移動，最惡是，水，火，金，木，土，五行，互相自相磨盪，生化變幻，威力越來越猛，發出五行神雷，密如驟雨，不住向護身寶光，衝擊上來，聲勢險惡，從來未見，只管運用玄功，施展全身法力抵禦，竟覺出寶傘光華，似乎稍弱，久便難以支持，比起昔日，紫雲宮神砂甬道所遇，還要利害得多，知道誤觸聖姑禁制，將五遁神雷，一齊引動，目相牛化，連會來攻，想不到，洞中埋伏，竟有如此利害，深悔適才，不該大意，自蹈危機，就說開府以後，得了本門心法，兜率寶傘，不易損毀，只要靜守心神，不再上當，便不致於受害，想要脫身，却是萬難，已然弄巧成拙，悟出反應之妙，不敢再去施展別的法寶還攻，只把滅陽神火鑑，暗藏手內，以防萬一。一面靜攝心神，默運玄功，謹守寶傘之下，靜待時機，以謀脫身之計，易靜自奉師傅，在靜瑤谷中修煉，功力大進，輕敵之心一去，易攻爲守，果然好些，妖尸見敵人，雖然困住，但是護身寶光神妙，五行神雷，不能攻進，敵人好似成竹在胸，見此險惡形勢，而上神色，毫不慌亂，又看出易靜，道行深厚，法力高強，如不就勢除去，必是未來大患，連怒帶急，不由凶焰高張，暴跳如雷，一面，催動五遁禁制，加增威勢，一面，暗中行法，將禁制暗中倒轉，使敵人於不知不覺之間，投入靈寢前面的，五宮埋伏以內，任犯何宮法物，皆難活命，易靜不知此時，禁制逼伏，已全觸發，不是專一謹守，便可不致陷入五宮羅網，妖尸又極陰毒凶險，知道敵

人，不是易與。惟恐警覺，向相反之方，強行閃避，故意做出許多醜惡形態，叫囂跳躑，以分敵人心神，易靜心雖未亂，無如身已受制，寶光受了五行強壓，本就難於轉動，內外二寶又全隱去，眼看隨着妖尸運用，緩七前移，就要陷人羅網。易靜先是身子凌空，不曾覺查，後因被困時久，忽然想起，敵逸我勞，強弱相差，一絲不能懈怠，長此相持，終非了局。五遁禁制，相應相生，雖極利害，主人聖姑，是我舊友，照着適才，所見鏡中字意，只要我低首求他，即此也未明言。想意更是絕無。看他神通，如此廣大，今日之來，尚且被他，在百年以前算出，自己如有凶險，早已明告，何況妖尸，是他孽累，斷無聽其害人之理。現在所說救援未至，妖尸益發猖獗，不知還使什陰謀毒計，上面逃走，恐怕不能，此洞已然深居地下，非有極高地行法力，不能經由地底遁走，當初聖姑，設伏之時，決不致因算出我要來，特意把地面，也下上嚴密禁制，適才不想遁走，原爲法寶，觸動五遁禁制，妖尸沒有擊中，反到加增了絕大阻力，恐再生反應，未敢造次，反正禁制埋伏，已全發動，變生倉卒之際，驟出不意，自然利害，此時，運用玄功，已能抵禦，再有反應，也不過如此，何苦待人救助，不如姑且試他一試，只地面，能用法寶，稍爲攻破一洞，立可裂地遁走，豈不是好，想到這裏，猛將手，往下一指，將牟尼散光丸，連發出了兩粒，同時，左手暗藏的一滅陽神火鑑，也發出一片紫焰神光，往下照去，妖尸也是看出敵人，就要入網遭劫，毫未覺查。心喜快意，只願催動

禁法，沒想到敵人，精於地遁之術，意欲傲倖一試，未免疎忽了些，又正施展大挪移法，五遁威力，全在上方，和四外，下面要弱得多，牟尼散光丸，又是兩粒並用，威力至大，一片星光銀雨，飛洒下去，爆音連響，密如播鼓，易靜腳底的，五色餘光雷火，首先炸散了一片同時，滅陽神火鑑，又正是五行神雷的硬對，寶光照處，面前景物，便現了出來，雖然聖姑，禁法神妙，五行神雷，變化相生，隨滅隨生，只有加盛，勢甚神速，不過瞬息功夫，易靜雙慧目法眼，忽然瞥見，先前靈寢前面的，五遁五宮，正自對面，緩七移來，那火宮法物的玉石燈檠，已然射出奇光，就在腳底，相隔只有尺許，再晚須臾，身便陷入五行真火之中，此火威力神奇，不可思議，專一引起人的魔念，事前既未警覺，到時，妖屍再詭計誘激，心神稍一失制，立即走火入魔，便有法寶，也無所施，久而形神皆滅，虛算煉就元嬰，不致如此之慘，要想脫身，至少也須喪失一甲子功行，還得真自極大法力之人，來此相救，否則，仍是不行，上次衛仙客夫婦，喪失真元，便由陷身水遁之故，那邊是在東洞，壁間小池之內，何況此處聖姑靈寢中權，樞機重地，五宮並列，互相生化，如何能支，易靜動極快，竟出其不意，二次施展法寶，只地面攻破，稍現空隙，立即乘機，破土穿地遁走，一見地面，不曾攻裂，只將五行神雷，略為衝散，隨分隨合，毫無用處，却把妖屍一毒針窺破，知道危機一髮，慌不迭，運用玄功，一手持着滅陽神火鑑，一手連發牟尼散光丸，滅魔彈月琴，在兜率寶傘籠護之下

，強力反身回遁，雖逃妖屍，不比聖姑，只能因勢利用，前後挪移，不能隨心施爲，易靜師傳七寶，威力甚大，又以全力施爲，竟被猛衝出丟了兩丈，妖屍見仇敵舉步入網，忽然警覺遁逃，並且陰謀毒計，已被識破，自己只能緩七行法挪移，不能通體倒轉，再用前法，未必成功，不禁憤怒如狂，一面厲聲咒罵，一面把五行辟雷，益發加急催動，易靜因上下四外，俱是五行煙光雷火，包圍密厚，什麼也看不見，不知妖屍，伎倆只此，散光丸，彈月弩，每粒只用一次，異日尙應急需，不捨浪費，惟恐妖屍，力能倒反全陣，暫時雖幸脫險，久了仍不免，爲所暗算，心中已自憂急，而那五遁禁制，經法寶一衝動，再由消而長合，圍湧將上來，勢愈強盛，奮力往相反方，強衝出去，不到丈許，越與相抗，威力越大，終於四面猛壓，將人定住，一步不能動轉，如非寶傘威力，不必陷入五宮，即此已足亡身滅神，亦有餘了，易靜見情勢，危急異常，暗道不好，試再發出散光丸，往下一看，地面仍在移動，身外五色煙光雷火，又似排山倒海一般，一一增強，壓湧上來，令人心驚目駭，震耳欲聾，遁逃無計，連想避開五宮奇險，俱所難能，好生憂急，妖屍見仇敵被陷，不能再退，施展前法，又覺有望，重又轉怒爲喜，正在興高彩烈，癡笑連聲，易靜已準備損喪，一甲子功行，一經陷入五宮，立以前師，一真上人所傳，坐禪之法，保住元神，拚熬苦痛，以待救援，主意打定，便把散光丸，又取兩粒，回身朝下打去，銀星如雨，四下分爆，煙光分合之間，看出五宮法物，又在身前

出現，相隔不過三尺，情知不免，早脫失陷在內，方自危急無計，忽聽梵唱之聲，隱隱自前洞傳來，由遠而近，心方一動，忽又聽耳邊，有一個熟人口音，說道，事機已急，可速回身，隨着前面佛光飛行，便出困了，易靜聽出，是英瓊之父，李寧口音，驚喜交集，忙即回顧，面前忽有大片祥氛飛來，只因得一閃，身外五色烟光雷火，忽都無踪無影，面前却多了一圈佛光，中有一個，極淡的老僧影子，正緩緩往外飛去，適才初進來的時候，正而門戶，已然大開，再看妖屍，如醉如痴，呆立在右壁，圓洞以內，好似失了知覺，心生憤怒，方欲施展法寶，除此大害，忽又聽身後，有人喝道，時還未至，不可妄動，同時，那圈佛光，已然飛出門去，身後風雷，又在隱隱欲起，只得忍怒，隨了飛出，那佛光，飛行漸快，所經俱是中洞宮室，乘經甬道秘徑，前行不遠，忽聽身後來路，靈震中，一聲雷震，聲甚猛烈，全洞皆起迴響，跟着五行神雷之聲，又復交作，估量妖屍，已然回醒，却未見他追來，佛光所至，如入無人之境，既未遇見妖人，沿途也無埋伏發動，不消片刻，連經過十餘層，大小洞室，便達中洞門前，佛光一照，洞門立自開放，易靜刻同從容飛出，到了幻波池，飛泉水柱之下，佛光一閃不見，易靜回顧中洞，門已自閉，隨即衝波直上，一看天已到了次日中午，梵唱之聲早住，空山無人，水流花放，四面靜悄的，也不見癩姑，英瓊，和門內鵬猿等踪跡，心想先聽耳邊人語，明是李伯父，必是英瓊等，聞報自己深入池洞，久而不出，料已入險，自身又無此法力，特命

神鵬，去求李伯父，來此相救，按理必來池邊迎接，怎會一人俱無，難道有什阻碍不成。邊想，邊往回飛，道光迅速，晃眼，靜瓊谷在望，正往下降，忽聽空中，一聲鵬鳴，同時，英瓊，癩姑，當先，後面緊隨着，米，劍，袁星，上官紅等，男女四弟子，一同迎出，朝上揚手歡呼，落地相見，一問，才知易靜，入池以後，神鵬長鳴示警，沒有止住，立即飛回報信，上官紅等，自是憂急，忙至內洞稟告，正值英瓊，做完功課。聞報大驚，斷定易靜，必要被困，英瓊主張，硬衝入洞，與妖屍一拚。就此下手除去，癩姑知時尚未至，力也不及，上官紅見癩姑持重，力主從緩，雖聽說是，無什妨害，終不放心，方生憂慮，悲泣不已，癩姑正打好主意，李寧忽奉白眉老禪師之命，自空飛降，衆人料知，爲此而來，好生折喜，禮見之後，一問，果是爲此而來，李寧言說，洞中各層，埋伏禁制，均極神妙，不到時機，破去甚難，聖姑並非要與易靜爲難，只因易靜前生，與他原是同輩至交，二人俱都性傲尙氣，易靜前生，欲斬妖屍，以除後患，聖姑却說，不問崔盈如何，終是他的門下，殺他不難，但須先向聖姑，低首服輸，得了允許，當時二人，俱未成道，爲此幾句，一時負氣的語言，始有今日，許多因果，當易靜看了神光中，景象字跡，悟澈前因之際，如肯低首下心，求其相助除害，就時猶未至，也必從容脫出，一則前嫌，仍未冰釋，成見天生，不曾捐棄，二則，妖屍不該伏誅，聖姑早算出易靜，此時決未心服，有意借此，魔煉舊友，才致有此一場險難，少時，洞中五遁，連

會發動，就本身也難爲力，幸得白眉禪師，廣贈靈符，才運用慧光，仗着靈符之力，前往相救，匆匕說完，隨命英瓊，一人隨侍，餘衆退出，自在內洞入定，施展佛法，元神飛入洞內，先用疑兵之計，將妖屍，和衆妖黨，引向前洞，一面照着師命，巡行五洞，分別行事，一切接當，妖屍早入內洞，易靜也到了危急之時，這才直飛寢宮，靈符立生效用，祥氛一照，妖屍知覺使失，五遁禁制，也自停息，等將人引救出困，五遁重又復原，內中却現出，三個幻景，妖屍當時，只覺心神，微一迷忽，立即清醒，不知仇敵，已被人救走，心雖驚異，仍向易靜幻影，行法進攻，不多一會，便被引入五宮，烈火以內消滅，妖屍只覺消滅仇敵太易，當是聖姑，五遁威力，竟被瞞過，李寧先回，向衆略說幾句，便自飛去，英瓊等，挽留不住，出谷一看，易靜果已安然回轉，衆人互相談完經過情形，易靜修道多年，已是轉劫之身，屢經大敵，見多識廣，雖以天性剛烈，未免疾惡稍過，平日行事，也極穩練持重，這次，不知怎的，竟會沉不下心去，覺着不聽衆人勸告，強要往探妖窟，致有此失，如非白眉禪師，命李寧以佛法解救，幾遭不測，越想越不是滋味，回山以後，除却煉法，益加勤奮外，平居相對，老是悶七不樂，不甚言笑，癩姑，英瓊，已得李寧密示，知他還有一場大難，早晚仍要入池涉險，定數如此，不是口舌，所能勸轉，非此也除不了妖屍，他和聖姑的，前生嫌隙，也難分解，好在妖屍，爲佛家的幻相所述，把白眉禪師，靈符幻相，當作真人，引入火宮之內煉化，只當

仇人已死，加以心性凶暴，不等妖道生魂，把話說完，便下煉魂毒手，妖魂恨他刺骨，靜環谷中徹悟，本未深知。等妖屍事完，二次將語，只說谷中，只有易靜一人，並且禁制已撤，是否還有別的仇敵，來往盤踞，因剛追到谷口，便與敵相遇，未往查看，却不知悉，把逃時所聞鵝鳴，隱起不說，妖屍因上次盜寶，除易靜外，還有一兩個少女同來，用言，始而不甚相信，本意想急急烹了，再往探看。繼一思，妖道始終只說，遇見易靜，一試並非尋常以後，要放出口之仇敵，如能同黨，只死了一人，不干你，定來報仇無疑。自此此時，不備經過，一經新敵女，因時正教中能事，討索劍筆，未必能勝，洞中現有一極秘密的埋伏，可以借用，至中仇敵，如某村，有一人，人心貪，也許背人，來此盜寶，死在洞中，有願水中，雷財，正一等敵黨，以此他，以逸待勞，洞中藏珍，謹部生心觀視，想要獨得了，不願公同，取之，又勢孤，死只約上一個，親朋交厚的同道，三數人，悉心積慮，暗中圖謀，決不與他人言，使在洞中地財，來一個，除一個，既可省力，又免強張揚傳，使敵人處境危，又因各正教同黨，必着重任，復仇上面，召集多人，以除力大聚來犯，自身，起赴，洞中，許多強敵，不增好，危機關得，雖說信者洞中地利，便據此，行所，百餘，各正教日益昌明，能手輩出，與前大不相同，神效異常強盛，何可輕視，自己雖然在軒轅門下的，毒手摩什為厚撥，到了事急之際，連可師軒轅老祖，也可使為己用，但是此人，妬念奇重，法力甚高，

人又凶橫毒辣，未遭劫以前，曾嘗過他的滋味，當時，如非已戀的人，是於他有恩的至友，幾乎被他，強佔了去，一落彼手，便被獨霸，立成禁樹，休想與人交合，自己未性楊花，見異思遷，無論多麼合意的情人，也不能將心綰住，遇上別的美男美質，決不放過。本就難耐，何況此人，生相醜惡無比，別的多好，也覺難堪，七半年，自行投到，好容易，用些心機，激得他，一怒而去，不到萬分水窮山盡，大難臨頭，難於避免之時，實實不願招惹，與其被他霸佔，千百年，日與醜鬼，相對無歡，不如還是，謹守慎爲，相機應付，不把事情鬧大，一經脫困，便可爲所欲爲，妖屍不知，前數月，妄動聖姑所遺玉牒，將預設的，禁法觸發，受了佛法反應。

第二回

華日麗仙山花放水流入獨立
靈潭追魅影星馳電射燕飛來

一面禁他，肆意橫行，一面引使自趨滅亡之途，外表功力大進，漸成氣候，法力日高，眼看脫困在即，實則心靈已然受制，機智靈警，轉不如初，強敵近在肘腋之間，危機隱伏，一點虛實不知，却自以爲得計，不特未命洞中妖黨，前往探看，反禁妖黨外出，衆妖黨，雖有幾個，見後洞寢宮仇敵，雖然除去，比時前洞，明七還有好些警兆，苦心搜查；並未尋見，不是還有仇敵隱伏，便是今日來的，不止一人，入而復出，已然得了一些虛實遁走，勸令小心，妖屍力說，那是後洞，所殺仇敵，用聲東擊西之計，故弄狡

繪，所以仇敵一死，便無跡象。無須多慮，如有人來，只是送死而已，衆妖黨。因問出後洞仇敵，爲五遁神雷所困時，前洞還有響動，妖屍偏要固執成見，與往日多疑善慮。謹細情景，迥乎不同。雖覺他，勝後驕敵，自恃法力埋伏，一意孤行，早晚不免失計。好意勸告，反遭輕斥，心中不滿，無如爲妖屍媚惑，侮弄已慣，妖屍又慣於擒縱誘逗，看出對方，神情不對，稍使出一點，柔聲媚態，淺映輕擊，一個個重又心神恍惚，惟恐不得他的歡心，那還敢有二意，因此之故，易靜等師徒多人，在靜瓊谷中日夕修煉，並無妖黨，前往生事，光陰易過，倏又經年，衆人功力，自是大進，妖屍的氣候，也逐漸成長。除尙不能出洞一步外，元神已早復體，與生前無異，法力更發高強。祇苦了一般，天性淫惡的妖黨，日常對着，這麼一個、美勝天仙，妖艷絕倫，媚人肌骨的，尤物活寶，不能染指，妖屍又喜挑逗，引人情狂爲樂，不時現出，許多活色生香，加上好些，柔情媚態，引得衆妖黨，一個個神魂顛倒，智迷心昏，直欲狂易。無如爲邪法媚術所制，奉命爲謹，每當興發欲狂之際，爲求一親妖屍艷骨，博得片刻之歡，雖以污穢仙府，爲五遁神雷所擊，形消神滅，均非所計，祇管色胆，直欲包天，對於妖屍，却是愛極，恨極，而又怕極，不敢絲毫忤意，那怕滿腹熱愛，狂血欲噴，準備好，拚却性命不要，強求一嚐異味，見了妖屍，未曾出口，心先害怕，實忍捺不住慾火，剛現出一點詞色，吃妖屍把花容，微匕一冰，一雙媚眼，微匕一瞪，再加上一點，薄怒輕嗔，幾句輕

言細語，立即不敢再有表示，往往慾火攻心，熱血沸騰，百脈一齊僨張，終於無從發洩，中心癢不可搔，無計奈何，妖屍因是想想前所習，淫媚邪毒之法，迷誘這些妖人，使其本性昏亂，到了脫困危急之時，均爲他出力效命，故意如此，實則，久曠之身，剛七復體，淫心慾念，也是奇旺，祇是深知聖姑，天性好潔，平令厭惡男子，遣言本禁男子入洞，犯者必死，自己嘯聚了，這些同黨，俱是男子，當初原爲復體期近，好些事，均須人相助，急症投醫，姑但一試，好在死的，是別人，於已有益無損，本心沒打算，這等太平，不料竟會安然無事，除却幾次，自己嫌人太多，高下不齊，出外起了兩次火併，死傷多人外，是認作將來有用的幾個能手，至今無恙，固然自己深悉洞中微妙，與衆合力，在各層夾壁之間，開了甬道秘徑，和好些小洞室，以供行住，避開禁地，並各指明趨避之法，不令觸網所致，但是聖姑，既已凡是前知，早有安排算計，今日之事，斷無不知之理，那有如此便宜，安然到底，心疑還有危機隱伏，聖姑遣言，必要應驗，這般妖人，決無好果，不是應於現時，便是應於未來，連自己也是如此，到日安危，繫於一線，不能脫出，便必毀滅，平日背人一想，便覺心寒，覺着不再犯大禁忌，到日尚且難保必生，如何再犯聖姑平生六惡，污穢仙府，便是毀屍報仇，好歹也等脫險雄飛，莫我予毒，或是看出不行，拚與同盡之際，再作道理，此時仍算身在仇人網中，亂來不得，總算這兩甲子元神苦修，沒有白費，尚有定力，又不似衆妖人，淫欲蒙心，元靈已失

主宰，每當狂慾將起，立想到切身安危利害，強行按捺，也是苦極。有時因此，恨極聖姑，幾番想要強行出洞，與衆妖黨，合方施展極惡毒的邪法，拚着藏珍不要，倒反仙府，將全洞，和連同聖姑法體元神，一齊葬入地肺之中毀滅，終於無此大膽，咬牙切齒一陣，也就拉倒，這一年中，池底也時有妖人來訪，與妖屍勾結上，引作同黨的，祇得一人，餘者，仍是不爲妖屍誘入洞內送終，便是知難先退，每來一妖人，均難逃神鵬法眼，有時衆人，也多撞見，因守李寧之誠，視如祇覩，又是隱身窺伺，谷口設有禁法，潛形幻景，來的妖人，不會發覺，衆人又不出面，易靜不是自從第二次幻波池受挫歸來，因覺洞中，最利害是，靈前五宮，和五行法物，而師傅道書，正有一章，專論此法，但非短歲月中，所能煉成，心想自己以前，煉過五行五遁，本有根基，祇是不能窮極精微，生應變化，意欲多下苦功，以年餘光陰煉成，三入幻波池，不俟時至，何時煉成，何時便去，親手除去妖尸，雪恥報仇，終日在洞煉法，連每日必修的定功，也放一旁，輕易不出一步，偶聞池中妖人來去，祇付之一笑，這樣自然無事，這日易靜，覺着所煉五行五遁，已然窮極變化，意欲以試法力深淺，知道上官紅，近煉乙木遁法，大爲精進，已能不假林木，隨意施爲，起初因所學，由於聖姑傳授，從未詰問，後來上官紅，日益精進，也未令其演習來看，這時令上官紅，如法一施爲，滿擬自己學有根源，又得師門傳授，雖然功候尚差，上官紅初拜師時，曾見他演習過，雖不似旁門左道之術，威力也頗

神妙，畢竟不儀與自己同日而語，那知師徒二人，互相一演習防禦，竟成了功力悉敵，易靜先以乙木反制乙木，幾爲所敗。已覺奇怪，忙又改用反五行，以金土化生，會尅乙木，也祇僅僅將上官紅乙木所發的青色煙光，勉強壓住，不便繼長增高而已，一毫也奈何不得，不禁大爲驚異，收了遁法，細一盤詰，才知聖姑所傳，先天乙木遁法，乍看與自己所煉，無什分別，實則另具極大威力妙用，想是聖姑，防到上官紅，獨處空山，受妖人欺侮，又以其天資甚高，上來便傳以最上乘的法力，中有許多精微奧妙之處，不是可以口筆傳授，必須煉法人，久自通悟，因是初學，已得元珠，加以天資穎悟，用功又勤，自然進境神速，這還是年歲還淺，照此勤習，再要把那全部道書得到，威力神妙，更要登峯造極，不可思議。自己所有，雖也神妙，一則，以前所習，祇是皮相，而妙一真人傳授，乃是玄門正宗，祇管殊途同歸，到了極處，一樣威力，或許還要加甚，但須先固根基，循序漸進，功力不到，靈效便差，不是可以後先倒置，勉強得來，易靜累世修爲，今生又是劫後元嬰，自是靈悟，畧加考詢，便明真相，料定聖姑，那部道書，乃是天府仙籙，道法神奇，師父命已習此遁法，祇爲異日入洞，禦敵之用，並非以此破法，這一年勤煉，也必早在算中，照着目前功候，煉到誅戮妖尸之日，恰巧合用，按理不應勉強，應俟時機成熟，再走，才是正理，無如這口氣不出，好在師父，不曾明令禁止，入池涉險，祇是示意警戒，已然去過一次，身是衆人表率，就不能一舉成功，除去妖尸，好

歹也把上次顏面爭回，再作計較，想到這裏，誇獎勉了上官紅一陣，一同回洞，過了數日，忽向衆說，此時難除妖尸還早，意欲趁此開空，往玄龜殿一行，歸省父母，帶了上官紅同去，參拜師祖，求賜物件法寶，就便見識，略開眼界，衆人先疑他，又要入池犯險，嗣聽帶上官紅同去，又知他心高好勝，兩受挫折，如無必勝之望，決不輕率從事，省親孝思，反正山中無事，來去耽延不多日子，祇請早歸，均未勸阻，易靜行時，還囑衆人池中埋伏，委實利害非常，我去以後，最好誰也不要出谷，瓊妹眉間，煞氣日透，雖不一定主凶，必有爭殺之事，尤須小心在意，不可輕舉妄動，我此行往返，至多半月，少則十日以內，就有什事發生，最好等我回來，再議，如真非纏付不可，必須全聽二師妹主持，神鵬喜往池上空窺伺，我們既不想與妖人爭鬥，並此亦可無須，衆人自是應諾，易靜隨即作別，帶了上官紅，往南海玄龜殿飛去，癩姑英瓊等，果照所說，守在谷內，每日修煉，一步不曾外出，易靜帶了上官紅走後，癩姑笑問英瓊道，瓊妹你可知易師姊的心意麼，英瓊道，我看不出，莫非他還瞞了我們，借省親爲由，又去池中涉險不成，癩姑道，你說得差不多，我着他簡直非去不可，祇是如何去法，或是背了我們，獨行其是，或是回來大家商量好了去，尙還難定罷了，英瓊道，那麼他帶上官紅去作什，癩姑道，那却是另一件事，因他上次和你頭探幻波池，盜取毒龍丸，與寶鼎藏珍，受了聖姑一點氣，比時不知前生夙嫌，至今介七，這次前又被困谷內，如非伯父駕到，相救，直

難脫生，引爲大辱，你看他以前，提起聖姑，多存鄙薄之意，自來谷中修煉，時常議論，異日除妖之事，二次受挫回來，表面一字不提，實則心中氣極，立意要在期前入洞，一雪兩次之恥，但他爲人性剛好勝，識見又高，連挫之餘，知道洞中利害，不是單憑血氣之勇，可以強爲其難，因覺洞中最神妙難敵的，便先天五宮禁制，與五行神雷，恰巧掌教師尊，所賜道書，載有此法，並遠備極精緻，他本學過，功候還淺，所以這一年中，苦心勤習，終日研求，連每日入定功課，均行荒置，初意以他天資學力，總可如願以償，沒想到，本門之學，首重根基，循序漸進，此法尤甚，功候不到，決難登峯造極，他雖好勝，畢竟久經大敵，行事却不肯輕率妄舉，何況又上過宮來，他因上官紅，所習先天乙木遁法，正是聖姑傳授，初收徒時，雖曾略爲指點，因非本門心法，由於外人所傳，不會詳考，以爲自己近日所學，必能將他制服，先還恐怕所習功力太淺，不堪一試，那知聖姑五遁禁法，別具神妙，學的人，本可速成，上官紅，仙根深厚，穎悟靈慧，用功又勤，雖祇乙木之遁，不能變化，五行並用，偏具極大威力，易師姊這才知道，前番往探妖窟，只管被陷些時，因未臨到危機，便被伯父救出，還沒有盡窺他的妙用，除非將來，按照師傅，煉到爐火純青之境，如就現時所學前往，終不免重蹈去年覆轍，去的念頭，雖然暫歇，心終不忿，於是想到，易老伯，神通廣大，法力高深，借着歸省，想得一點入洞除妖之策，他初收門人，開頭便收到上官紅，這樣好徒弟，心愛已極，平

日盡心指點，百計成全，就着此行，令其拜見師祖，和各位尊長，得賞賜些法寶，以爲異日行道防身之用，自是一舉兩得，行時所說，的是真情，此女不特根骨稟賦，可以追步本門諸秀，天性又爲溫良純厚，相貌又那麼美麗清淑，休說易師姊，不枉愛他，使我也愛極，聞說玄龜殿，法寶最多，易老伯母，兩位林夫人，和綠鬢仙娘，均愛上官紅，這樣少女，此女必有許多好處可得無疑，我勸易師姊，也許回來見了我們再去，使爲帶他同行之故，易家二老，往時常喜以人勝天，逆數行事，近多年來，雖未聽說，有這類事，對易師姊，却甚鍾愛，如因易師姊，磨着二老，爲他雪恥，本人是不會來，易師姊也不會有此一請，賜上兩件法寶，指授一些機宜，助其勉爲其難，上官紅依戀乃師，所精乙本遁法，再如有用，也許犯險，同往妖窟，就難說了，英雄嘆道，易師姊還常說，瓊妹眉間煞氣太重，以過剛則折之言誡勉，却不想他自己，比我還勝，上次我和他周輕雲師姊，同探幻波池，由寶鼎中，得來的，那小寶匣中，有一本百寶珍訣，和兩道靈符，三把玉鑰，那道靈符，已在脫險出洞時用去，另外珍訣，第一頁上，便有一道，通行全洞的靈符，只須預先準備，用絹紙之類，將符畫好，照所傳法術煉過，到了洞中，無論遇何險難，將此符，用本身真火焚化，往上一擲，立生妙用，只爲他當時勿匕，心又有氣，沒有將符記下，回山便值開府，獻與師長，這次奉命下山時，恩師掌教夫人，將符賜我，未曾傳授二位師姊，也並未禁我轉授同門，我因此符，連帶帶用，均極容易，但在

書符以前，必須先將符法，煉得精熟，以他學力，不過一日光陰，便可運用，那日我三人，談起妖尸可惡，我看他面有疾惡之容，躍七欲試，師父仙示，又有預言，知他早晚必往，便請二位師姊，先煉此符，有防萬一，你已學會，他却因煉法時，須向聖姑，默禱通誠，又以那符，雖能通行全洞，仍要避開靈寢前，五宮中樞，和北洞禁閉妖尸的，兩處重地，執意不習此法，不然，這次，何致變為妖尸所算呢，癩姑道，易師姊此次，乃是易師姊前生因果，命中磨難，聖姑又須假手於他，完此夙孽，所以事事走向偏鋒，陰錯陽差，必須經過，他已歷劫多生，前後修煉數百年，皆是童貞入道，直到今生元嬰修成，方得尋求正果，為本門這一代女弟子中，有數人物，夙根緣福，道法功行，何等深厚，心志靈明，具大智慧，豈是容易到此境地，如當他平日行事，也如此勸犯嗔戒，一意孤行，不特看淺了他，掌教師尊，也不肯命他，掌領幻波池仙府，做我們的表率了，莫道，我並非說他短處，只為他極厚愛我，和師姊，我兩人也極愛他，這次明明前而，是座火山，偏生非往上跳之不已，直與平日謹慎持重，大不相同，勸又不肯聽，由不得叫人，代他憂急，就說他法力高強，只是受點虛驚，不會受什傷害，師尊仙示，已然點醒，幾於明言，不會前往，剛下山開闢別府，他是羣倫表率，首先違了師命，這場責罰，怎能免呢，癩姑道，瓊妹只走同門義重，關切太過，却沒悟出師尊仙示，明似誠他，實為你我二人而設，自從伯父，去年救他出險，略示機宜，走後，我又詳譯仙示，

分明掌教師尊，早已洞悉前因後果，知道此事，只他一人，關係全局最重，而你次七算准他，正要前去犯險，如若明令嚴禁，易師姊，自然不敢違忤，誅戮妖尸，便許貽誤事機，成功更難，如不稍加誥誡，大家看作容易，勢必全數同去，不是一到，便往攻洞，便是日常去往池上下，窺伺動靜，自有妖人到來，決放不過，不等時機到來，先鬧得河翻水轉，把軒轅老怪師徒，這一類的利害妖人，全引了來，各位師長，閉洞未出，請想我們，如何抵敵，所以只管警戒，不到日期，不可輕舉妄動，否則必自險難，却無違命責罰之言，只是指示洞中利害，不可輕看而已，這等說法，易師姊，定數所關，見師命不嚴，自然仍要前往，而我們不該受此无妄之災的，自以師命為誠，不敢妄動了，我如料得不得，師父法力，何等高深，凡事無不前知，易師姊，既要違命債事，決不會命他，主持全局，更不會令我們，在三年以前，老早便跑來此地居住了，英雄聞言，仔細一想，不禁恍然大悟，連贅師姐推斷，真是有理，癩姑又笑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你近日眉間，煞氣日顯，只恐期前，也不免入池一行呢，英雄道：「這個未必呢，妹子臨敵，雖不免粗心胆大，容易犯險，對於二位恩師，却是奉命惟謹，決不敢絲毫違背，除非易師姐危急，非我不能解救，但有師姐在前，法力均比我高，二位師姐，尚且不行，我更無用，師姐不去，而我獨往，絕無其事，癩姑微笑道：「我也主人之一，自然遲早進去，但決不會和你，同去犯險，未來之事難知，且等到時再看，英雄諸事留心，萬一入洞，只守不攻

，方爲上策，好在你殺法雖高，而無晦紋，尙是幸事，也許此行不虛，還有大成呢，英瓊聞言，暗付自己近來功力，甚爲精進，下山時，掌教師尊，將初探幻波池，聖姑留賜的異寶，賜了九件，恩師妙一夫人，將初入道前，誤走莽蒼由，玉靈岩，由妖物木魃腦中，取得的青靈髓，踈成一煉降魔至寶相賜，按說幻波池之行，實可去得，只爲恩師，期愛太厚，上次在苗疆，心粗躁妄，誤傷紅髮老祖，如非定數，又是妖婦弄巧，孽徒進讒，稍還有理可說，幾乎惹下亂子，掌教師尊，雖未責罰，恩師妙一夫人，行時，背人誡勉，却曾提到此事，並說自己，雖然根骨仙福特厚，爲光大本門，十七高弟中，秀出之人，可惜殺機太重，任重道遠，稍一不慎，縱非墮落，也不免誤却天仙位業，前路艱難，務要謹細自愛，不可輕踈嗜殺喜事等語，自來依還嶺修靜，每憶師言，便自警惕，絲毫不敢怠忽違命，致負帥門深恩，期許之厚，前以道書上仙示，大意有幻波池洞中，禁制重七，不到時機妄動，必貽後悔之言，因此從未動念，二位師姐，遵行法力，原差不多，不過易師姐，定數有點險難經歷，人又尙氣，當局者迷，故爾不肯聽人諫勸，連師父暗示，也敢拚受責罰，不去遵守，癩姑機智靈慧，凡事均能逆料，每有論斷，均極扼要，適才所說，果然有理，否則，還有一年，池中斃尸，和老妖孽，便該伏誅，長一輩的師長，均在閉洞修煉，各位同門，除周輕雲，到時似要來此一行外，其餘諸同門，下山時，未奉明諭，別前背人私詢，到時均各有各的要事，決不能分身，來此相助，分明

將此事，責成我和二師姐，三人身上。如不能勝此重任，怎會那等吩咐。去年師父，來救易師姐，也並未叮囑，不可入池犯險。反到指示，好些機宜應付，與法寶的用法，又說開府以後，奉命下山諸同門，去外行道，遇到危急之際，像乙，凌，白，朱，公冶，各位前輩師伯叔們，和玉清大師，均曾受過掌教師尊之託，多半應時而至，爲之援救，獨單幻波池，誅戮妖尸時，自身都有要事，或是別的耽延，同輩友好中，或有三兩人，來助一臂，老輩均不能來援，並且此事，全仗機緣湊巧，聖姑在百年前，早有成算，安排絕妙，時至自然成功，也實無須諸老前輩相助，自己雖然祇仗飛劍法寶，有的非人所能及，入門年淺，功候尚淺，如論法力，平輩中，那還有再比二位師姐，還強得多的，可見事須自了，別人無關輕重，既然如此，不特自己，恐癩姑期前，也必須往池洞中，走上兩回，自己本定到時，始行前往，既這等論斷，也不必無故輕舉，祇一有事，相機而行便了，英瓊本是疾惡好事天性，祇爲師命尊嚴，初膺重任，不敢輕舉，這時心念一動，便想起第一次由門心仄縫裏，所經曲折高下的秘徑，和那大約數百畝，高及百丈，四壁地上，就千萬發光的石鐘乳雕刻成的，飛潛動植，雲林丹爐，几案屏風，各種用具物事，洞中心，並還有靈泉發源之所的，十畝方圓，以及入洞之法，多半還依稀記得，近一二年，道法加增，洞中虛實趨避，道書仙示，雖未指明，却傳有好些應付之法，祇發動時，不與強抗，相機趨避，便不致於受什大害，怕他何來，想到這裏，不由改了初念

也未答話，祇笑了笑，癩姑近日，因易靜違命孤行，忽然遇到易靜，既非淺薄躁妄一流，師父如真不許期前，擅自入內，理應明令禁誡，不會祇說去必有險，却未嚴禁。尤可耐是，當地密邇妖窟，時有妖邪往來，在此久住，斷無無事之理，如說爲收上官紅，並誅谷中妖人，祇得半日，便可畢事，那裏不可暫住修煉，何必守在這裏，先期入池涉險，又似祇對易靜而發，仔細推詳，加上李寧行前的語意，已多可疑，昨日偶然無意之間，獨往谷外高崖上閒眺，忽然心靈一動，知道恩師屠龍師太，佛法心通感應，疑有機密要事，立循崖頂，飛往昔日妖徒漆章，所居崖頂石洞內，運用禪功，入定，才知是眇姑的心聲傳意，指示未來，幻波池除妖，建立別府的機宜，大意是，明日易靜，要回南海玄龜殿省親，英瓊，易靜，日後均要入池涉險，但二人此行，正是將來破洞除妖關鍵，二人被困日期，久暫不同，均無去害，始以易李等師徒諸人之力，尙不能竟全功，諸師執長老，到日恰都有事，不能前來，祇有兩個助手，關係重要，可往延請，但這兩人，均有師長約束，不能隨便下山，必須如何行事，始能請到，內中並須一件滅魔至寶，在另一前輩師執手中，向不借人，人也不能隨意運用，也須由此兩帮手，自往求借，明言未必肯與，也授以方略，等語，癩姑聽完，立對全局，有了成算，好生忻喜，方欲以心靈感應，同叩恩師屠龍師太近況，以及易靜此行，何日歸來，是否藉口省親，歸時還往妖窟，易李二人之事，何日始行應驗，不料竟無回應，知遇眇姑，是奉師命轉告，傳

完意旨便罷，自己已然改投玄門，許久不見，明明不會忘却自己，心甚關切期愛，偏仍是那等冷法，故意鬧氣，激他回答，仍以心靈感應，默念了十幾聲瞎姊姊，終無回應，正想你最不喜人說你瞎，如不應，偏要嘔你。還待念時，猛覺左臉上，着了一掌，癩姑知已激惱，不禁得意，笑念道，瞎姊姊，莫打我，聽我道來，我好心求教你，如有思慮，風行水動，便應自在答我，如無眼耳鼻舌身意，便無牽慮罣碍，我自罵人，與你何干，因何着惱，却來打我，犯此嗔怒惡戒，你雖面冷，祇此便熟，以我佛法，祇此一掌，便又打了誑語，着了相也，說完，以爲眇姑，必被激出回應，那知任怎激刺，更無動靜，也不知師徒二人，現在何處。賭氣起立，想起師恩，心中方一酸，忽自嘆道，我自己也犯了貪痴，還笑瞎子呢，隨即回洞，先以未來之事，也沒告知易李二人，及至易靜一走，因平素最愛英瓊，偶然閒談，隨便議論了幾句，繼詳情不宜先洩，眇姑指示之事，並未說出，英瓊當時，雖是心動，終想等易靜回來，再作計較，無事仍不打算，輕舉妄動，二人談了一陣，便率門人，同做日課，勤習道法，各自放開，未再談起，光陰易過，一晃竟過了兩個多月，易靜，上官紅，終未回轉，癩姑知道易靜，感到入險之時，此時必和上官紅，在玄龜殿，學什法術法寶，所以遲不歸來，英瓊却生了疑慰，以爲易靜，飛遁神速，上官紅，本具仙根仙骨，身輕如葉，近又學會飛遁之法，帶了同飛，並無耽延，就說易靜父母兄嫂留住，身是衆人之長，負有除妖建府大任，妖尸氣候將成，正

值此間多事之秋，斷無在家中久留之理，越說心越不安，這日正和癩姑商計，要命神鵬鋼羽，飛往南海玄龜殿，探看易靜在未，英瓊以前，本和癩姑，說了不止一次。癩姑因知易靜，此時必定平安無事，就說不在玄龜殿，也必爲了除妖之事，去往別處耽延，此時決無他慮，眇姑未指明時日，但是易靜，被困之期，與英瓊乃是同時，英瓊爲時不久，等易靜平安脫困出來，妖尸已將伏誅，並且與英瓊，同往妖窟的，還有一個女同門，尙還未到，現離除妖，祇剩下半年，日期越來越近，眇姑所說，祇是全局提要，語焉不詳，妖尸氣候，既已成功十之八九，大難將臨，成敗關頭，在此一舉，圖謀必定更急，去年易靜脫險，妖尸雖被瞞過，一直無事，但他事前既命妖黨，尋上門來生事，以妖尸的神通機智，又有妖黨，不時來往，靜瓊谷肘腋之間，就許窺測出一點形跡，又命妖黨來此窺探，事機迫近，祇管李伯父說是無妨，到底謹慎爲上，神鵬脫骨換胎，以後進行大進，日益通靈變化，應變臨敵，比米劉諸弟子，還要得用，易靜又復歸寧未久，少了一個最得力的主持人，如何可以再去掉一個帮手，事情早有定數，易李二人，全是先凶而復大吉，祇要小心應付，必竟全功，神鵬個直好勝，此去南海，路程遙遠，沿途妖人衆多，遇上退等神物，不知來歷細底，就許生事，又引出別的枝節，豈不更是煩難，一聽英瓊，又申前請，便再四譬解，說易靜決無凶險，必是到家，易老伯，因妖尸利害，伏誅之日未至，恐其歸來涉險，強留在家，等候時至，再行前來，否則，便是煉什法術法寶

，準備事前洩恥，此間行卽有事。神鵬在外，易啓妖人覬覦，難然神開變化，真要遇見幾個，最有名的妖人，事情也是難說，何心多此一舉，英瓊終是半信半疑，平素又不肯與同門姐妹爭執，心却放不下去，夜課完後，見癩姑還在打坐，獨自走出洞外，一看星躔，正是丑未時分，暮春日長，東方已略現曙色，依還嶺，自從聖姑禁法，滿了時限，去了法力掩蔽，現出廬山真面，四圍仍是本來的，窮山惡水，危崖大壑環繞，外觀仍看不出他的妙處，內裏却是靈山仙境。迴絕凡間，靜瓊谷，本是全山奧區，一早一晚之間，氣象萬千，尤爲絕勝。英瓊覺着連日勤於用功，久已不會選勝登臨，一時興起，飛升崖頂，想觀日出佳景，剛到頂上，便見殘月西斜，猶掛遙山，尙未全墮，疎星三五，猶吐明光，滿山花露溼溼，春烟香靄中，大半輪紅日，已自東方天際，射出高道光芒，徐徐往上升起，最妙是，東方半面遙空，更無片雲。那青蒼蒼的碧空，乞日光一射，青紅相映，幻出半天異彩虹輝，近處却有稀落七，幾片白雲；在碧空中，自然舒卷。隨時變換出，奇峯怪石，仙人異獸，等等形狀，會，又有兩片，忽然湊在一齊，又復展開，漸伸漸繞，如帶，浮沈空中，日光一照上去，中心比雪還白，邊上却幻映出，層層彩暈，時有三三胎禽，或行雁陣，橫渡碧空，飛鳴而過，又待一會，朝旭漸高，轉成白陽曦天，滿天大地光明，天空浮雲，也不知何時化去，晴霄萬里，蒼蒼一碧，越顯得天宇空曠，無慾無涯，比起往日紅霞半天，浮紈散綺，又是一種光景，低頭俯視，花樹中，時有

翠羽仙禽，沐着陽光，在枝頭上，飛鳴跳擲，嘍嘍不已。音聲娛耳，如響笙簧，零露未晞，曉霧漸斂，到處香光浮泛，五色繽紛，遠望東南峯巒巖嶽，黛色肥鮮，更無雜色，時有飛瀑流泉。玉龍倒臥，界破青山，自上飛墮，雪洒冰噴，鳴聲浩七，更有松杉之屬，千奇百態，盤拿倒置，飛舞其間，再看近崖谷外一帶，危崖高聲，勢欲排雲，苔痕深淺，石色蒼秀，無數花林之外，更有萬年修篁，干霄蔽日，清溪映暮，正漲春波，谷逕逶迤，中藏幽境，端的悅目賞心，觀之不盡，令人置身其間，胸襟開朗，頓生靈悟，英雄暗付，自來此山，已近三年，因是仙山，花開不謝，四季長春，靈奇秀美之景，觀賞已多，似今日這等空中不見片雲，晴淑清明的天色晨光，却還第一次見到，莫非有什佳兆不成，正尋思間，遙望東南天際，起了破空之聲，晃眼隣近，當頭一道暗赤色的光華，疾駛而來，到了幻波池上空，忽似飛星下墮，直往池中射去，英雄看出那暗赤色的光華，邪氣甚重，知是黨羽無疑，因前和癩姑議定，祇妖黨不尋上門來，時機未到以前，任其往來池底，無故決不前往招惹，何況已落地底，追去也是無用。時已不早，米，劉，袁，三弟子，由昨夜起，在洞中修煉，均未出來，神鵬原在洞外守候，此時不見，料又喜事。隱身空中瞭望，正心下去，喚米，劉，袁，三弟子出洞比劍，考驗各人功力，就這一轉念間，猛又瞥見一道青光，隨在暗赤光華之後，電駛追來，到了池上，更不停留，往下射落，先覺青光異樣，近於紅髮老祖的，化血神刀，却又有好些不同之處，威力也

是相差甚多，並且光是暗淡，好似主人，鬥敗負傷逃遁之狀。後來那道青光，來勢特疾，由遠處追來，飛得更高，與天色相混，遠望稍不留意，便看不出，加以破空之聲甚微，爲赤光所掩，先後雖祇瞬息功夫，英瓊無心生事，祇顧看那妖光下落，心又在想別的事，所以不曾發覺。晃眼青光追近，妖人飛到池上，流星趕月般，尾追飛墮。剛覺出那是本門家數，青光已刺波而下。方自驚詫，猛瞥見一點銀星，由碧霄之上，朝崖前斜射下來，晃眼放大，風聲勁疾，其速如箭。定睛一看，正是那心愛神鵬鋼羽，離地還有老高，便急鳴了兩聲。英瓊聽出是在喚袁星速回，知他自從轉劫以來，橫管業已化盡，用功精勤，雖然能習人語，終以天生鈎舌，咬字尚不真切，遇到急時，仍然用原來鳥語。因袁星和他相處日久，情分深厚，又聽他曉得的語言，可以向人代達，所以每一遇事，首顧袁星，爲羊舌人，見他來勢，如此急驟，明見自己在崖上，不曾招呼，先喚袁星速出，非有緊急之事，不會如此，心方一動，神鵬鋼羽，已自飛下，剛吐人言，朝英瓊叫應。袁星和米劉二人，正在洞中，做完早課，聞得鵬鳴甚急，俱料有警，袁星首縱遁光飛出，也到了洞外，後而跟着米劉二人，初意神鵬，必有話說，那知朝自己，叫了一聲，便即飛落，英瓊隨由崖上飛下，見袁星連問何事，神鵬竟似急躁，只不回答，與自高空飛落時急遽情景，迥乎不類，却連看了自己兩眼，益發奇怪，英瓊雖奉師命，與白眉師祖傳諭，令神鵬歸到自己門下，神鵬平日，也把自己，當作主人，終以偈與白鵬，

同在白眉下門，論起來，輩分比己還高，就說人與禽，不能並論，得道終是多年，並且自從老父出家，便全仗他照護，平日多呼之爲兄，不願忘本，衆弟子中，獨對他，未肯以師禮自居，從來未加斥責，這時見他，遲疑不決，料定於己，又有顧慮，便走過去，撫摩着他身上雪羽，笑問道，你在空中巡視，發覺那追趕那駕暗赤色遁光的，一道青光，是本門中人麼，有話只管明說，吞吐吐作甚，神鵬對英瓊，最是忠心，無論如何偏強，只英瓊略加撫慰，立即溫馴異常，無不惟命，聞言，睜着一雙，金光四射的神目，又朝英瓊，仔細看了一眼，忽朝袁星，用鳥語，連聲鳴嘯起來，袁星聞聲，面上立現驚憤之色，不等神鵬叫完，便朝英瓊道，師父，前任飛雷洞，與石師伯，同在齊的趙帥叔，適才由東南方，窮追一妖人到此，大約不知那是幻波池，誤投池中去了，英瓊聞言大驚，神鵬忽然怒視袁星，嘯聲頓厲，袁星道，你怪我作什，這事豈是隱得住的，師父早看見了，你不是說，不妨事麼，神鵬聞言，愈怒，揚爪作勢欲抓，袁星連忙避開，英瓊喝住，問是何故，袁星答說，自從那年，史南溪，施龍姑，孫凌波，諸妖邪，火攻凝碧仙府，詭謀未遂，死傷逃亡，瓦解以後，石童，趙燕兒，均受神鵬靈慧，鵬猿又時往飛雷徑遊行，常日相見，彼此甚熟，以神鵬的目力，適才燕兒飛來時，本可以現身印住，告以易李，諸人在此，引來相見，因妖人遁光極快，燕兒別才二年多，功力竟大非昔比，來勢比妖人，還要神速，想是先未曾見，發覺妖人，再行窮追時，已吃逃遠，不久必

被追上無疑，神鵬也和英瓊一樣，先見妖人，飛入池中，祇顧看了一面，又以這類事，常見無奇，後面就還有人，也是妖人同類，沒想到會有正教中人追來，更沒料到，還是本門中人。加以當時，正往西北方空中迴翔，飛得既高，相隔又遠，燕兒所用飛劍，並非舊有，不會見過，功力又那麼精強，由遠方數百里空中，飛星過渡而來。眨眼到達，不近前，不易看出，再一踈忽，就此錯過。容到聞聲見影，看出是他，業已下落。本心池底，洞門緊閉，也許和往日，爲妖尸所拒的妖人一樣，與前追妖人，一同閉洞不納，意欲飛身下去警告，忙飛到池上空，運用神目，往下透視一看，所追妖人，已爲燕兒，飛劍所斬，橫尸池底。祇此瞬息之間，燕兒也留下影子，同時洞門，正由開而閉。知道燕兒，已被妖尸，一掃而空。燕兒與英瓊，鱗角之交，前在仙府，一同修道時，情分甚厚，當時又驚又怒，未肯冒失下去，未暇思索。忙即飛回告急，剛急喚袁星出洞，準備告知，一眼瞥見英瓊，人在崖上，眉間煞氣，益發透露，忽想起二人至交，聞報斷無不往救援之理，但是英瓊，煞氣已沖華蓋，應在頃刻，必無幸，深悔冒失，本不想說，方自心中盤算，吃英瓊一撫弄，不肯違忤，事已目覩，業被道破，再一注視，煞氣雖然顯明，並無晦色，不過虛驚，在所不免，祇得告知袁星，欲令設詞回答，止住英瓊，暫勿前往，等告知癩姑，從長計議，再相機行事，袁星因在仙府時，燕兒相待甚厚，不在神鵬以下，不特背了衆人，隨時指點，並還慫恿，金蟬石生等，幾個年輕而法力高的師伯

叔，瞞着靈雲，暗中傳以師門心法，所以得了雙劍不久，便能飛行絕迹，隨心運用，平常問答，尤極謙和，不是別位小師叔們，喜歡嘲罵輕侮，從沒叫過一聲猴子，因此對於燕兒，又是感恩，又是親切，一聽警報，急怒交加，衝口便說了出來，神鵬怪他不該口快，故爾發怒，那知英瓊，本來震於池洞禁制，神奇利害，猶有一兩分顧忌，及聽神鵬說，是並無大碍，反更心定，燕兒既是窮途總角之交，同門相處，又是莫逆，聞其被陷妖崖，便真有險，也應勉爲其難，何況無碍，聞言惟恐癩姑攔阻，假意對衆說道，二師伯最重同門之誼，法力又高，但和他大師伯一樣，都還未到除妖的時候，去必有險，鋼羽鳴聲，他在洞中，想已礙到，許是功課未定，故未出來。少時，你們不可說出異話，他如問時，祇說見有妖人飛入池底，來勢猛烈，現已飛走。趙師叔爲人正直，仙福頗厚，至多被困些時，必獲他慮，我此時須往洞中入定，你們可仍照往日練劍使了。說罷，剛要返身入洞，去取那未帶在身旁的法寶，教便暗中，寫一字，留與癩姑，立即趕往，將趙燕兒，救了出來，忽見米，劉，袁，三人，都擎着自己發笑，心方不快，也無心詰問，猛一回頭，原來癩姑，正站身後，扮着鬼臉，神態甚是滑稽，料知先說的話，已被聽去，英瓊直性，不善誑語，關切燕兒，心又憂急，不禁臉上一紅，未及張口，癩姑已先說道，瓊妹，不必瞞我，你那心意，我已盡知，祇管去。但須稍爲商量，不必忙此一時，鋼羽可仍去空中，隱身瞭望，對你師父，也無庸耽心，我保他去，也保他回好

了，神鵬聞言，意似忻喜，一聲長嘯，便自崖前，冲空而起，晃眼出了谷上禁網，身便隱去，不見形影，英瓊急道，師姊，趙師弟法力飛劍，均不甚高，雖然近得師門心法，到底年幼學淺，必非妖尸之敵，尤其洞中，禁忌男子，易師姐不在，師姐須留此主持，妹子雖比他，強不許多，一則，舊日去過，二則，還有幾件法寶防身，妖尸狠毒異常，事不宜遲，師妹如無什吩咐，妹子取了法寶，隨我如何，癩姑一把拉住道，不要緊，趙師弟不過略受妖尸糾纏，數中注定，該有這場困頓，救他出險的人，也該是你，此時還有一人未到，等他到時，便可同去，不到日期，你便決出不來，不去。又是不行，你忘了那開府後二日，我們在小天香樹崖上，玉清大師，偶然走來，向趙師弟和你，所說的甚麼，這裏的事，日前我那隨師兄，已曾用佛家心學得語，略說先機，因未詳言，祇知你要在事前，走上一回，先也不知何事，必往犯險，適才聽說，誤入池中，是趙師弟，忽然想起，玉清大師，說趙師弟，仙福頗厚，此後只有一次燈難，犯數日桃花煞，過此，便卸一帆風順，更無凶險，你隨口問他，應在何時，他答應在一年之內，全仗你往相救，方得脫險。並說，對頭是一古今少有，妖艷絕世的女子，金石諸師弟，因趙師弟，面嫩好羞，上次吃施龍姑的虧，幾遭不測，也是一個美貌妖女，還着實拿他，取笑了一陣，今算時日，正是三年將近，我這才明白，前言已應，自然非你前往，不能解救，不過，洞中禁制，妖尸近日幾能全數運用，瓊妹一人勢單，如不等帮手來同往，內裏

門戶衆多，途徑岐出，千變萬化。彼此如若相失，不特容易吃虧，弄巧連趙師弟的面，都見不到，豈非失算，英瓊聞言，也想起前事，往援之心更切，急道，「既應妹子往救，那帮手等到幾時，除却易師姐，別位法力縱高，不曾經歷，恐未必聖有助益吧，話還未完，忽聽神鵬鳴聲，袁星首先喜道，「帮手來了，語聲才住，神鵬已自空中飛下，衆人仰望鵬背上，還坐有一個，青衣道裝女子，神鵬禁脔，便離開鵬背，化作一道青虹，電射而下，衆人見那少女，正是二雲中的周輕雲，不由大喜，神鵬見人已飛去，重又冲霄飛去，原來谷上封嚴，於本門禁制之外，爲求慎重，易靜癩姑各憑自身法力，另又加了兩重禁制，變化神妙，威力加大，除却原住谷中諸師徒七人白鵬之外，便是本門中人到此也難隨便穿入，再者，易靜仙法，設在頭層，全谷真形，已然隱幻，不知細底的人，外觀真難認出一點形跡，周輕雲原是聞說趙燕兒，追趕妖婦，多已趕來，路上遙望前面，正是舊遊之地，依還嶺，心已生疑，又遇見青囊仙子華瑤崧，得知燕兒誤入幻波池，必爲妖尸所困。本心來尋易李諸人，一同往援，神鵬因生前空中飛巡，一時疎忽，不及阻止燕兒入阱，自覺失職，心頗愧忿，格外加小心，惟恐不止燕兒一人前來，正隱身高空瞭望，忽然瞥見，老遠飛來一道青虹，認出是本門青囊劍，忙迎上去，輕雲見神鵬迎來，忙住劍遁，未及迅問，神鵬已先開口，說趙師叔已然失陷，師父，正和二師伯商量，即往救援，輕雲聽他，一別不到三年，居然零亡落亡，能以人語問答，好生喜慰。

神鵬便請隱身上背，引了飛回，衆人見面禮叙，英瓊忽說了兩句，又欲起身，癩姑笑道，瓊妹早去無益，周師妹新來，略談一會，五走不晚，輕雲已得青囊仙子指點，也說事決無碍，尚有計議之事，無須如此急也。英瓊無奈，只得隨同癩姑，將輕雲陪進洞內，一面聽輕雲述說來意，一面把所有法寶，一齊帶在身上，等候起身。衆人一聽，趙周二二人以前經歷，才知輕雲先和靈雲、紫玲玲一起，自銅擲島前後，因仙府暫時，不許衆弟子回去，將來又有紫雲宮，那麽好的珠宮貝闕，作爲仙府，便無心再尋好地方。歸途在五嶺中的，騎田嶺，深山之中，隨意擇了一個清幽隱僻的，崖洞居住，靈雲素來行事，整齊有序，紫玲、輕雲，又喜清潔，愛好風景，覺着雖是暫居，無須作什長久之計，至少也有十年以上的歲月，每日用功之暇，便在當地，蒔花種竹，就着形勢建了幾處茅亭竹舍，又把地名叫作停雲巖，山景本好，一加點綴，越發清麗，中間也常輪流，去往各地行道，積修外功，三人本是水宮舊侶，情分日厚，不喜久離，每出行道，在外均無多耽延，又以勤於修煉，居山日多，第三年上，先是靈雲、紫玲，無意中，同往黃河，救了一次大水災，回山談說，輕雲忽然想起，祖籍山東汶上，母死多年，從小便隨父親，流轉江湖，一直不曾省墓，雖託族人，照管祭田，大亂之後，事隔多年，不知是何光景，意欲歸返故鄉省墓，靈雲、紫玲，因值初回，不曾同往，輕雲到了汶上故鄉，見先塋封樹，甚是整齊，一間着墳族人，才知乃父周淳，已在數月前來過，娶奠亡母之後，

又勤思親之念，便往衡山，尋父未遇，只得回轉騎田。歸途想尋兩件功德事做，繞道在閩浙兩省，轉了一轉，途中只救了十多個，貧病垂死的人，方覺無什佳遇。這日行經仙都，忽遇石奇，趙燕兒，輕雲知石趙二人，根骨甚厚，爲本門長老，髻袖李元化，得真弟子。師父餐霞大師，也會說二人，在一般男弟子中，雖不逮金石等七矮弟兄，也可算是上中之材，三次峨嵋鬥劍以前，還同建一奇功。趙燕兒已成道，尤爲遠大。這次奉命下山衆弟子，日後修道的，別府仙居十九各目物色，就是奉命指明時地，也須各仗己力，開建尋求，多半要費心力，獨他二人，所居洞府，是由掌教師尊、恩命賜與，地在巫山神女峯北不遠，地名老楠嶺，風火崖，乃本門長老，風火道人吳元智的故居。昔年長眉師祖，也會在當地，住過數年，爲三峽附近，景物最靈秀之區。洞壁之上，還留有好些靈跡圖記，當時有好幾位先進同門，俱覺此乃異數，緣福不淺，齊向二人稱賀，不過壁上圖解，與白陽洞壁，仙跡不同，不是一年半年，所得領會，照理二人，應在洞中勤習，到此何事，便問南來之意，趙燕兒心直口快，氣忿七一說，原來巫山一名爲十二峯，實則千山萬壑，峯嶺雜沓，巖谷參差，勝景甚多，均在人跡不到之區，往往外觀，危崖童山，高險排天，猿猴不渡，內中却藏有大片奧區靈景，這等地方，多半俱有散仙修士，左道旁門，隱居盤踞，只老楠嶺，風火崖，固有長眉真人，昔年所留，風雷之禁，風火道人吳元智，初成道時，只在內住過一甲子，先後二百年間，外人沒有本門

啓閉之法，決難入內，自來也無人，敢生心覬覦，去往洞前走動，石趙二人，天資靈悟，用功更勤，共總兩年光陰，竟將兩壁圖解，一齊悟透，只功候尚遠不到而已，二人本和衆同門一樣，領有遺書，並加圖解之助，道法劍術，俱都大進，這日談起，師恩深厚，方自互相慶慰，忽在洞頂之上，發現兩口仙劍，取下一看，劍匣之外，還有一個錦囊，內貯兩粒靈丹，一張長眉真人所留仙示，此劍一名太慧，一名乙光，功效威力，僅比紫郢青索略次，不在七修之下，令二人各取其一，速以本內心法，先使與身相合，再加勤習，兩丹藥也各留一粒，謹藏身旁，異日如爲邪法所惑，心神搖動，卽服此丹，便生妙用，二人讀罷，大喜，立即依言勤習，不消多日，居然神化，每次做完功課，便去洞外練劍，從未往遠方走動，按說本可無事，也是燕兒，童心未退，前在仙府，見英瓊，所收鷓鴣，神通靈慧，心生喜愛，早想學樣，及來聖火崖隱修，巫山猿猴本多，三三兩兩，時在崖前一帶出沒，久意想收伏兩個，以供役使，俱吃石奇勸阻，說此時用功要緊，無此閒心，二則，英瓊所收鷓鴣，均早得道通靈，頗有法力，本山這些尋常猴子，如何能與比擬，縱令物色到一兩個，歲久通靈的，加以教導，這類東西，多是野性難馴，萬一日後，學有神通，背了我們行凶爲惡，師長怪罪，怎當得起，再者，我們一上來，便先收猴子，異日再收弟子，難敘班行，且易引入笑話，真要功行精進，何患收不到好徒弟，此洞原有禁制，外人不能擅入，又無須乎照管，你忙作什，喜的這爲一個猴子操心，趙

燕兒不便相強，心終不死，事有湊巧，這日偶然離洞出遊，採取首烏黃精，花果之類，同洞讓酒，無意之間，走入嶺西，幽谷之中，忽然發現，一隻通臂小猿，被兩隻極猛惡的，野獸追逐，迎面逃來，見了燕兒，哀啼求救，等把二獸殺死，歡躍了一陣，便隨定燕兒，緊拉衣角不去，狀似感恩，燕兒見那小猿，長才二尺，通體烏光黑亮，似頗解意，便抱了回來，石奇見小猿，小巧好看，已然抱回，又不肯走，也就聽之，過了幾天，覺出小猿，竟解人語，靈慧非常，二人俱都喜愛，燕兒洞中無事，背了石奇，傳以吐納，一面又削木爲劍，教以擊刺之術，居然一學便會，對於主人，更是恭順忠心，二人話出，永無違背，燕兒越發高興，過的兩月，燕兒又往嶺西採藥，小猿連打手式，堅欲隨往，燕兒便帶了去，仍到幽谷左近落下，正欲令其相助，採掘山果黃精，小猿忽又用手示意，趨前引導，走入谷中，由前斬怪獸之地左近，發現滿佈籐蘿雜草的，崖壁中間，有一極隱秘的山夾縫，小猿先由籐草隙處鑽進，待有頓飯光景，才行探頭出來，招燕兒進去，並把手連搖帶比，意似請燕兒，小心戒備，不要出聲，燕兒隨進一看，內裏逼仄，塵封已久，蛇徑灣環，僅可容身，只中間有兩三丈長一段，直裂到頂，畧有一線天光，長有十餘里，盡頭處，只有兩三個，可供小猿進出的石竅，似燕兒那小身量，都須裂石開洞，始能出去，方欲喝問，此來是何心意，小猿忽然面現驚懼之容，手指石竅，欲令窺探，燕兒情知有異，往外一看，原來外面，是一廣坪，對面一座，高只數十丈，玲瓏剔透

的危巖，就着形勢，建有十餘座樓台高閣，紅欄碧樹，高下參差，坪上繁花亂開，重光浮映，景物甚是華麗清幽，當中却健有一座法台，上站一個，貌相醜惡的中年道姑，另外兩個，男女幼童；分列左右，貌俱靈秀，玉雪可愛，只是面色莊謹，眉宇之門，愁容可掬，不時互使眼色，偷覷道姑動作，看去似甚害怕，神情却甚機警，環台四角，旛幢林立，道姑面前，放有尺許大小，一個玉鉢，燕兒經歷尚淺，沒看出道姑，煉的是什邪法，方覺不是善良純正一流，忽見道姑，面對玉鉢，口中喃喃，念了幾句咒語，手向鉢中一指，立冒出一片，暗赤色的光華，剛飛高丈許，便自開展，化是一蓬，極淡薄的烟霧，往上蓬勃而起，到了空中，再由外邊，倒折下來，法台立被籠罩在內，宛如山瀑間的，瘴氣一般，停在坪上，煙中人物？全被隱蔽，不見形影，燕兒好奇，又看出道姑，是個妖邪，男女二童，必是好人家的子女，被他擄來。縱不被害，也必陷身在此；意欲救出陷阱，只拿不定，妖法深淺，想窺探明了虛實，再作計較，又守伺了一會，妖煙忽又上升，化作一片天幕，連危崖帶廣坪，一齊蓋住，道姑起立，戟指男女二童，喝道，我現在出門尋人，多則十日，少則三二日，也許攜緣凌巧，當日便把我，喜歡的入，帶了回來，你二人，可守在法台之上，不許離開，如值腹肌，只許分班，輪流入洞飲食，不許同往，吃完，便須回來，再似那日，引逗小猿擅自離開，我回來休息想活命，萬一人惹厭，上面神光，被他看破，可先照我傳授，用神弩射他，如若不能取勝，便即退守

法台，將第四面，神旛展動，便能自保，等我回時，自會除害。說罷，二童方在講諾連聲，道姑已目閃凶光，一聲冷笑，化作一道，暗赤光華，破空飛去，到了煙幕相近，一閃不見，再看已無踪影，二童向上凝望了一會，忽然滿面淚流，互相呼喚得一聲，哥哥，妹妹，對撲過去，抱頭痛哭起來，燕兒越料二童，由外攝回，爲妖婦所脅，處境必定危難，難得道姑離去，正打算用飛劍裂石而出，乘機將這二童救去。忽見小猿，由身側另一石竅中，擠鑽出去，到了法台前而立定，叫嘯了兩聲，二童似與小猿相熟，聞聲瞥見，略一遲疑，雙雙趕將下來，一人拉了小猿一條長臂，一邊拭淚，男童說道，你沒被那守洞畜，咬死麼，怎胆子這大，又偷偷跑了前來，要被醜鬼撞見，怎能再活，趁他剛走，我到洞中，取些菓子，與你吃了，玩上一會，就走吧，女童攔道，哥哥，怎的性急，他那日打手式，原教我們，隨他逃走，只爲壁上幾個洞太小，沒法鑽進，又不知內裏多深，有無出口，守洞孽畜，也還尚在，未敢造次，後來被那不知好歹的死鬼，告了一狀，說我們私自下台，和猴子玩，又背人偷哭，吃醜鬼毒打了一頓，自從守洞孽畜，被人殺死，越看我們不順眼，屢次說那惡話，要取我兄妹生魂煉法，我看早晚，必被醜鬼害死，每日憂急，醜鬼才走，他便到來，好像預先知道一樣，許真如醜鬼所說，是他對頭手下，有靈性的猴子，前來救我兄妹二人出險，也說不定，難得醜鬼遠走，就快，也要三五日才回，孽畜被殺，那兩個堂死的，昨晚又被醜鬼，用些怪藥，把命送掉，這裏只

我二人，莫聽醜鬼說得那凶，既然上有天羅，下有地網，無論逃到何處，只他回山一算，立即追擒處死，那麼，這猴子，是餘孽能進來的，他既能來，必有出路，我們前回，對他說時，他已點頭，什話都懂，又正難活，與其在此，天天見那醜怪的事，等人宰殺，轉不如隨了他走，拚上一拚，醜鬼前些日，那屢窮搜，並未將他尋到，可見前言，是嚇我們，只他和上次一樣，肯引們出去，多半能夠，求得生路，何不再叫他，打手式，向上一問，話未說完，小猿已兩次，手拉二童回走，男童道，你莫非知要我們，走你的來路麼，小猿點了點頭，男童道，那洞太小，我們沒法鑽進，裏面又深又黑，不知是什光景，就說能夠開大，萬一洞內，也是那小，不能通行，莫說中途。遇阻折回，吃醜鬼看出逃意，不能活命，就是陷在中間，進退不能，也是不了，你如真是仙人門下神猿，特意來救我們，好歹且給我們，一個憑信，才敢隨你逃走呢，女童說，哥哥，我們死在眼前，除逃更無生望，好歹也須一試，怎這這等胆小，燕兒在壁洞內，看得畢真，見二童胆小遲疑，心想此時，正好下手，還等什麼，手指處，一道青光閃過，面前石竅，立即劈裂，碎石紛飛中，人隨縱身飛出，二童聞聲驚看，見一道裝少年，飛身破壁而出，看年紀不過十六七歲，比已大不了多少，不禁大驚，忙各戒備，同聲喝問，你是何人，因何到此，可知洞主，夏仙娘的利害，燕兒笑道，我是來救你們的，那醜鬼如來，正好送死，說時，小猿已作手式，令二童學樣，向燕兒跪拜，二童甚是機警，見狀大悟，忙

卽趨前，跪拜道：「仙人真是來救我兄妹的麼？」燕兒點頭道：「這裏不宜再留，我自不妨，恐妖婦回來看你二人，難於兼顧，到我那裏，再說吧，說完，擬由原路退出，繼一想，此山只十餘里之隔，相去不遠，上空現有祭綱，妖婦深淺難知，乘其不在，何不用新學會的，本門太乙神雷，試上一試，就便將這法古破去，不行，再退原路，便命小猿，領二童，先往裂罅內，暫行退避，以防波及，跟着施展本門真法，揚手一團雷火，打向空中，一聲雷震，上空烟幕立被震散，現出青天，燕兒大喜，跟着又是一雷，打回法台之上，這次却未見全效，雷火橫飛中，只將法台，震塌了一大片，幡幢玉鉢，雖被震碎。幡上却飛起無數黑烟，鉢中也冒出一股暗赤色的光華，勃蓬高潮，奇腥之味，中人欲嘔，眼看瀰漫全坪，耳聽二童，高呼仙人小心，這是醜鬼，用生魂惡鬼，所煉妖幡，血光可是瘴毒煉或，人一上身就死，不要被換上，燕兒好勝，聞言益發性起，忙將身劍合一，手中神雷，連珠暴發，峨嵋心法，果自不同，只見青虹電舞，雷火星飛，霹靂連聲，天驚地撼，不消半茶時，妖光盡掃，邪煙齊消，連巖洞，帶上而的，樓閣亭台，全數震塌，左始住手，因先聽二童說，只他兄妹二人，既未詢問詳情，也未入洞觀看，兩手各挾一童，令小猿撲緊肩背，匆匆駕了遁光，便往回飛，石奇因燕兒，出外時久，遙聞遠方雷聲，恐有差池，趕往相助，恰在中途相遇，一同回到風火崖前落下，到了洞內行禮落座，石趙二人，一問二童經過，才知那醜道姑，生相奇醜，生性却是淫毒無比。

又精邪教採補之術，工於狐媚，無論什人，一與交合，便把他視若西子南威。如獲至寶，任其搜精吸髓，至死不悟，有時，連同道中人，也一樣爲他所迷惑，人更狡猾，法力稍比他高的，決不輕惹，法力稍次的，一落他手，便死而後已，更長於隱形遁跡之術，妖窟僻靜，地方不大，常年邪法遮蔽，由上空下視，只見一片，赤黃色的童山，地又不常往來孔道，所攝壯男，多在遠方，近處極少，每次出外，必要物色到好帶個，童身壯男，方肯回寮，輪流供他採補，每吸取一次元精，必以各種靈藥，使被害人，養息復原，再與交合，日久生厭，始下絕情，等把所攝的人，一齊送上死路，方始再舉，從不輕易，出去走動。除窟中的石洞妖窟，是妖婦臥處，以及修煉邪法之地外，巖上那些高樹樓閣，全是面首，外居之所，因是行徑隱秘謹慎，知他細底的人極少，真名夏三娘，同道妖人，俱稱他爲美模母，又叫作四妙仙娘，雖然爲惡，年數不多，被他害死的，已百數以上，兩小兄妹，姓簡，男名清華，女名瑤華，一年十五，一年十三，自小父母雙亡，寄養姑父家中，姑父母無子，本來愛如親生，不料三年前，兩老夫妻，相繼病沒，姑父有一少年堂弟王子章，將家業估去，雖幸姑父，工於心計，死前遺着族衆，安排了後事，將家業分作四份，一份給那堂弟之子，算繼承人，一份祭田，一份分給族衆，一份分與兩小兄妹，却交族中長老，代爲保管，兩小兄妹如死，便將所有歸官，立得有爹，但是子章貪狡，見家業無法侵佔，便將人害死，這一份，也剝不了手，恨之刺骨，日

常相待甚奇，被族中長老知道，照着遺囑，將兩小兄妹，接去教養，子章越發愧忿，想將兩小陷害，誣陷族長，百計圖謀，未得下手。這日清明上墳，雙方都去哭奠，子章始而乘隙，將兩小兄妹，誘往墳後，山谷僻處，想要暗算，又想自己，與兩小兄妹，同時離開墳地，保不被人，識破奸謀，恐怕弄巧成拙。正在遲疑不決，簡清華生小多力，去時，本就生疑，因是年幼好奇，聞說谷中，出了仙蝶，自信憑力氣，也打得過，方始應諾隨往，瑤華勸阻不聽，也跟了同去，一到，便看出子章心意不善，立即發怒叫破，子章心中有病，見談識破，如與同回，奸謀定被洩露，不特以後，難於下手，反招衆怒，兩小兄妹，話更說得難堪，不禁老羞成怒，頓忘以前顧忌，猛拔身藏小刀，欲下毒手，不知兩小兄妹，均有天生神力，以前受欺，只爲尊長輩分，後來受氣受苦太甚，被族長接去，小孩心性，最重恩怨，便改了常態，已早把他，認爲仇敵，只未公然反目而已，這時，見他拔刀行凶，自是不讓，一個縱身，抱着持刀凶手，連咬帶打，將刀先行奪過，扔向遠處，然後一同合力，將人拖倒，拳足交加，子章人本壯健，吃虧原出不意，也自情急，大小三人，一同跌地，正在扭結不開，魔頭照命，忽被妖婦，無心中，走來撞見，將三人解開，一見子章，首對心思，再一注視，兩小兄妹的，貌相骨格，更是難得遇到，便用妖法，一齊攝走，本意是把子章，收爲面首，兩小兄妹爲徒，不料兩小，聰明機智，看出妖婦，淫凶惡毒，又見許多，淫穢不堪之事，心中又急又怕，欲逃不敢，表

面服順，背人愁慮悲泣，強挨過了兩年，日常留心查看，並向妖婦，設詞乘機探詢，已
然得知好些細底，妖婦先對兩小，尚無惡意，祇是性情凶暴，喜怒無常，稍有不合，便
遭毒打，這日，妖婦他出，坪前崖壁，石窟中，忽鑽出一隻小白猿，兩小知道當地，除
却常時替換的，一些壯男，和二守洞惡獸外，永不見有生人禽獸走進，又見小猿，毛白
如霜，火眼金睛，一雙長臂，可以伸縮，不由童心大動，便往洞內，取些藥品出來，引
逗小猿爲樂。恰值妖婦，這次出門日久，人猿相處越熟，小猿本明人語，漸能以手示意
應對，便勸逃走，兩小年幼，却知利害輕重，祇管勸念，不敢冒失行事，沒有聽從，畢
後談起，便自流淚，這時，子章精髓漸枯，人還未死，不特不知凶危，反到迷戀日深，
因記前仇，日常進讒，害兩小兄妹處責，日子一多，竟被撞見，妖婦回山，立即告發，
說兩小私下法台，引逗小猿，妖婦因當地妖法禁制，人獸均不能到，聞言大驚，立喚拷
問，兩小又挨了一頓毒打，因恐小猿受害，好在子章，也未看出來路，又見妖婦，疑心
仇人所使，頗有戒心，未說真實來路，妖婦次日，隱伏台上守伺，那知小猿，機警非常
，自從妖婦一回山，便未再來，不曾守上，妖婦終不放心，又令二惡獸，四出物色，連
尋三日未遇，第四日，忽然不見回轉，親往尋找，已爲飛劍所斬，不禁又急又怒，本恨
兩小，回時子章，又說兩小，偷泣欲逃，妖婦自更忿怒，勸欲當時處死，兩小固又不免
刑責，子章也遭了惡報，當晚便吃妖婦，給他服了壯藥，將餘髓一齊吸盡，精竭而死，

總算惡獸先斃，免了葬身獸腹。由此起，兩小加了許多磨折。不久，便被燕兒救出，幸脫羅網，一到洞內，請問完了名姓，便即跪下拜師，請求收錄，二人見兩小，聰明靈慧，骨秀神清，大是憐愛，祇覺初次收徒，不敢冒昧，內有一人，又是女子，欲等異日見師請命，或向幾位，先進同門師兄請示。商計之後，才行定局，無奈兩小苦求不已，祇得姑允，簡清華，爲記名弟子，遇使，再代乃妹，向別位女同門引進，一面詢問前情，正在高興，那小猿，自徑回洞畧停，便即走出，石趙二人，祇當是出外採藥，這時，忽然跑了進來，伸手向外連指，要二人出去，二人見狀，知道有事，趕出洞外一看，時正黃昏，暮靄蒼茫，四山寥寂。更無一毫動靜，方問小猿何事如此張皇，燕兒忽然瞥見，嶺西半天空中，一道暗赤色光華，直向崖前駛來，勢甚急驟，知是妖婦回山。發現妖窟已毀，人被救走，趕來報仇，依了燕兒，便要迎上前去，石奇因洞中，現有風雷之禁，攻守皆宜，意欲以逸待勞，便同退入禁地以內，等候妖婦。自來入阱，妖婦飛行神速，鬼眼飛到，先未下降，祇在附近，電轉星馳。半空回翔，意似拿不定，對面所在，又似知道，風雷利害，心存顧忌，遲疑不敢遽下之狀。飛翔了一陣，把左近幾處，峯巖山谷，一齊飛遍，忽似看準仇敵所在，往崖前直射下來，身落到地，面上仍帶驚疑之色，略爲沉吟，向洞說道，洞中主人請出，貧道有事請教，石趙二人，見那道姑，生得身材肥大，闊額廣額，濃眉巨目，隱蘊着一片凶威殺氣，獅鼻虎口，一嘴黃牙，兩腮幫，肥肉

下垂，恰似垂着兩大片猪肝，色作油紫。自頸以下，皮肉却極肥白，腿臂均有尺許粗細，偏穿一身，極華麗的裝束，雖作道素打扮。却是珠圍翠裹，羅綺纏身，色彩尤爲鮮艷，襯得形貌，越發醜怪，最難耐是，臉上擦有許多脂粉，身帶狐腋臭氣，異常濃烈，與粉香會合成一種。從來未有的怪臭味，老遠便能聞到，方在暗罵，醜妖狐，怎生得如此怪狀，妖婦連喚兩聲，不聽答應，因不知洞中，是否有人在內，改口喝道：我在妙仙巖，修煉多年，一向與人，無爭無怨、適才外出，因事折回，忽見洞府法台，爲人所毀，兩個徒弟，也被人擒去，算出這髮，有人與我作對，一路尋踪到此，我知此洞，曾經前人封禁，但是附近，更無別的洞府，此事如是洞中主人所爲，既敢無故生事，便應有箇担承，無須怯敵隱避，如非主人所爲，也請出面，明白答語，再如置之不理，我夏三娘，也不是好惹的，罪就休怪冒犯了，二人見妖婦說時，頸紅臉脹，強忍忿怒，頗有色厲內往之狀，越覺醜怪，無與倫比，燕兒又方要出去，吃石奇一把拉住，妖婦見洞中，仍無回應，頗疑洞中，本無人住，又不敢冒失前進，已然轉身要走，猛一轉念，重又立定，兩道紫黑色的濃眉，往上一豎，目射凶光，將手一指，立有幾枝，箭一般的血光，朝洞中射去，一下觸動禁制，洞口所伏風雷，立即暴發，拷佬大一團團的雷火，隨着罡風，雨雹一般，當空爆散，火焰橫飛，霹靂之聲，震撼山岳，聲勢猛惡異常，妖婦原有戒心，見狀大驚，慌不迭，飛身遁起，方幸未被神雷打中，石趙二人，先見他，轉身欲去

，已待追出，及見遁走，如何能容，同縱遁光，趕將出去，妖婦正在凌空下視，忽見雷火光中，射出一青一白，兩道長虹，其疾如電，朝上飛來，洞口風雷，先聲奪人，已然氣餒，料定勁敵，本有逃意，及至定睛一看，來人乃兩個道裝美少年，都是仙骨仙根，極上美質，不禁欲心大動。不特去了退志，反想用妖法媚術，將二人攝去享受，

第二回

急難脫身英雲雙入險
玄機制土木兩無功

忙把飛刀放起，待要迎敵，一面行使邪法，暗下毒手，不防敵人，來勢神速已極，心念才動，青白兩道劍光，已如神龍馭空，交尾而至，迎着妖婦飛刀，祇一絞，便洒了半天血雨紅星，在斜陽影裏，紛飛四散，同時，妖婦邪法，也正施為，揚手一片，粉紅色的香光，朝二人剛七發出，一見飛刀斬斷，如此利害，心胆皆寒，性命呼吸，那還顧得到邪法，有無成效，不敢停留，怒嘯一聲，便縱遁光，往回逃去，石趙二人，自是不捨，忙縱遁光追趕，晃眼追到妖窟，眼看妖婦，飛星一般，往巖洞中，斜射進去，石奇比較慎重，覺出妖婦伎倆，不止於此，勢窮力蹙之際，不往外逃，恐中誘敵之計，止住燕兒，不令下去，自在空中，將法寶飛劍，和本門太乙神雷，一齊施為，向下打去，雷轟電舞，劍氣縱橫，不消半個時辰，便將燕兒，先前未毀完的，妖窟毀滅，連那危巖，也自震塌，妖婦終未再見，拿不定妖婦，是否潛伏在內，燕兒適才當先應敵，除惡心切，沒防

到妖婦，血光之外，又使妖法。雖然低禦尙速，揚手一雷，將那粉紅色妖光震散，未被罩向身上，鼻間却已微乚聞到，一股腥香之氣，漸覺四肢，有些慵惰，好似以前讀書時，春困情景，和石奇一說，料是中了一點邪毒，也自疑慮，正想不出，搜戮妖婦之策，忽見一點青螢，破空而至，光小而強，晃眼飛近，乃是一個，高遠不到二尺的小人，二人開府時，原見鴻凌雲鳳，所收三小人，又知道有一個，名叫玄兒的，現在韓仙子門下，正用靈藥法力培養，使其成長，來人比雲鳳三小中的健兒，雖大得多，形貌相類，方疑是他，果然料中，來者正是玄兒，未等發問，便先述說，適才韓仙子，在岷山水宮，遙聞雷聲，算知妖婦，已送妖窟地底，秘徑遁走，伏誅之期未至，不久，自會相逢，不便窮追，還喜燕兒，已中妖婦迷陽香邪毒，仗着近日，功力大進，又有開府時，分賜的靈丹，雖無大害，但是邪毒，已然侵入體內，久便蔓延，深入骨髓，不是尋常丹藥可治，祇有仙都，鼎湖峯頂，產有一種青靈草，性最寒涼，服後，可以化去，此草峯上，共得五本，根生石髓之中，不沾寸土，結根已逾千年，每三十年，始一出生，過了生年，便即隱入石中不見，現正盛時，可速往採，以去邪毒，並備異日，煉丹之用，事須從速，防被外人，無心經過得去，說罷，作別自去，二人留他不住，只得回洞，燕兒忙取靈丹服下，才覺好些，依然陽旺，本仗童貞入道，根資又厚，尚能自制，除頭腦時作昏脹，微乚有些心煩性燥外，尚無大病，二人因所服靈藥，雖非上品，平日用以驅毒醫病，

却是藥到回春，其效如神，竟不能將那毒去淨。大是驚訝，韓仙子又令速往，不敢耽延，好在洞中，風雷禁制利害，妖婦便來，也無妨害。又存有不少，果實黃精之類，可以充飢。白猿無恙外出覓食，使把仙都之行，告知簡氏兄妹。令和白猿一齊，守在洞中，誰也不許出洞一步。妖婦前來，無論使什伎倆，不可理睬，決無他慮，爲防萬一，將洞口禁制，照着師傅靈符封閉，又用法術，加上一層，以防白猿，識得門戶，和出入方法，到洞外惹事，一切停當，同往浙江，仙都山，鼎湖峯飛去，剛把五本青靈草，採到手內，便與周輕雲相遇，燕兒和輕雲，曾在巫峽，烏鴉嘴同學，原是絕角世交，現又同門，情分比英瓊更厚，燕兒說完前情，問知輕雲，此時無事，便邀他入川，同除妖婦，輕雲允了，燕兒青靈草，服了兩葉，邪毒已去，當下三人，一同趕回風火崖，一闢簡氏兄妹，妖婦去後，並未再來，又同去把妖窟，幾乎翻了個過，也未尋到踪跡，輕雲在洞中，住了三日，作別回山修煉，燕兒因料妖婦，必已逃遠，急切間，不敢來犯，挽留不住，欲送輕雲一程，二人沿著巫峽上空飛行，燕兒忽想起，前面不遠，正是烏鴉嘴，兒時舊居，自從那年，在雲靈山，被恩師髯仙，度上峨眉，爲了母老無依，向師懇求，蒙恩師親帶自己，回家見母辭別，告以出家修道之舉，慈雲寺破後不久，恩師又託白雲大師，將老母接往成都，在辟邪村，玉清觀，住了些日，再由玉清大師，送往張琪兒家申居住，承張母以上賓之禮相待，自己還曾稟准恩師，先後省親三次，連張母各奉服了兩

粒靈藥，如今人極安健，可以放心，只蒙師馬湘，對已母子甚厚，頭次歸省，因初入師門，小心謹畏，又無靈藥法力，只請母親走後，告知馬湘，出家之事，連面也未得見，以後便未再往舊居，久意遇使，前往探看，此時路過，又與輕雲一路，正好同往拜訪，送他兩粒，延年却病的靈藥，少報昔年恩義，便和輕雲一說，輕雲舊地重遊，馬湘入好，又是父執至交，聞言連聲贊好，略談便即飛到，擇一僻地降落，同往村中走進，尋到昔年豪館一問，才知馬湘，去年中舉，豪館已然辭去，長壽縣有一姓鄧的財主，言中他人品學問，將女兒許配，今春迎娶，業已移居，長壽縣城內鳳頂街，女家賠奩甚厚，夫妻相得，已不似昔年寒酸故態了，燕兒聞言，好生歡喜，強要輕雲，折回長壽看望，周淳救馬湘時，輕雲已上黃山學道，祇聽乃父說馬湘，人品端正義氣，不是尋常迂腐，患難之交等語，回山心意，本想不去，禁不住燕兒，小兒性情，一味軟磨，祇得把昔年，與周趙兩家交好的，幾個村中父老，分別略為看望，把準備救的靈丹，潤贈了些，重又往長壽縣飛去，到了城外河壩，無人之處落下，趕往城內鳳頂街，適頭正遇馬湘走來，燕兒喜叫了一聲，馬老師，馬湘早知燕兒，遇仙學道之事，忽然相逢，又問知與好友之女，同來訪看，益發驚喜，忙把二人，引去家內，勿勿說道，賢弟你求得好，尤妙還是，與周賢侄女同來，這人一定可救了，燕兒問故，才知馬湘，去年下場，病倒旅舍，多蒙一姓鄧的老者，延醫贈銀，百般照看，方得活命，中舉之後，又以愛女許配，岳母除

前房二子外，自生只此一女，全家待己，均甚優禮。不料岳母和內弟媳，日前忽患惡瘡，羣醫束手，今已命在旦夕，鄧家後園竹林中，伏有怪異，時常爲祟。婆媳二人病囚，也由於那日，往後園竹林外走過而起，適由鄧家走出，欲往求神問卜，不料與周趙二人相遇，知是仙人門下。那年燕兒歸省，走後，趙母服了聳仙留賜的靈丹，日益康強，聽說輕雲、學道在前，想必法力更高，又是女子，難得不期而遇，認作天降救星，欲請輕雲，推情往治，輕雲一口應諾，馬湘大喜，立陪二人同往，先和乃岳說了，由馬妻引輕雲，入內施治，燕兒聞說，竹園有怪，欲往查看，鄧家人已把後園，祝爲畏途，均不敢往，仍是馬湘陪去，剛近竹林，便聞到一股奇腥之味，馬湘立說，頭暈嘔吐，燕兒料是極毒蛇虫，忙取一粒靈丹，令馬湘服了，退往前面。自入林中查看，馬湘還不放心，燕兒力說無妨，並問竹林，可否毀去，馬湘說，主人久有此意，只恐引出怪物爲善，未敢冒失，如今園門封鎖，禁人走入，本想岳母愈後，移居鄉下，連園也不要了，何在這幾百竿竹子，燕兒便催馬湘走去，略運玄功，屏着氣息，步入林內一看，那片竹林，約有十畝方圓，俱是粗如碗口的大竹，翠幹撐天，綠侵眉宇，密壓七天光不透，看去景色陰森已極，那腥味只初到林邊時，隨風吹來，入林反未聞到，燕兒自未把這類毒物，放在心上，一路搜查過去，到處落葉載地，竹箭怒生，新筍叢出，分明荒置已久，一會，把全林走了一多半，毫無跡兆，也不見有蛇虫怪物，往來之跡，如非先聞奇腥之味，直以

爲是庸人自擾，事出猜疑，邊想邊往前走，忽見東北角上，地勢逐漸高起，成一土坡，順坡前行，到了盡頭，乃是座假山，山旁土坡上，有一竹亭，看出當初，原是登臨遊觀之地，祇爲年久失修，假山上半，已然傾圮，山石縱橫堆積，綠油油，滿生苔蘚，肥鮮欲流，因地勢頗高，竹林俱在下面，坡上祇有青草，稀落長着十幾竿竹子，俱不甚粗，天光獨透，亭尙整齊未毀，石桌石墩俱全，由上壁下，而前一片綠雲，景頗清幽，看了一回，無什異處，正要走下，猛又聞到奇腥氣味，好似就在身側，忙又屏氣看時，仍是一無所有，心疑怪物，藏在假山腹內，方欲往假山脚下查看，忽聽嘯叱之聲，起自亭外亂石堆中，特聲注視，猛瞥見碧苔縫中，有幾點藍光閃動，腥味也益發濃烈，完睛一看，那怪物，果然藏在亂石堆中，那石縫闊僅數寸，看不見頭面身形，祇現出黃豆大，幾隻怪眼，藍光閃變，明滅不已，怪物除目射藍光外，餘者似與苔蘚一色，祇聽嘯叱之聲，低而猛急，腥味隨聲而出，似在發怒噴毒，却看不見口在何處，燕兒因覺腥毒難聞，雖料怪物，氣候未成，祇是毒重，無什伎倆，爲防萬一，先在前面，下了禁制，擋住毒氣，以防使人，並防少時漏網，那怪物見人，一味發威，急叫噴毒，凶睛閃閃，宛若連星，祇不出來，燕兒準備停當，料他難逃，然後放出飛劍，一道青光，射將上去，山石碎裂處，怪物一聲怒嘯，猛竄出了半截身子，燕兒見那怪物，形似壁虎，却長着一顆，又扁又圓如意頭，前額生長着一排怪眼，不了二三十隻，明滅如電，光作暗藍，眼下無鼻

，闊腮之上，生着一個，寸許長的血口，口中無牙無舌，每一開張，便有一蓬十幾根，尺多長的紅絲，蛇信一般，噴將出來，每根上面，各有如意形的小鈎，出時，又勁又直，收時，却互相勾結，作成一個網形，往口中縮進，吞吐絕快，腹下生着四列短足，前半身竄出之勢絕猛，到了地上伏定，一面仰望發威，一面身子不住伸縮，後半行動却緩，待了一會，漸漸撐出全身，才知兩半身，強弱相差甚遠，全長不過六尺，通體暗綠，前半皮甚油滑堅細，後半看去，爛糟糟的，彷彿初脫壳的介貝之類，軟若無骨，連行動也不方便，前後左右，均有禁法阻隔，不能再進，初遇殺星，不知利害死活，還在噴毒，怒嘯連聲，燕兒越知無用，正待將他殺死，喚了主人來看，一眼瞥見怪物伏處，青草忽然焦黑了一大片，由怪物身側起，好似野燒一般，往四外蔓延開去，才知怪物奇毒無比，如用飛劍殺死，保不留禍患，不敢冒失，忙將禁圈縮小，將怪物圍住，不令動轉，並禁毒空流溢，然後飛身出林，欲令馬湘，請牙輕雲商議。想一善法處置。馬湘說，前聞一點腥味，便覺頭暈，心中煩惡，幸服靈丹之效。過了一會，才得復原。快料知怪物毒重，不敢再進。以前岳家不時有人，入圍暈倒，往往大病數月，僅免於死，近日方始發覺，園中有怪，可是爲害已日烈，久候燕兒下出，又無聲息，心想燕兒，祇管仙人門下，終是年幼，學道日淺，正在愁急疑盼，一見安然走出，好生忻慰。忙問經過，燕兒笑答，是個未成氣候的怪東西，其形介乎壁虎蜈蚣之間，毒重無比，除雖容易

，恐留後患，擬請周師妹來，一同處置，正說之間，馬湘的岳父，鄧和齋，忽命下人，前來探詢，說妻媳二人，本已瘡毒潰發，同時暈絕，眼看不保，恰值周仙姑，趕進房去，用身帶靈丹，半敷半服，將人救醒，當時更有奇珍奇藥，心燒體灸，一齋止住，過了一會，人便能夠起坐自如，仙囑尚須靜養，口內即可康復，全家感德萬分，現因仙姑，堅欲起身，因問姑老爺，陪道真人，後園除妖，主人正陪仙姑用茶，不能分身，特命前來探看，事完也未，馬湘把前事，答未一半，主人父女，已陪了周輕雲，一同走來，見面，燕兒又說前事，輕雲未見過，這類毒物，問知毒氣，已吃禁住，便邀主人馬湘，一同往，到了林內，見那怪物，除首尾外，宛然一條，七八尺的大蜈蚣，身上一條，也有環節，尾上還有兩個，極銳利的鈎子，看那形態，好似生自石堆之內，因山石太重，裏面空隙，僅容前半身，石縫又仄，急切間，無法鑽出，後半身，又被緊壓太石之下，先長蟠伏在內，日久長大，前半尚能容身，後半難於迴旋，及將空處填滿以後，日常在石隙中齊持，所以後半，身較扁細，軟爛如腐，照日前情狀，似知石內難容，不能如願，便發威狂噴毒氣，不特奇腥難聞，噴射勁急，又在高處，隨風吹墮，落向竹林內外，人走過時，無心相值，或是聞到，或是被其沾身，均非受害不可，林內草木，有十幾處，均現焦枯之狀，便由於此，因染毒之處不大，又極零星，先未覺查，如此奇毒之物，氣候已漸成長，早晚必被鑽出，那時，人畜當之立斃，非但鄧氏一家老少，全城生靈

，也無倖免，想不到，無意之中，去此大患，輕雲自是喜慰稱幸，略爲商計，因毒太重，力求謹慎，燕兒又答應馬湘和輕雲同去他家，飲宴一回再走。主人聞說，又力請移尊，備酒相款，略表寸心，意極真誠，不忍堅拒，便令燕兒行法，將怪物就活的，移往深山窮谷之中，用法力掘一深坑，再用太乙神雷，將其火煉成灰，一面禁閉毒氣腥味，溢出地上，最後，再移石土，將坑填沒，下上禁制，自己在當地，運用法力，把怪物潛伏之處，一齊用雷火煉過，並細搜查全園，有無同類潛伏，將這假山，沉入地底深處，另起一座小山，鎮壓其上，使無慮，永絕後患，事完，分頭走至馬家相見，領了夜宴之後，一同起身，當下各施法力，依言行事，二人一到，便遇馬湘，立即邀往鄧家，醫疾除怪，事皆匆迫，却忘了囑付下人，又耽延的兩個時辰，才行舉事，風聲已傳揚出去，左近得知，鄧家來了兩位神仙，燕兒行前，又問附近，可有什山野荒僻之地，主人答說，城外獅子山，雖不甚高大，却有隱僻之地，燕兒欲和馬湘敘闊，祇圖近便，隨口允了，一般好事鄰鄰，早就想來園中觀看，主人再想隱秘，已自無及，下人恐主人斥責，不敢進園，初告以神仙，要往獅子山，雷劈妖怪，於是紛紛趕往，周趙二人，均未覺查，相隔不遠，燕兒相助，滿園蕪林，四處窮搜，遲延了些時，見無遺孽，才同起身，雖然飛行迅速，到在前面，可是坑剛掘好，衆人跑得快，也相繼趕到，燕兒人本隨和，當地多是人家坟墓，埋怪之處，雖然人不易至，到底隔近，懶得再找遠處，見人來看，事已

衆知，反覺可以借口傳播，免得年久，法力失效，被人誤行發掘，萬一毒氣尚存，豈不又受害入，衆見仙人是個不滿二十歲的少年，甚是謙和，有問必答，便減去了好些，敬畏之心，紛七問長問短，燕兒一避，隨口應答，問出是由鄧家下人，洩漏行藏，方纔忘了叮囑，尚幸無多耽延，否則，遠近傳揚，將怪物如法誅埋之後，正向衆人，分說自己並非仙人，埋的乃是蜈蚣一類毒虫，也非怪物，有一師姊，祇會治病，路過這裏，少時即行，此舉爲免你們受害，不可招搖，使官府知道，當我姊弟，妖言惑衆，吃罪不起，忽見兩人，滿頭大汗，飛跑而來，見了燕兒，使下拜道，法官，神仙老爺，快些救人，我們家老二，被一醜妖怪，捉回天上去了，燕兒見那兩人，情急心慌，語無倫次，便道，你有什么事，要從頭說，妖怪在那裏，另一人，邊喘邊答道，這是我大哥，他向來，話說不清白，我是他兄弟，劉傳德，在河壩一問，劉家弟兄，那個都曉得，不信，你老人家，打聽去，墳山上，風水又好，我老二，才進學，當秀才，沒幾天，怎樣該出這等怪事，不是天老爺，不睜眼睜睛嗎，燕兒見這一個，更會說話，合着說了一大套，一句也未着題，旁觀諸人，都忍不住要笑。神態又極鄙俗，好生不耐。方欲令其改說正文，忽聽吧的一聲，先發話的一個，喘能略定，猛伸手給劉傳德，一個嘴巴，罵道，個老子你什麼事，都搶魂一樣，你向法官老爺，說我不會說話，你會說話，老二被妖怪抱走好一陣，一句正經話沒說，反教龜兒子們好笑，看個老子弟兄報應，話未說完，劉傳德悟住還

嘴，噙呀了幾聲，猛撲上去，一把抓住乃兄。怒喝個老子好好跟法官說話，你爲什麼，要打我，個老子跟你媽的拚啦，燕兒見這弟兄二人，詞色十分鄙俗，同懷兄弟，有難正急，正話未說一句，先操同室之戈，不禁又好氣，又好笑，一面喝止，一面暗用禁法，將二人隔開，正待追問，前面又跑到一人，接口道。你兩弟兄，還吵啥子，妖怪走遠，再不說正經話，怕神仙老爺，追不上呢，燕兒見此人，還較比明白，試一詢問，才知劉家三兄弟中，老二傳孝，文是秀才，又會武藝，人甚精明，日前在前村，遇見一個，貌相醜怪，穿得極華麗的遊姑。前二少年男子，笑談了幾句，便隨同走去，傳孝和那少年素識，覺出道姑，行徑可疑，心中奇怪，尾隨到了無人之處，道姑忽然回頭，朝他做了一個媚眼，倏地抱了少年，破空飛去，不禁大驚，回來向人一說，都未深信，那少年又家在重慶，偶然經過，無從考實，也就拉倒，適才弟兄三人，正在河壩，給人管閒事，商量着老二寫狀子，到縣衙門去託情，老二忽然走開，老大老三，因事要緊，非他不可，問人，說見他，和一紅衣道姑，沿河走去，跟踪追。果在前面，不禁想起前日所說，一追一喊，道姑忽捉老二，向空飛去，見眼不見，劉氏弟兄，先已聽人，說起鄧家有神仙，醫病除怪之事，因所管官司緊急，未暇前往觀，發生倉卒，又有人一提醒，忘命跑來，不料一個性暴，一個斯文，話未說順，自己弟兄，反交了手，燕兒一聽，便知弟兄三人，均非善良，誅戮妖婦，却所慮爲，又聽說是個，中年醜道姑，越發心動，再一

細問，形貌衣着，果然一點不差，不由大怒，因已去遠，恐追不上，不暇再掩衆人耳目，立縱遁光，照所說方向追去，追出好幾百里，也未追上。已然悶氣回飛，歸途忽見來路側面，山雲開處，現出一片山巒，心想自己，祇照村裏所指方向追趕，極易錯過，沿途所見山嶺，均非妖婦潛伏之地，這一小山，稱爲偏左，相隔甚近，妖婦雖然起身在前，帶着一個凡人，終飛不快，何不姑往一尋，念頭一轉，立往那山飛去。因覺那山不大，無什景致，方疑妖窟，不會在彼，那知山形甚奇，半面童禿平斜，無一足取，另一面，却極險峻奇秀。剛一趕過山頭，便見有四畝大小，一片平石，突出山腰，危崖之上，雲霧似海濤一般，正在潏然湧起，內中隱現一座，極壯麗的樓觀，飛樓一角，色彩鮮明，似新建成不久。尚未及被雲包沒，燕兒目力敏銳，一見便認出與前所說，妖婦舊居樓閣，形式相同，又用的是，左道中，催雲逼霧之法，料決無差。那雲霧起得甚快，晃眼已將樓閣崖石，一齊包沒。預報領與到來，便易破其瞞過，疾惡心甚，揚手大念神雷，向前打去，一聲霹靂，雷火橫飛中，妖雲先被震散。山石樓閣，也被震塌了一大片，同時，人也飛到，瞥見樓閣，還有崖洞。鑒於上次之失，特有法寶護身，妖婦又是敗將，一見樓倒塌處，祇跑出一個，赤身男子，哭拜在地，妖婦不見，立催遁光，穿洞而入。進內一看，才知那洞，也是新鑿成不久，石色猶新，共祇兩層，並無出路，裏層石室五間，四間尚未完功，祇有一間，修飾整齊，陳設華美，內中有一神態刁滑，秀才打扮的，精

壯少年，面上似現驚疑之色，妖婦並不在內，運用飛劍，滿洞掃蕩，也無影跡現出。知不在內，喝問少年。正是劉博孝，估量妖婦就逃，也必不遠，無心救此刁棍。便喝，你被妖婦攝來，還不各自乘機，逃回家去。說罷，未俟答言，便即匆匆退出，見敗殘樓閣，已被雷火燬爛，那赤身壯漢，原已受了重傷，跪扒地上拜命。見了燕兒，哭喊。人本黑川江水寇，被妖怪婆，擒到這裏，盜了元陽，適才又弄到新入，不要我了。自知孽孽，身受重傷，萬難活命，祇求神仙，賞個痛快。燕兒喝問，妖婦現在何處，你可知道，壯漢答說，他先帶一人來，竅向洞內，忽又走出，看神氣，要往別處。剛飛出去，又急飛回來鬧鬼，雲霧才起，便藏到這石崖底下，跟着雷震火起，小人逃了出來，胡言神仙，是來除他的。不合指說，他在這崖石底下，神仙沒聽出我的話，飛進洞去，神氣極奇，了我一掌，往西北逃走了，燕兒急道，我此時無心顧你，死活回頭再說，也許有救，聲隨人起，立縱遁光，加急趕去，燕兒遁光較快，追不一會，果見前面，遠有暗赤光華閃動，算計可以追上，益發加急飛駛，一株朝前猛追，滿擬妖婦，自來孤身獨處，兩次相逢，俱無黨羽在側，法力飛遁，均不如己。早晚必可追上，為世除害，不料遁光太快，窮追已遠，前面便是幻波池，妖婦與鮑尸玉娘子崔盈，本不相識，也是事有湊巧，妖婦自從上次，舊巢穴中漏網，因看出仇人，是峨嵋門下，飛劍利害，自知不敵，祇得暫時，息了報仇之想，另外覓了一個巢穴，用妖法建上樓閣，依然攝取壯男，採補淫樂。

，行踪原極隱秘，偏是所居荒山，恰當由川東，去往依還嶺的途向，空中時有妖人來往，這日妖婦出山，身才飛起，便遇見由幻波池，被拒退出的，一個相識妖人，見面互詢別況，那妖人不知池中妖尸，看他不上，還以為是，聖姑遺偈，不許男子入內，因而見拒，無意中，告知妖婦，談了一陣，使即別去，這時妖婦，欲荒逃走，見仇敵追趕甚急，眼看追上，忽然想起前面，正是幻波池，崔盈與已雖不相識，同道人物，又當脫難之際，身是女子，不犯聖姑之禁，望門投止，必蒙延攬，即或洞門，有仙法禁閉，未到開時，那地方深藏地底，上有靈泉神樹掩蔽，外觀不易看出，仇人必當穿地逃走，並且照前遇妖人所說，崔盈雖不能出，已能運用法力，多少可以得他之助，想到這裏，幻波池已在前面，妖婦以前，曾經路過，好幾次，因得妖道，日前指點，當時急不暇擇，逕直由密葉之中，穿波而下，這時兩下相隔更近，燕兒本觀準妖婦遁光急追，這一往下飛瀉，看得更真，妖婦初次入池，下時慌張，瞥見樹葉如刀，根七直立，又密又長，百忙中，不暇行法開池，將樹枝揭起，穿入之處，恰又在池的中心，靈泉環射成漩，往下急墮之處，勢再一猛，池面頭層的樹枝，首破妖光，掃折了一片，唳咬連聲過處，現出一個，丈許方圓的大洞，靈泉水光，立即上映，因是不知細底，除當中水柱外，僅有靈泉鋪射的，一層水幕，四面盡是空處，死星照命，一見有水，認定無差，沒有避開正面，仍照直由水柱中心，衝射下去，水被激起，高聳池面，冒了一冒，再行下落，上面燕兒

和妖婦，幾於首尾相啣，百忙中，先也以為妖婦，想要穿地逃走，心中驚恐徒勞，追勢並未少緩，反而更急，這警覺中，現出池面，因也初到，不知當地，便是幻波池，祇認作是長滿水草的荒池，誤疑妖婦，想借水道逃去，或是潛伏池中，隱避一時，近正精習水道之術，正好一試，更下尋思，也往水中穿去，一心防備，妖婦遁脫，正待運用水道，相機引索，偏巧入水稍側，正是中心水柱邊上，等到看出水幕下面空處，猛然想起，當地形勢，與前在峨嵋仙府，李英瓊所說的，幻波池相同，遁光神速，又已落到下面，同時，洞中妖婦，玉娘子崔盈，因近日，功候完滿，祇待時至脫身，想起聖姑玉牒，連日又有幾行，不利的字跡，預示先機，中有兩句，大意是說，上面神樹靈跡，如有殘毀，便是伏誅期近，心中害怕，戒備愈嚴，除原在洞中，諸妖黨外，再來的妖人，十九以閉門羹相餉，對那黨羽衆多，後有靠山的，多借口聖姑遺囑，不許男子涉足，洞門禁閉，無法出入，脫困時至，再當奉請，暫時難於延攬等，婉言拒絕，來人如若不知進退，強欲闖而入，也不強勸，祇暗中運用，原設禁制，使其知難而退，對於無什法力來歷，而又冒失妄想的，尋常左道之主，便下手殺死，將生魂攝去，祭煉妖法，用意是想，藉退去的人，向外傳說，真個脫困，尚須三二年，以免呼朋引類，來往人多，生出枝節，於己不利，或將正教中仇人，引了前來，難於應付，自從聖姑玉牒，末次預言示警，字跡出現，近兩月來，俱是如此作法，妖婦如何得知，這一誤將遮蓋池面的

神樹。折斷大片，更是犯忌。妖尸同了兩個心腹，近來日常不斷，在前洞門內，運用妖法，回光返影，觀查上面動靜，正在計算，聖姑預示所說，禍起之日將至，忽聽池上，枝葉斷折，水響之聲，緊跟着，一道暗赤光華，由中心水柱之中，飛瀉下來，大片殘枝斷葉，也隨着水雲亂轉，漩入水柱，飛舞而下，仰視上面水層，已映天光，現出一個大洞，不禁又急又怒，妖尸何等心毒手狠，也沒等來人，現身立定，一手指處，洞門開放，另一手便催動洞口，所設金水之禁，五行反應，立生妙用，妖婦死真冤枉，雙足還未沾地，下降之勢，又是忒急，剛看出水柱之外，環立五座洞門，儘多空處，欲遁出外，望門投止，叩關求見，猛覺身上一緊，那根水柱，立變作一片金光，裹向身上，才知不妙，事出意外，想用法寶飛刀抵禦，已自無及，連妖尸是什麼相，俱未看見，便自斷送，總算妖尸，要攝他靈魂煉法，未用全力，祇將其腰斬兩段，沒有被金水二遁，絞成肉泥，形神俱滅罷了，事機絕快，妖尸腳把妖婦殺死，攝到生魂，又見一個，道裝少年，駕着一道青光，由水柱外，穿波飛墮，認出是正教中人，心中一動，忽然變計，一面用妖法，斷了敵人退路，一面暗將禁法倒轉，誘敵入網，燕兒剛發現妖婦，被人腰斬，尸橫地上，忽見身側，洞門開處，站定一個，絕色道姑，正在揚手指訣比劃，燕兒知已誤人幻波池，不是善地，此時如若知機回首，往上強行衝出，去尋英瓊等人計議，妖尸羅網未密，身又不能飛出洞外，也未始不能脫身，到底年幼氣傲人好勝心重，見門內道姑，神態

妖怪，料定不是妖尸，也是同黨。方喝你是何人，這妖婦，是否爲你所殺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略一停頓之間，妖法已連原有禁制一齊發動，第三句話，還未說完，猛覺天旋地轉，洞門道姑，倏地失蹤，眼前微此一暗，再仔細一觀查，身已到了洞門以內，適見妖婦，重又出現，一臉媚笑，妖怪之態，手指燕兒，勸令降伏，免得死後，還遭煉魂之慘，燕兒那知利害。聞言大怒，口中喝罵，手中連發太乙神雷，一面施展法寶，一面身劍合一，朝妖尸飛去，妖尸也不發怒，使了一個媚眼，一聲巧笑，身形略晃，二次失蹤，燕兒撲了個空，地方又變，好似並非洞中，四外空蕩蕩的，不見一人一物，祇是黯霧沈沈，天似要低壓到了頭上，燕兒還不知身已入阱，如非妖尸，看中他的根骨神采，和純陽戒體，生了從來難有的愛心，早爲五遁禁制所殺，步了妖婦後塵了，燕兒入伏失陷，暫且放過，且說周輕雲，在馬湘夫妻家中，久候燕兒不歸，方自生疑，忽一下人，奔入報說，適才有一近鄰，往獅子山，觀看法師，埋葬怪物，河壩上，周家老大老三，忽然跑來，說他家秀才周二老爺，大白天裏，被一長得極醜的，女妖怪捉去，話沒說完，老大老三，自己弟兄，又打了一架，好容易，才由別個，把話說明，趙法師也真有本事，問完妖怪，走的方向，立時駕起一條活閃，往天上追去，一眨眼就不見了，輕雲聞言大驚，暗怪燕兒疏忽，便追妖人，衆目之下，豈可如此炫耀，人更好勝貪功，爲恐有失，忙起告辭，前往相助，主人見輕雲，神情匆迫，知難再留，祇得允了，輕雲不願人見，

僅闖明所追方向，由主人陪往後院，無人之處，忽破空而起，得信已遲，自難追上，雲路方向，却是正對，追了一陣，不見影跡，心中憂念，又疑追錯方向，正在加急前駛沿途查看，拿不定主意。偶一回顧，後面追來一道光華，神速不在自己以下，光正不邪，但又不甚峨帽青城家數，料有原故，故把遁光，放緩一試，來人果是爲己而來，一會隔近，方覺出遁光眼熱，來人已自追到身前，竟是前在玉靈岩，相助除妖的，前輩女散仙，青囊仙子華瑤崧，忽見禮見之後，便回輕雲說，適才由一荒山前，側面飛過，看見前面山後，有沒散盡的妖雲，和火光騰起，飛程過去一看，山那面，危崖之上，建一樓閣，剛被雷火震塌，餘焰尚熾，樓後洞中，有一文士裝束的少年，正在持刀，殺一受傷惡漢，喝問究竟，答說二人一是川江水盜，一是長壽縣秀才，全被洞中妖婦攝去，適才來一少年仙人，雷擊妖窟，妖婦暗藏石下，乘隙逃走，逃時，遠打了一水盜一下，內腑大傷，自知惡報，不能求生，仙人又追妖婦飛去，欲請秀才，將他挾入洞中殺死，圖個痛快，並免葬身火窟，陳尸露天，爲飛鳥殘食，此舉係出水盜自願等語，我見那秀才，不是正經文士，又剛攝到洞中，不知妖婦，和追的少年來歷，默運一算，才知少年，乃係同門師弟趙燕兒，因追妖婦，誤入幻波池，失陷在內，須你和李英瓊，前往相救，始可出險，但是洞中，聖姑禁制利害，妖尸近日，法力越強，此舉尚非容易，好在紫青雙劍合璧，多利害的法力，也不致於遇害，至多不勝而已，去是足可去得，又算出你追燕

兒，已然飛過，連忙趕來告知，前面便是依還嶺，你到那裏，不可貪功犯險，獨自入油，癩姑，李英瓊，同了三徒一鵬，均在嶺南山谷之中居住，以待時至除妖，易靜，上官紅，師徒二人，雖明烏煉寶，也天回山，無須等他，祇和英瓊同往，救護燕兒，免去大難，至多在洞中，有了耽延，如能格外小心應付，也許並此免去，早救燕兒出險，都說不定，彌又指示了些事宜，方始別去。輕雲聞說燕兒，失陷幻波池內，好生愁急，久聞妖戶利害，也不敢冒失，孤身涉險，送走華路，後，立催遁光，二次加急飛駛，剛到依還嶺上空，便遇神鵬來迎，引去靜瓊谷中，與癩姑，英瓊，師徒相見，互相略說前事，英瓊關心燕兒安危，聽完又復催走，輕雲，青囊仙子曾說，此時不宜前往，少時，還有妖尸，兩撥勁敵，相繼入洞，我們等第二撥，入洞，乘其應敵勿正，無力兼顧之際前往，最宜待計，祇步數不走錯，加點小心。連那兩三日的，洞中阻滯，都可免去，豈不是好，事應今夜，心急恐反債事，還是聽他的老謀深算，從容些好，英瓊因自己，身有好幾件至寶，中有兩件，開府新得的，又是聖姑所賜，可以抵禦五遁之禁，輕雲紫青雙劍，再一合璧，更無吃人大虧之理，妖尸險毒，邪法利害，易靜尚且不敵，何況燕兒，初出茅廬，法力有限，雖在開府時，分得了兩件法寶飛劍，和師傅道書，功力料是比前精進，但決不是妖尸對手，身陷虎穴，人單勢孤，夜長夢多，自以早去爲是，聞言雖強不過，勉強應諾，心終愁慮，挨到日落黃昏，袁星忽然入報，說有三男二女，同時飛到幻波

池旁，山坡之上落下，忽七密議了幾句，兩道裝女子，首先飛入池底，內中一人，正是前勸上官虹，拜他爲師的金烏仙子辛凌霄，另一女子，似是左道中人，法力頗高，却未見過，與辛凌霄，一路同下，剛七穿入池面波層，便見下面，金光亂閃，妖尸五遁禁制，似已發動，二女全不在意，由身側發出一片，五色精光，護住全身，在金光環擁中，一路明滅變幻，往下飛墮，好似日月降，下勢頗緩，遮蓋池面的神樹，先前已被妖婦遁光，掃破了大片，現出池水，金光和彩光一閃，池上靈泉飛瀑，立即乾涸不流，祇剩半截水柱，和大片金光，擁着二女身外彩光，一同緩七猛七落去，一會，到池底，二女便往東洞門內飛進，靈泉也未再噴出，跟着，與二女同下，伏倒左側，老少三人，面上各現喜色，內中一個，黑髯道者，先由身畔，取出一片，形如樹葉，法寶，分與每人一片，各取法寶在手，剛日遁光一閃，竟未見其飛下，便同見了影子，看那行選，分明是令二女，打頭陣，誘敵開門，這老少三人，却隱去身形，尾隨在後，乘虛而入，鋼羽隱身空中，注視下面，看得畢真，便令袁星，入洞稟告，並說同男女五人，祇有那黑髯長身的道者，和一紫衣道裝女子，另有大牙頭的，旁門人物，餘下二男一女，都是崑崙派中能手等語，英瓊聞報，便對輕雲說，妖尸勁敵，相次入洞，時機已至，可以去了，輕雲却說，這五人，雖分兩起入洞，實是衛仙客夫妻主持，仍只能算是一撥，並且事應夜間，此時尙早，從速不違，早恐無益，英瓊力說，燕弟年幼道淺，勢孤力弱，妖尸凶

奪無比，我也明知利害，去了勝敗難卜，但是我們寧願陷身妖窟中三二日，也須先搶進去，將人護住，才可無慮，萬一因我二人去晚，出什差池，休說他娘，青年守節，老來只此獨子，我們也有失同門義氣，和平日好友情分，便爹叔和三叔，也必怪我二人，見死不救，我看夜長夢多，難得池水不流，妖尸正對付，那先後五個勁敵，此時乘虛而入，定較容易，只將燕師弟尋到，便暫時被困，不能脫身，有我二人雙劍，和開府新得諸寶，人決不會爲妖尸所傷，還是去吧，輕雲也覺，言之有理，正想回癩姑，請教行止，如若一同失陷在內，如何應援，話未出口，忽聽燕兒，在幻波池洞內，傳音告急求救，三人忙取法牌，如法靜聽，原來燕兒起初，已然陷身在先天十遁，禁制以內，因妖尸看出他，道心堅定，神明朗澈，急切間，不易搖動，又不捨當時殺害，意欲暫且軟困，一而將禁法，逐漸加重，磨去暴性，再以邪媚引誘，逼令甘心降服，不會遽下毒手，不料衛仙客，金仙晃子辛凌霄夫妻二人，約了兀南公的，轉世愛妾，女弟子，紫清玉女沙紅燕，前在崑崙門下，與知非禪師，鍾先生，遊龍子輩少，崑崙三友齊名。後犯教規被逐，現隱南海小流沙，銀泥島的，前輩散仙，東方皓，還有沙紅燕的，前生兄長，天煞真人沙亮，突然想好，虛實兼卜之策，同時入洞，復仇盜寶，妖尸一時疏忽，只顧糾纏燕兒，忽敵人來犯，忙趕往前洞，辛沙二女，已然飛降，囚沙紅燕，法寶利害，金水之禁無功，又當聖姑預示日期，心中驚疑，知道聖姑，所設禁制，只有金水之禁，仗着靈泉

，與內洞相通，稍可移用於外，威力雖也不少，比起洞內運用，相差甚遠，敵人如是聽手，應變稍速，妨身有寶，便難收效，只願誘敵入洞，欲下毒手，誰知關門揖盜，後面還有三個強敵，用前古異寶，天蟬靈葉，隱了身形，乘隙飛入，如非聖姑，禁法利害，具有無窮妙用，埋伏重重，外人到此，一觸即發，多神妙的隱身法，也難全掩形跡，三人方一入洞，立生反應，妖尸正與辛沙二女，惡鬥方酣，沒防到此，幾乎遭了暗算，就這樣，仍鬧了個手忙足亂，不山急怒交加，心恨仇敵刺骨，頓生惡念，竟將五遁禁制，一齊發動，衛仙客等五人，立被困住，妖尸本心，一思傷害燕兒，無非應變倉卒，未暇顧到，見後天五行禁遁，互為生化，燕兒被困，恰與衛仙客等鄰近，遂被波及，讓妖尸，不是專心對他，又有護身法寶飛劍，和本門太乙神雷，不致遽危生命，時候稍久，便雖支持，此時，上下四方，俱是戊土真氣，緊緊擠壓，戊土神雷，似雹雨一般打對，身外寶光飛劍，均受緊壓，寸都難都移動，情勢險到萬分，燕兒好勝，初被困時，明知易李諸人，就在嶺上居住，因開府後，奉命下山，領受傳音法牌時，掌教師尊，曾說此牌，自用只得一次，不到萬分危急，不可輕用，並說，幻波池之事，令由易李諸女同門主持，無故不許參與，如有人傳音告急，也須聽本人，指出名姓，始可前往，未指明的人，便接告急傳音，也不許妄自行動，又想易李癩姑等女同門，守在近側已兩三年，妖尸這等利害，俱莫奈何，自己 and 英瓊，差不多同時，拜師學道，平日那一樣，均不如人

這時，一入妖窟，便向他告急求救。雖是閻門，世交至好，到底不該意思。一味強換，幾次想以全力，衝逃出洞，均未成功，反吃妖尸嘲笑，正在氣急無奈，忽然情勢大變，知道再不求援，命必難保，迫不得已，方始傳音告急，這一來，休說英瓊，便輕雲也憂急起來，匆忙聽燕兒，畧說被困情景，立向癩姑作別，往幻波池飛去。此行原是僞遊之地，仗有雙劍合璧，和牟尼珠等至寶，只管知道洞中禁制，和妖尸的利害，易靜那等法力，尚且失挫，英瓊仍是個壯，輕雲却較持重。飛到幻波池旁，忽招英瓊下落，說道，前面便是妖窟，事情太險，非可造次，我們來得太急，毫未商計，萬一此時，妖尸將人困住，又去洞口防守，一被警覺，下手便難，第一步，總要深入洞中，才能濟事，上次隨伯父入洞，故道依稀記得，師傅道書也說妖尸一出困，洞中央壁甬路，五洞均可通連，任走一洞，只要記準五行五位方向，便走得通，還有靈泉水路，也是上下禁制環流，五洞皆可通連，妖尸寢室原在西洞，出困以後，便向北洞上層，與衆妖黨，同盤踞，每月只有三日，是在西洞煅煉法，只是那入口處，縮入兩壁之間的，方向門戶，須用金剛大力神法，將其低住，始能飛入，當時，因我誤將妖尸驚動，不能再進，易師姐悟出西洞庚金，屬於肺部，外分五行，內藏五相，通體脈格貫連，並且壁間磊塊，尋到正經門戶，同由中層走入，得達東洞，入了腹地奧區。（事詳十六集），仍由伯父，行法開門，我三人，才得走進，今日雖無伯父相助，我們功力，却非昔比，再者，上次

伯父，引我們去時，事前不曾詳爲推算，又有聖姑，禁法阻碍，好些機密之事，俱是到了當地，才行發覺，參悟出來，這次得有師尊指點，雖說不算詳示，比得上次，自較明白，我們如觸禁網，隱身法自然無效，因此偷進門去，妖尸和諸妖黨，我在洞內，也難發覺，再若謹細一些，或是妖尸，先期誘敵，門已開放，埋伏發動，得知趨避，就許微倖混進去，都說不定，似此明張旗鼓，逕直飛入，終非善法，英瓊急道，我爲急於救人，只想給他一個，迅雷不及掩耳，突然衝入，周師姐話甚合理，就這麼辦好了，說罷，各將身形穩起，飛臨池上一看，果空出一個大洞，水已不流，料知妖尸，仍與勁敵相持，心中一喜，忙即降落，只見池底，廣場若砥，石色如玉，五色洞門，五方環峙，到有兩洞門開，輕雲因去西洞的，壁間甬道，以前曾經默記，難得西方洞門，也是微開，妖黨不見一人，意欲先往西洞一探，如能進入，便用聲東擊西之策，先撲妖尸老巢，照道書上所示，將聖姑禁制妖尸元神的法物，如法略爲移動，妖尸必然心驚魄悸，歸救老巢，自己行法以後，立由昔日故道，抄往東洞，燕兒被困之所救人，事雖繁難，如能成功，却極有利，並且把人，救到以後，逃走也較容易，無如英瓊，性急救人，話未及說，一見東邊，青色洞門微開，不知那是聖姑昔年，爲了異日誅戮妖尸，預留下的妙用，內裏埋伏一發，外面洞門，便按五行生剋變化，微已開放，使後來的人，只知洞中細底，便可按圖索驥，辨明方向，循徑飛入，此事連久在洞中的妖尸，因困身禁制，雖吃有力

同黨，相助破去，元神仍受有一種極微妙的禁制，對此一層，尚在茫然，此時以爲勁敵入緣，洞口已經全行封閉，正以全力，對付敵人，所以妖黨，俱隨一起，所以洞口內外，空無一人，英瓊以爲輕車熟路，正是良機，大可乘虛直入，當先飛了進去，輕雲既防他，一人勢單，又看出，那是上次，李寧佛法，封閉的洞門，先前注意，原未打定，纔一想，這是熟路，不過與妖尸明敵，定所不免，如能直衝進去，尋到燕兒，也是一樣，反正不及阻止，便把遁光加急，緊追進去，與英瓊做一齊，剛打手式，令其不要離開，晃眼已到內洞入口，耳聽風雷之聲，甚是激烈，隱隱自內傳來，同時，前面也有石壁阻路，無可再進，二人忙即停止，細一觀查，那地方，甚是廣大，壁色青紫，作兩半合攏，當中微凸，甚爲平滑，不似西洞石壁，磊砢四出，却隱有無數血點，上面另有條長約丈許的石笋，點生兩半之上，連洞形帶壁形，恰似兩片肝葉，前隨李寧出洞時，不曾留意及此，尙是初見，料知入口機關，和兩洞一樣，必在壁上，便同探查，仗有前番閱歷，居然悟出，是在那根石笋上面，便同飛近壁頂，試把石笋，往外一扳，絲毫未動，勢又不可用法寶飛劍毀損，耳聽洞內，水火風雷，交闐之聲，越發猛惡，英瓊情急之下，猛運玄功，改板爲推，一掌揚向石笋頭上，無意之中，竟將機關觸動，神力到處，一片轟隆之聲，石笋立往壁間陷入，仍和前次，西洞情景，差不多，現出一條甬道，二人雖覺，不是以前出路，但知洞中，門戶秘徑甚多，此外無路，更不尋思，一催遁光，便

飛了進去，晃眼飛進二三里，見盡頭之處，似有兩個，左右相向的圓門。近前一看，門在壁上，一青一紫，均是渾成實質，宛如牆上。盡了兩個圓圈，無可進入，二人正打不起主意，忽瞥見右壁圓門中心，微微起伏，凸凹不停，青光隱泛，情知有異，英瓊暗忖，師命雖不許損毀洞中景物，看此情形，却是入口爲禁法封閉，並非真門。身邊現有聖姑法寶，木遁青色，正好用這次新得的，太乙玄戈，試他一試，能破更好，不能，也自無害。想到這裏，也沒和輕雲說，回手法寶囊內，取出一柄，五寸來長，銀光耀眼的小戈，往青門上一指，戈頭上立有一股極強烈的白光，電一般，往門中心射去，門心青光忽然大亮，一閃即住，跟着青霧飛湧，門便現出，方自驚喜，就這眨眼之間，猛聽霹靂一聲，由門內，飛出一幢烏雲，內中裹定一個，披頭散髮，赤足裸背，身籠青氣的美女，另外還有二男一女，背向而立，兩後一前，各有寶光護身，面向後的一男一女，一手發出無數青芒，一手發出大串碧火星，兩雹一般，往身後來路打去，其疾如電，晃眼已自側面飛過，二人慧目敏銳，剛認出來這四個人，除一黑衣長髯道者，未見過外，那主持烏雲，手發陰雷的，正是沙紅燕，那二少年男女，正是衛仙客，辛凌霄夫妻，居然脫困逃走，心中一動，人已飛出甬道以外，猛又聽一女子，狂笑之聲，緊跟着，由紫門內，飛出一個美婦人，如論容貌，比起先逃的，涉辛二女，還美得多，神情尤爲妖艷，料是妖屍無疑，方想乘其追敵之際，混入門去，那知妖屍，並未窮追，祇磔磔狂笑了幾聲，

把手一指，兩手青紫烟光，又閃了兩閃，忽全隱去不見，現出兩個大寬圓門，先四人逃出，妖尸本由紫門追出，却由右旁青門，緩步走入，神態甚是從容，臨去之時，似有意，又似無意的，側顧二人立處，作了一個狡笑，兩門業全出現，煙光盡收，極似平日，無事情景，二人隱身之法，原本未撤，先見妖尸，還不會在意，及見朝己詭笑，神情離極淫蕩，二目隱蘊凶光，均覺有異，輕雲心思，更較細密，猛想起沙紅燕等，男女四人，由身側飛過時，左手向後，連發陰雷，右手掌中，還握有青炁七，酒杯大小，一團晶光，飛過以後，曾用此光，往後一照，當時覺那青光，好似由自己，和英瓊身上照過，因思返身回照，一瞥而過，再看，人已飛出前道，光並不強，彷彿一面小鏡，映日迴光，在山上閃過，無什感覺，同時，妖尸相繼飛出，分了心神，不會在意，此時妖尸，詭笑可疑，並且全洞埋伏禁制，俱已在他掌握，可以隨意挪移應用，眼看強敵，一齊安然逃走，祇笑了幾聲，便退回去，不去追趕，更不近情，心中十分奇怪，方止英瓊，暫緩追入，忽聽另一個女子，厲聲喝道，無知峨嵋賤婢，遲到今日，方始入洞行險，可知你們隱身法，已被沙道友，青乙神鏡，照了一照，現出了些形跡麼，休說你們這些，無知後輩，連我們也被妖尸，擅用聖姑禁制，困在此地，祇遁走了沙道友一人，還將兀南公的，鎮山之寶，毀了一件，才得脫身，其實你們該死，既知用法寶，攻破乙木門戶，爲我闖入開路，又有紫青雙劍，妖尸出時，正可雙劍合璧，上前夾攻，使他驀手不及，我我國

不致，被他困入丙宮重地，使你二人，也不致便陷重圍。如今妖屍，已自警覺雙劍威力，不與你們明鬥，聖姑禁制玄妙，妖屍本他孽徒，在此多年，備知妙用，加以妖法利害，我三人雖然被困，終可脫險，再來報仇，你們休說脫身，連形神都難保了，此時五遁已被妖屍倒轉，祇有癸水一路，可以得生，如能聽我良言，以進爲退，你二人如習水遁，祇一尋到水源，速由昔日水路，到那靈泉發源的，方塘以內，用雙劍合璧，將那根銀練斬斷，破去水宮鎮物，脫身雖未可必，有那雙劍護身，命尙可以保住，我並非有厚於你，特寫傳聲指點，只爲妖尸，淫毒萬惡，我恨妖尸，遠勝你們，我雖知道破法，無如爲你二人所誤，陷入火宮，不能去往方塘，意欲假手，使五宮破去一宮，少減妖尸勢焰罷了，塘中還困有一個少年，不知入門，才得幾時，便來犯此奇險，男子入洞，首犯禁條，如是你們一黨，軍會不知，聽妖尸口氣，又非左道門下，邪鎖鍊一斷，於此人，雖是不利，但妖尸將他看中，正可借以挾制，你們如若顧全此人，不消六個時辰，五遁禁制，先後天，互爲生化，紫青雙劍，受了先天庚金，與反五行的，後天丙火，相生相剋，多大法力，也難主持運用，必被脫身而去，別的法寶，更是無用，非到形神消亡之地不可，那你就悔之無及了，你我雖是敵人，此時，總算同在患難之中，埋應同仇敵愾，有什仇怨，且俟滅了妖屍，再作計較，我有傳聲照形之寶，既能傳聲指點，又能略爲觀查你們行動，暗中相助，至少也可牽製妖屍、少爲你害，你們却被禁制阻隔，於我無所補

益，祇盼能爲世人同道，除此未來大害，別的就不要話下了，二人聽出是金龜仙子辛凌霄的口氣，才知先逃四人，才脫羅網，又陷火宮，祇遁走了沙紅燕一人，自己破那青門時，想是沙紅燕，由內飛出，覺出自己，也是他的敵人，不但不承情，百忙中，反用鏡光，照破一點形跡。雙劍精光寶氣，異常強烈，功力有限。未將劍光，煉到無形無聲地步，本門隱形法，雖極神奇，終是初學，火候未到，本就難於掩藏。何況再爲專破此法的異寶一照，自然現出形跡，互相查看，果然每人，都有一線極淺的劍光影子現出，不會隱起，可恨沙紅燕，心毒可惡，又聽燕兒，已被困入水宮，方塘以內，更是駭異，同時，話未說完，面前光景忽變，眼前條地暗，祇聽陰風怒號，萬木悲戰之聲，宛如狂濤暴湧，震撼天地，身外一片沈冥。祇兩邊暗影中，各有一圓洞，一青一紫，色甚鮮明，如無什光華，好似暗霧昏夜之中，懸着兩個，青紫色的大燈籠，內裏烟霧溟溟，什麼跡象，也看不出，暗忖事已至此，辛凌霄所說，似是真情，不如聽完，再作打算，反正形跡已顯，索性收法現身，雙劍合璧，一面防身戒備，仍聽下去，聽完以後，估量禁制阻隔，不知辛凌霄，被困何處，沒法還言，又恐妖屍警覺聽去，也未回答，認定此時，萬無退理，水宮法物，關係燕兒存亡，人不救出，雖不能破，但是靈泉發源之所的方塘，却須尋到，深悔適才，未入西洞之愚，當初去往東洞取寶，引發禁制，出時勿迫，這條道路，快說不會默記，就是英雄，自覺記得多半，一則，秘徑縱橫反錯，不能稍

差，又經妖屍，挪移禁制，大顯神通，所有門戶途徑，全都變易，除了硬衝亂闖，更無良策，辛凌霄雖說得凶，尚幸二人，均持有防身法寶，心尚坦然，當時也查不出，那是門戶途徑，略為商計，逕照先前，現出青色圓門的一面，雙劍合璧，往前衝去，先還以為，前面必為阻力，那知衝了一陣，仍在暗霧之中，劍光以外，祇是一片氤氳，冥黑如漆，休說妖屍妖黨，什麼也未遇上，輕雲暗中算計，照此迅速飛行，如在平時，少說也有四五百里路程，多長的甬道，應該走完，就說身入伏地，也應觸動禁制，發生險阻，怎會飛了這些時刻，人物洞室，全未遇上，連先前風雷之聲，俱聽不到，直似暗夜，飛行遼海之上。到處虛空，渺無際涯，妖屍陰毒詭詐，越這等情景，越覺可慮，便把英雄止住，用本門傳聲之法，悄聲說道，我們飛了一陣，毫無動靜，敵人突一發動，必定利害，不必說了，最可慮是，彼暗我明，彼逸我勞，妖屍知我雙劍，威力難敵，不出明鬥，祇在暗中，運用聖姑所設埋伏鬧鬼，我們祇管加急飛駛，其實並未離開原地，妖屍斷定我們，落了圈套，守在一旁，耗到我們時日一久，心中焦躁，氣懈神疏，或是雙劍分開，然後猛下毒手，我們就不免於吃虧了，如今燕弟，尚在困中，聽辛凌霄之言，妖屍對他，別有好謀，暫時雖無大害，終須尋到，才能放心，還有衛氏夫妻，恩將仇報，始終視我為敵，他話本不可盡信，必有深機在內，幸他誤以為同門師兄弟，必知此間禁忌，男的不會前來，沒想到燕弟，是我們一路，提醒我們戒心，雖還不致於被他利用，誤用

雙劍，斬斷靈源鎖鍊，使燕弟遭池魚之殃，但是目前，我們連天向途徑，都辨不出，如何能衝到，那靈泉發源的，小池邊去呢，英瓊忿道，我也如此想法，上次我們，往紫雲宮，在離明島，玄龜殿，吃韋青道友，用陣法困住，不能衝出，便與今日，情景相似，本心想用神雷法寶一試，因師父不許損毀此洞，又聽易師姊說，這類顛倒乾坤，五行挪移大法，誤入他的陣地，最須小心，不把門戶查出，如若妄用法寶雷火，往七無效，有的還要生出極強反應，轉傷自己，再不，便是你攻得越猛，他的阻力，也越大，生出變化，更加利害，所以躊躇不決，妖屍不肯出門，分明借着洞中仙陣，軟困我們，照此下去，多麼難受，我想聖姑和我有緣，既許我們，來承受他的仙府，又賜我們，許多法寶，以他神通廣大，法力無邊，今日之事，必已早在算中，長此相持，也不是事，莫如我們，先向聖姑，通誠求助，然後試用太乙神雷，和你我的法寶，試上一試，成固可喜，如真觸動禁制，反應利害，尚有白眉師祖的牟尼珠，可以護身，當無大害，你看如何，輕雲略一尋思，答道，那祇好是如此，別的不說，但能發見一點水道，就有望了，說罷，二人剛向聖姑祝告完畢，忽聽辛凌霄，遠七急喊道，我適才所說的話，已被妖屍，用邪法，偷聽出幾句，你們已被偷在聖姑混元無極陣內，任你上下四外，無論如何飛駛，祇在陣中，方丈以內，妖屍算計你們，決不能脫，又以全力，向我三人進攻，適才之言，已無什用，此陣須人主持，妖屍現與我們對敵，你二人身側，必有妖黨，可乘妖屍不在

，速用法寶飛劍，向其左右兩邊，連發出去，也許發現，主持此陣的妖黨，祇能將劍殺死，或使收逃，門戶立現，那時可速往有紅色的，洞門甬道飛入，你我兩下合力，夾攻妖屍，就不能除害，人總可以逃出毒手了，二人聽辛凌霄初發話時，已似吃力，說到後來，竟似力竭聲嘶，在彼強掙之狀，情知衛仙客等三人，必在危急之中，因怨自己，出力往援，故此改變適才，先破水宮的方略，教自己破陣以後，由紅色甬道，穿入火宮，名爲夾攻妖屍，實是助他脫險，不禁心中好笑，先前口氣，那樣狂妄自尊，到了急難之際，仍以巧語求助，但是所說，必有道理，二人本來就要發動，故意說道，停在這裏，如何是個了局，還是加急，朝前猛衝，終有遇敵之時，口中互說着話，暗中早準備停當，話未說完，各自冷不防，把手往右左兩旁一揚，太乙神雷，首先連珠發出，同時，又各把親由師傅的，幾件法寶，往側發去，霹靂連聲，雷火光中，果然發現，英瓊右側不遠，甬道口上，立有一個，披髮仗劍，禹步招訣的，妖人影子，似爲神雷小傷，神色倉皇，待要遁去，二人飛劍，何等神速，一眼瞥見，立似電掣一般，連人帶劍，一齊飛上前去，那妖人行法之處，本在甬道口內，外有一層，極神妙的禁制，便是神雷，也難傷他，祇爲心貪好勝，一味逞要逞能立功，以博妖屍歡心，先以敵人，雙劍神奇，還自小心，及見二人，祇顧在陣中急飛，狀甚焦灼，好似別無伎倆，漸七大意，踈忽起來，暗付此陣，現在由己主持運用，上下四方，任敵所往，均可隨心變幻，使其永在圈中，無

計逃脫，雙劍利害，能奈我何，如能乘機，加上自身法力，將敵人生魂攝去，豈不也叫玉娘子看重，越想越對，便走出甬道口外，正趕周李二人，停住劍光，在彼計議，妖道不知自己，忘了妖屍之囑，一出甬道口外，便入險地，不特易被敵人發覺，急切間，甬道中所伏的，木火之禁，也難於應用，一心還在妄想傷人，見敵人二次前飛，心方高興，待下毒手暗算，猛瞥見敵人手朝自己這面一揚，立有震天價的，霹靂雷火，夾着一道梭形金光，同時打到，驟出不意，隱身閃避，均所無及，仗着玄功變化，未遭慘死，祇受了一點傷，又驚又怒之下，剛把法寶，放出抵禦，一面準備法寶如若無功，退回甬道，

第四回

穹頂舞寒星 滄海踏迷鬼
秘宮傷煉士 珠光劍氣護仙娃

發動木火二遁威力，去傷害敵人時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紫青雙劍，峨眉鎮山之寶，天府奇珍神物，不比尋常，周李二人，近來功力，又深好些，身劍合一，來勢比電還疾，妖道在雷火環攻之下，不過張皇驚憤，瞬息之間，青紫兩道光華，已如飛虹電射，捲上身來，那準備運用的，是面尺多長的妖旗，也就剛七展動，一片殷紅如血的，妖光邪焰，方由旗上飛起，狂風捲去一般，朝前飛去，勢甚神速，這面妖旗，正專一污損正教中法寶飛劍，敵人祇被血光罩上，立即失心昏迷，倒地暈死。原極陰毒利害，為那妖人平生祭煉的，一件性命相連之寶，費了許多心血光陰，連經幾次，險難阻碍，才得成

功，用以防身禦敵，就是敵人太強，至多不勝，本身也從未受過什傷害，受傷之後，明知雙劍神奇，仍欲肆毒，不曾遽然遁退，一半也爲恃有此寶之故，誰知惡貫滿盈，紫青雙劍，來勢更快，非只不畏邪污，並還似以卵敵石，一觸即碎，血光未及展佈，劍光已罩向身上，青紫二色，會合的長虹，只閃得閃，血光首被絞散，力始心寒胆裂，待運玄功，變化逃命，無奈當時情勢，迫切萬分，連容他悔恨痛惜，轉念的空隙都沒有，如何能再抵禦施爲，妖旗粉裂，血光消散，尙還未淨，紫青雙虹，緊跟着計的一壓一捲，一聲慘嗥，血肉紛飛，殘骸四散，就此了帳，周李二人，見妖有伏誅，果敢除妖道立處的，青色圓門甬道外，左側又有一紅色圓門現出，只是和初見青紫二門一樣，壁上雖有門的形式，不能飛入，輕雲知道事機瞬息，急不如快，方欲聯合英瓊，仍用前法，往那紅門中衝進，破壁而入，英瓊忙道，姊姊，我們此等，正好避實就虛，辦自己的事，爲那恩將仇報，效力作什，輕雲猛被提醒，忙答道，忙中幾乎失了算計，此言甚是有理，快走，話說，二人隨催勸遁光一電一般，撥轉頭，便往青門甬道以內飛去，身才入門，遙聽辛凌霄，掙扎着，厲聲喝罵道，無知賤婢，好心指點你們，得了便宜，却不照我的話行事，你那雙劍，決不能看聖姑禁制，妖屍和兩有力妖黨，原乞我三人絆住，賤婢才能得手，竟敢違命取巧，以爲乘隙，可以盜寶，不知良機已失，我只幾句話，略爲鬆手，妖屍便即追來，使你二人，死無葬身之地，再不回頭，與我會合，管教你悔無及了

，說時，二人已將甬道中，禁制觸動，遇到極強的阻力，一聽辛凌霄，又在傳聲喝罵，越料出他，實須自己相助，此時必被妖屍，和諸妖黨所困，正拚死支持，一心盼望自己，攻入紅門，與之會合，情勢必甚危險迫切，否則，何致如此緊急，所說絆住妖屍的話，也必實情，但恐和妖屍，必均認定，自己此行，是爲盜取上次遺留，未得取走的藏珍，不知是爲救人而來，聽那口氣，從不敢向妖屍屈伏，合力對己，也必拿話，行動妖屍，使其轉戈相向，以防洞中藏珍，爲己坐收漁人之利，一而假手妖屍報復前仇，與今日不依他言，待援的新怨，藉付衛仙客夫妻，也是崑崙派中，長一輩的，有名人物，忌貪妄忌刻，一至於此，這等居心爲人，如何配爲修道之上，有心反唇，嘲罵他幾句，道路不同，不在一地，傳聲未必聽到，就能傳到，妖屍也必聽去，肯損無益，並且前途險阻甚多，必須急速覓到複壁，水道入口，始能有濟，不如乘其猶豫，等候回音之際，趕辦自己的事爲妙，便不去理他，各以全力，運用飛劍法寶，朝前猛進不已，原來那甬道中，禁網密佈，便是無人主持，也是一觸即發，妖屍起初，原因今日兩起，均是勁敵，後來二人，飛劍利害，有此防身，非五遁齊施，不詎測敵死命，又看出二人身畔，另有祥氛寶氣，隱比外蘊，急切間，難操必勝，本日正應聖姑預言，不敢大意，敵人又恰在乙木正宮以內，惟恐遽然發動埋伏，相煎太急，敵人持有太乙精金煉成的，神物利器，正是本宮尅制，身邊還藏有別的至寶，並且上次，盜走大批藏珍的，便有這用紫青雙劍

的，二女在內，一個還是主體，如今兩撥強敵，分在兩方，顧此失彼，不能統籌兼顧，聖姑禁制，固然神妙，無如安心與己爲難，事早算定，稍一疏忽，吃這兩人，將木宮破去，五遁不全，不能正反相生，隨心變化，便要減少大半威力，以後法力稍強的敵人，便難指顧成擒，豈非大錯，偏生先箭踈忽，誤疑後來敵人，與先來的，是一黨，同時混進在外攻破出口，準備引了同逃，心又太狠，想全數引往火宮正位上去，二次正反五行，生化合用，使其同化劫灰，形神俱滅，永除後患，沒料到，會是兩起，於是失了算計，既要顧先，又要防後，而先來四敵中，有一個，偏生又是兀南公，前生寵妾，今世愛徒，比衛仙客夫妻，還要不可放走，沒奈何，只得雙管齊下，一面困陷元來四人，一面發動混元無極陣法，把後來兩人，困在東洞甬道入口外面，命一同黨，代爲主持運用，自己趕往南洞火宮應敵，準備先把這四人，引了火宮正位，以真火之力，尅制敵人弱點，再把五遁合用，煉劍形神皆喪以後，再回東洞殺敵，以免發難早了，木宮遁法，被真金之寶破去，有時，還力囑主持陣法的妖黨，對這後來二人，只可用轉盤挪移之法軟困，不可輕易出手，萬一敵人，法力高強，識得此陣奧妙，移其攻入甬道，而自己又在南洞，應敵緊急，不能即回之時，切不可留用木宮乙木，須由乙木，先生丙火，暫時抵禦，以待自己，事完來援，這後天之火，雖然稍弱，未必便能尅那真金至寶，本宮乙木，却可無傷，說完，象匕飛去，想不到主陣妖黨，驕橫自恃，以爲二女，祇此雙劍，無什法力

，心生輕視，自遭慘死，還給妖屍，鑄成大錯，同時，妖屍趕到南洞，雖將敵人困住，但是抵禦之力極強，先認他正宮真火，必抵不住，轉眼即可消亡，那知敵人，早有準備，真火一發動，又有先前未用過的，法寶出現，將身護住，急切間，非但奈何不得，自己轉成騎虎難下，非將敵人殺死，不能離開，尤其自己，認爲最是虛，萬不能放走的，老怪物兀南公的愛徒，沙紅燕，竟在自己，將到以前，用他師傳，極利害的，玄陰攝神大法，和一件異寶，冷不防，附在一個同黨妖屍身上，在法力強迫役使之下，逃了出去。此舉因出於意外，同黨妖人，近日均有自己傳授，可以出入禁地，做夢也想不到，對方會有這等，神妙不可思議。連肉身帶元神，均能付在敵人身上，迫令挾帶同逃，受制的人，爲敵所用，並還全然無覺。心甘情願，聽其驅遣。無不如意，容到自己趕來，覺那妖黨，無故自退，方一心動，又發現敵人少了一個，喝止不聽，忙卽行法追趕，並下毒手，發動素來不敢輕試，還是初次運用的，豈五行神雷，想將數人，和同類，一齊殛死時。那知敵人逃得十分神速，人已脫出禁地。禁法未及阻截，那昔年會將自己擊死的神雷，發將出去，只將同黨，擊成灰烟。敵人並未遇害，仍被逃出洞去，白白葬送了一個心愛得力的，未來面首，反吃敵人，在洞外惡語奚落了幾句，說是此仇必報，並說洞中之敵，爲除自己，奪取藏珍，先後用了數年心力，這次前來，一切均有準備，至多被困一時，結局必獲全勝等語，妖尸心神，受了禁制潛力羈困，不能追出，空自暴

曉，怒發如雷，無計可施，只得趕回南洞，一則，激怒太甚，凶焰愈高，二則，衛仙客夫妻，和那同道，法力均非恒流，妖尸看出對方，處心積慮而來，果然應付有方，不是隨便，可以傷害，一個也放鬆不得，尤其這時衛仙客等三人，和妖屍互有傷害，鬥法正頭之際，妖屍運用全力，剛佔住了上風，可是對方帶有不少，防身法寶，件件高明神奇，層出不窮，身側有力妖黨，竟有幾位受傷，連妖屍本人，也幾遭重傷，中人暗算，只管看出對方，受了五遁合攻的重壓，抵禦勉強，相形見絀，終是不敢諫懈，又以誇誘衛仙客降服，不合用了孤媚慣技，敵人不特未為所惑，反以惡聲相向，辱罵到極，益發勾動怒火，倒行逆施，忘了利害輕重，曾把三敵殺死，才肯罷休，明知東洞，主陣妖黨，已死敵手，東洞木宮要地，現被敵人侵入，急切間，竟會舉棋不定，不曾回身應付，容到少時，被人提醒，暫捨南洞之敵，趕了回來，周李二人，已然離開東洞，自便宜南洞之敵，喘了口氣，轉危為安，這生出許多，不利於妖屍的事，如非惡貫已盈，伏誅在即，怎會如此顛倒，因妖屍暫未趕回，所以周李二人，雖遇阻力，並無大害，仍能奮力，往前攻進，後來得了門路，妖屍方始趕回，又過於重視藏珍，憂疑驚懼之中，竟未及跟蹤追索，一心又恐南洞有失，再有強敵繼至，越發亂了步伐，二人陰受其福，實由於此，這且不提，二人初入甬道，倏見青光，潮湧山壓而來，威勢極盛，知足乙木妙用，也不管他，仍然循徑，向前急駛，仗着洞中，無人主持，雙劍西方金精，正是乙木尅星，

鹽姑又預先算定，當日情勢，加了贈助，乙木禁制，既阻不住，太白精金之寶，五洞原本相通，師傅道書，曾示大概，只把途徑走對，自能循序穿行，遁光迅速，不消一會，便被飛完乙木甬道，穿入北洞下層，幻波池靈泉，發源重地，二人先見四外青光，勢如潮湧，飛行其中，直如魚遊大海，無有窮盡，知道此時，阻碍不大，全仗妖尸，不能分身之故，如被追來，必難將燕兒，救出險地，心正愁急，忽然甬道盡頭，似有門戶，未容轉思，人已雙匕飛將出去，剛匕飛過，一聲輕雷過處，來路玉石小門，忽然隱去，同時，眼前一亮，身外一輕，適才四外環湧的，青碧烟光，已無踪影，輕雲謹細，匆迫中，不知究裏，心疑妖尸趕來，轉變禁法鬧鬼，或將原有埋伏觸動，生出變化，方喝瑣妹，且緩前進，第二句話未出口，英瓊已立定算道，在這裏了，輕雲上次，隨李寧頭探幻波池，只到西洞，妖尸寢室，後來便往東洞取寶，北洞下層，原未到過，聞言定睛一看，一片薄的，五色祥氛，正往上頂升起，鬼眼消失，面前奇景，立即呈現，那地方乃是除新建關的，峨嵋五府以外，從來未見的一個大洞，其高約有百丈，地廣數百畝，四壁明滑精瑩，非品非玉，上下四外，多半平坦若鏡，却包含着七千萬的，大小乳珠，奇光內藏，精輝外映，密若繁星，滙爲異彩，照得各洞通明，耀眼生輝，另外地上，還有許多突出之處，形勢不一，大小各異，經洞中主人，就着原形，彫刻成雲牀丹灶，几案屏風等，數十百件，陳設用具，以及奇禽怪獸之類，多是古雅精工，意態靈奇，生動欲活，

看那質地，頗似鐘乳石膏之類，凝結修飾而成。五光十色，紛然羅列，另兩三座，形似石碑的光華，環立地上，若隱若現，耳聽波濤之聲，起自地底，宛如海上潮生，洋七盈耳，料是到了北洞要地，忙喜問道，這裏可是瓊妹，上次舊遊之地麼，英瓊急道，正是，只入口不是來路，那中心池塘，便在那座玉壁前面，前聽爹說，這裏乃洞中命脈要地，埋伏甚多，燕弟現因池中，你看前面，近中心處，有三片奇光，分三面環立麼，那便是師父遺書上，所說的玉壁，各洞都有，只爲數不等，禁制埋伏的樞機，全在上面，不轉過去，看不清的全形，隱現無常，有的地方，連妖尸本入，雖能轉變利用，將來爲惡害人，也不能使其隨心隱現，上次我們，東洞取寶，所見翠玉石壁，便是此物，上面還有聖姑的仙容法像，你也不見到的麼，此是北洞下層，我和易師姊，上次同到這裏，只見到靈泉發源的方塘，這玉壁，却未見過，忽然現出三座，定是聖姑，恩佑無疑，餘者形勢，我全認得，和上次一樣，燕弟失陷的方塘，便在這三片奇光的中間，此時妖尸，不曾追來，北洞埋伏，竟似未發，不知何故，師父曾令慎重行事，我們留點神，繞將過去，一到塘邊，燕弟就能救出險地了，輕雲聞言，才知那三片光華，竟是聖姑所設玉壁，好生忻慰，二人邊說，邊駕遁光，看準四外形勢，戒備着，緩七朝前低飛，繞越過去，等話說完，人已由那奇光中間，空將過去，且喜不曾觸動禁法，從從容容到了塘前，身才立定，還未及朝那中心方塘查看，猛又覺一片祥氛閃過，抬頭仰望那三片奇

光，忽然斂去，現出三座。三丈多高，八尺來寬的玉壁，上面各有跡像不同，內中兩座所現，均是聖姑仙容，一座仍和東洞所見，玉壁仙容相似，是個雲鬢風鬢，貌若天仙的少女，儀態萬方，神情欲活，目注二人，微笑嫣然，神情欲活，另一座，却改作佛門裝束，白衣如雲，玉肌雙裸，閉目合睛，盤坐其上，祇是額束金箍，秀髮如雲，尚未剃去，寶相莊嚴，妙麗絕倫，二人一見聖姑仙容，連在兩壁出現，知獲默佑，妖尸已難肆其毒鋒，不禁心生敬畏，驚喜交集，不願細看第三壁上，發現是何形迹，忙朝第一座立像，拜倒下去，首謝上次，贈寶之德，再代師長致意，然後稟告，妖尸猖獗淫凶，如被脫出，貽禍無窮。奉師命，仰體聖姑，遺囑仙示，來此誅戮，明知時機，尚遲未至，但有同門師弟趙燕兒，被困在此，雖是男身，犯了洞中禁忌，但願本心，非欲妄涉仙府，祇恐追一妖婦，被妖尸用計引入，困陷在此，望乞大發慈悲，神通賜佑，能將妖尸，就此除去，固是絕妙，即令數限未終，不到伏誅之日，也望憐宥無知，先使燕兒出險等語，通誠之後，聖姑仙容，終是凝眸微笑，無所表示。二人又朝坐像拜倒，重又如前通誠，那坐像原本膝手附膝，二人拜罷起立時，忽改作了一手拊心，一手朝下，以二指向地斜指，二人情知中有氣密，不足無因而作，急切問，偏無從解悟，已然兩次通誠，不便再瀆，因第三壁，不是人像，光影頻頻閃動，以為可以有得，轉面一看，不禁失望，原來前兩玉壁，色均墨綠，此獨白如玉雪，晶明若鏡，上面俱是水流影子，縱橫交錯，盤舞

比上，如走銀蛇，極似塘中，水光反映，還待仔細看時，忽聽地底，風鳴濤吼，塘中隱隱有人，厲聲急呼，瓊妹，快到塘邊來，祇管等在上面作什，二人靜心一聽，竟是女神嬰易靜的口音，大吃一驚，不暇再作推詳，忙去塘邊一看，那十畝方塘，在這三座玉壁環拱的中心，二女初走到時，本是雲霧溟溟，波濤澎湃，千百根水柱，羅列起伏，雲濛花翻，勢絕洶湧，便是二人，慧目法眼，急切間，也看不見塘底多深，是否有人，被困在內，又以聖姑仙容現出，未暇觀查，便即拜倒，通誠默祝。就這兩次，祝告耽延，一會工夫，再走近前看時，却底風濤之聲，依舊猛烈，塘已變作一泓清波，平明若鏡，可鑑毛髮，乍看去，彷彿清絕，細一往下注視，內中却是雲光溟溟，淵比深比，才能見底，也看不出易靜，和趙燕兒，被困所在，二人心中惶急，正在循塘查看，忽又聽易靜疾呼，我那面法牌，已不能專用，爲救燕兒師弟，身在癸水禁內，傳音吃力，二位師妹，可到南面，那片玉壁之下，背壁而立，由正子午方位上，在塘底側面細看，見我二人存身之處以後，用牟尼珠，將水通鎮住，便能隨意傳聲問答，祇不可動那樑子，英雄聞言，猛想起此塘，原是一個四方圓，上仄下寬的形勢，祇顧往水中心尋人，却忘了向四壁查找，立和輕雲，走到那有水影的，白玉壁下，對好正子午方位，朝對面塘中，圓壁上一看，果見易靜二人，已變作兩個，憔悴小人，隱藏在一個，盤有銀練的，凹槽之內，相去水面頗深，此起衛仙客夫妻，上次被困，身形却要大些，身外又有寶光環護，

知道人雖被困，本性未迷，尚無大礙，心才略放。忙照所說，把牟尼珠取出，將手一指，一團粲粲大的祥光，直射下去，塘中雲光，立即靜止，上下停勻如一，易靜一說前事，才知也是剛來不久。原來易靜帶上官紅，回轉玄龜殿省親，並向父母，說起幻波池，失挫之事，自覺掃了顏面，要父親易周，爲他設法，指示穩宜，並借兩件至寶，前除妖孽恨，說了一陣，易周祇是微笑不語，對於上官紅，却極獎勵，頗多指點，老夫妻二人，還各賜了一件法寶，易靜看出老父，不以爲然，不敢再瀆，負氣辭出要走，吃兩位庶母，林明淑，芳淑姊妹，將他師徒，強行留住，第三日上，林氏姊妹，代向乃父求說，同告易靜，說妖尸氣數未終，任用何策，均爲徒勞，你命中還有一次小挫，但是爲人，不是爲己，與上次不同，妖尸邪法利害，憑借聖姑，一切設施法力，不到時機，誰也沒奈何，一面勸易靜，此時回去無益，好在離有事之日尚長，與其回轉依靈巖，坐視仇敵猖狂，不如在此，家人團聚，到了時期，我二人必少盡心力，就令爲主，不肯借寶，也有法想，决不使你，失望回去，一面乃母，勉徇愛女之請，又賜了一件，專禦五遁的防身法寶，元象圈，如與兜率寶傘同用，多利害的，五遁禁制，至不濟將身困住。人却不能傷害，易靜方始安心，住了下來，上官紅對於聖姑，所傳先天乙木遁法，原未登峯造極，自經易周指點，功力已是大爲精進，易氏全家，自兩老夫妻以次，如林氏姊妹，易靜的長兄易晟，長嫂綠鬢仙娘韋青七，全都對他，期愛異常，又是尊長，各

有法寶賜予，上官紅不多日子，便增加了若干法力。祇管喜出望外，一點也不自滿，反到益發謹畏精勤，博得全家老少，日愈嘉獎，易靜見初收門人，如此用功向道，法器又好，覺出增光，好生喜慰，光陰易過，一晃數月，這日師徒二人，偶隨易周燕坐，忽然想起，離開依遠嶺日久，不知妖尸，是何情景，可曾往靜遠谷擾害也無，雖料谷中，如有緊急之事，痲姑縱不親祭，也必傳音告急，當是無事的居多，心終懸念，加上連日，所煉防身法寶，已然成功，不禁生了思歸之念，便請老父，代為占算，易周取出一張柬帖笑道：此事在多少年前，聖姑早已算定，水到渠成，時至自了，一毫不能更改，心急何用，靜兒如若想走，此時到也正好，要除去妖尸，却非你一人之力所能，不過你有元象圈，兜率寶傘，和新煉成的，金剛神砂，他也無如你何罷了，我本心不過問此事，因你此次回家，滿心望我相助，不能不稍指示，你今此去，率性連靜遠谷，也無須回，逕直帶了紅兒，直飛入池，這時，崑崙派衛仙客夫妻，約了兀南公的愛徒，沙紅燕，另外還有兩個同黨，正與妖尸，惡鬥方酣，李英瓊周經雲，為救趙燕兒，也在你到以前，乘虛而入，他二人此行，祇殺死妖尸一個，有力妖黨，暗探明一點道路，以為異日之助，無大功效，你却關係重大，如能繼付得宜，雖為救護你師弟趙燕兒，要在靈泉發源之地，水困些日，但是未來除妖開府關鍵，你到了那裏，可照我柬帖上，所畫陣圖方位，和破陣之法，直赴中洞，與紅兒，師徒合力，即以聖姑所傳，乙木遁法，乘着妖尸，無暇兼

願，驟出不意，將中央戊土，禁制法物，和陣法樞紐的玉璧，暗中破去，另設一溜，戊土禁制代替，妖尸祇顧用那南洞真火，困煉術仙客夫妻，急切間，必無警覺，五行失位，破了一處，固然聖姑道法神奇，五洞五宮，均可化生出五行妙用，根本已失，威力自然大差，尤其異日，事急之際，妖尸心橫發狠，想將五宮五遁，齊倒轉，挺而走險，已辦不到，此舉無異他的，致命一傷，關係非小，紅兒學道未久，祇乙木遁法，是他專長，別洞便無什用，你帶在身旁，轉者牽掛，你成功以後，速帶他，照我圖徑，由中洞，轉入乙木甬道，乘着主持妖黨，對付英瓊輕雲，人在外面，仍由紅兒行法，以木制木，使其相尅，減去功效，以便英瓊輕雲，少時通行，減少阻力，此處事完，紅兒便無用處，幻波池五洞，除地底靈泉，上下縈迴，盤繞全洞的，水道而外，每洞另外，還就本身方位，設有一條出口，祇能通到中洞前面，因衆妖黨，俱奉妖尸之命，分防各地，獨於中洞，認爲洞門，自聖姑封閉以來，一直未差，誰也難於攻入。並目前層，法台所在，稍有動靜，便有警兆，立時警覺，做夢也沒想到，聖姑妙算前知，早算出今日情勢，和英瓊輕雲，所進洞門一樣，妖尸祇當頭批仇敵，被誘進洞時，已經行法封禁，不會再開，他却到時，自行開放，紅兒由此退出，決無人覺，你看紅兒，順木宮秘徑，遁出險地，再循圖徑，繞往北洞下層，你同門師弟趙燕兒，早被困入池內，妖尸與有夙孽，自從初見，便生迷戀，故爾未下毒手，祇爲燕兒，道心堅定，不受媚惑，妖尸正用妖法

，誘逼之際，忽來衛仙客英瓊等，先後七個強敵，急於大肆凶焰，想致仇敵死命，將五道禁制，一齊發動，燕兒自當不住，眼着形勢危急，還算命中有救，妖尸那惡淫毒的天性，獨對燕兒，戀七不能忘情，竟在應敵百忙之中，特地倒轉禁法，將他移往北洞水宮，困入方塘以內，這五宮五行，祇有金水二宮，最爲陰毒，專一迷惑修道人的本性，主持人，却具有生殺之權，不似木，火，土，三宮，祇一陷入，便遭慘死，道力高的，元神或能負傷逃遁，本身決難保全，妖尸困他此宮，仍爲想遂淫欲，並防乘隙遁走。或是有人來救而起，燕兒元神身體，已然受創，又被困入水宮重地，身有水束縛，暫時雖不致命，神智也仍堅定清明，要想脫身，却是艱難已極，不特本身，無力出險，便他也救他不得，如若妄動水宮法物，意欲救了他，冒險衝出，縱不致連你一齊遇害，玄陰發水妙用，一經發動，你尙可仗法寶護身遁走，他的時候，遠不如你，必不能當，雖不一定，形消神滅，本身必化爲烏有，可是妖尸，不久仍要趕來，重加誘逼，見他執意不肯降伏，也許激怒，猛下毒手，或用妖法，使受諸般痛苦，必須你在旁，暗中應付，始可無害，所以你不能即時救出，還不能離開他一步，此舉看似艱難，要陪燕兒，被困數日，益處却大，第一，那方塘靈泉，乃全洞命脈所在，如能乘此數日時機，尋到昔年，聖姑潛藏的總圖，悟澈玄機，不特燕兒，不在話下，全洞五行禁制，均可由你運用，異日除妖建府，容易得多，所可慮者，你以前諸生，身在旁門，今世雖可望成仙業，但是夙

孽未消，成道以前，還有好些周折，我也難爲明言，你祇記準，到了幻波池，方塘鑿泉之下，將燕兒尋到，切不可自恃法力，去他身外水氣，速將人，移往正北方，塘壁凹槽以內，這些凹槽，蜿蜒如帶，盤繞方塘上下，四壁之間，隱現無常，幻波池上，飛瀑奇景妙用，便生於此，另具極大威力，凹槽看似縱橫盤曲，密如蛛網，實是一條整的，脈絡通連，通體一貫，寬深才得一二寸，並有一根，形如銀練之物，與他一樣長短，嵌在裏面，你二人入了禁域，就是心神湛定，身子縮短，也長尺許，如何能容，且喜北方正位上，有一尺八圓孔，原是被困人的，葬身化形之所，你持有法寶護身，却不怕他，敵人也決想不到，人會藏在那等，奇險之地，妖尸妖黨如來，切忌迎敵現身，可把爾嫂，用本島神泥，所煉小人，帶兩個去，幻出燕兒替身，放在原處，以爲疑兵之計，妖尸如看不出，最妙，立作被困人，支持不往，強用法力脫身，引起金水威力反應，形神消亡，使其絕念退出，以便搜尋總圖，參悟玄機，聖姑道法，也寶神妙莫測，我爲此舉，默運先天易數，連推算了三日，祇查出圖藏北洞下層，水宮要地以內，究在何處，仍難指明，聖姑昔年，留此一圖，必是爲了，日後相助你們，誅戮妖尸而設，妖尸何等靈警狡詐，聖姑必也防到，故此難於尋見，你藏身之處的小洞，正對子午宮位，必有深意，以我推詳，此閱不在洞內，必在與洞相對之處，隱秘已極，不是人對時對，不會出現，此時我算不出他準地方，也由於此，那根銀練，乃真水精英所萃，除非機密盡得，人決不能救

出險地，萬動不得，你在塘中潛伏，如將遺圖得到，便可悟出撒禁之法，燕兒自可無恙，祇是成功以後，最好不要就走，可乘機將水宮禁制收去，另照你所悟陣圖，重設一癸水之禁，好使操縱隨心，由你主持，而妖尸暫時，也能應用，先將他穩住，以為後來之計，此事其要耽延七日，在此期中，任遇何人到來，不可理睬，祇藏水底，聽其施為，來人久而自去，便免後患，否則，建立仙府以後，事便多了，固然定數難免，如若慎之於始，也非不可挽回，你們入居以後，應勤修為，終以少事為妙，在你尋到燕兒不久，英瓊輕雲，也必相繼尋來，他二人，本在你到以前入洞，因受妖黨，邪法所愚，在東洞甬道以外，耽延之時，故爾後到，如非二人，先前用法寶，攻那乙木玄門，妖尸覺着變出非常，急於安置所愛的人，燕兒真元，更受重創無疑，你見到二人，速將燕兒，暫難脫出之故告知，令其尋路速去，七日相見，再作計較，易靜聞言，才知老父老謀深算，為己煞費苦心，並非置諸不理，當時忻喜非常，接過東圖，要了應用符寶，率領上官紅，一同拜別諸尊長，起身往幻波池飛去，到後一看，當中金門，正七徐七外開，知是聖姑妙用，並非妖尸作怪，立照老父所言行事，放心大胆，直飛進去，機宜早得，胸有成竹，一點不費事，便將中央戊土，正宮破去，略一施為，逕飛東洞，因由中洞穿行，與周李二人，取徑不同，故未遇上，却將乙木真氣，耗散好些，減少若干威力，為周李二人，去了好些阻滯，成功以後，上官紅還要隨行，不願離開，易靜因老父，料事如見，

初到時，奉行維謹，執意不許，立逼上官紅退出，一直看着他遁走，方始趕往北洞下層，方塘前面，舊地重遊，又得乃父，預示先機，自無阻隔，祇是那三面玉壁，尙未現出，塘中雲霧蒸騰，波濤險惡，具體而微，甚是驚人，知道利害，忙將法寶取出，護身水遁而下，初意小小十畝方塘，縱然聖姑，仙法神妙，憑自己的法力慧眼，還不易於將人尋到，那知方塘雖小，一經置身其中，竟無異於魚遊滄海，漫無邊際，深亦莫測，費了好大心力，才將燕兒尋到，人並不會沾水，祇被一團水霧包住，燕兒在內，守定心神，毫未搖動，身外祇有劍光圍護，人來竟如無覩，易靜也不去和他問答，忙照老父所說，默運玄功法力，連人帶身外水霧，緩々往北移去，玄陰癸水之禁，威力甚大，雖在水中，行法移動，也甚艱難，一面自身，還得抵禦四外水遁重壓，吃力非常，好容易，將人移到地頭，略爲歇息，運用耳目，往上查聽時，忽然對面岸上，現出一片玉壁，水光隱々，好些靈符，宛如龍蛇飛舞，易靜修煉多年，見識自高，才一入目，頓悟玄機，知道那是水宮陣圖，雖非全圖，如能悟澈，妙用已是不小，一心默記，壁間圖形，和上面符籙方位，以便少時，仔細推詳，如法運用，剛把圖形記熟，周李二人，也自側面繞來，忙即出聲力喚，雙方隔水相見，略說前事，祥光略一變滅之間，三座玉壁，忽全隱去，英瓊輕雲，俱都關心燕兒過甚，見他雖然同在易靜，法寶精光，防護之下，耳目俱似失去知覺，易靜算計妖尸，就要尋來，時間匆促，說得又甚簡略，雖信易周，妙算前知，當

無差錯，心終不放，又以自己，既可隨意出險，燕兒許能同行，又特有牟尼珠護身，俱不得將燕兒，先救出去，祇把易靜，留在塘成，尋取總圖，以爲除妖之計，連問易靜，有無善法，將燕兒先救出險，不覺稍爲耽延了些時候，易靜見玉壁忽隱，斷定妖尸必來，恐被撞見，不特二人，脫身較難，恐更另生枝節，英瓊又是胆壯心熱的人，祇得故作不悅，力言水禁利害，不到解悟出了個中玄妙，將他身外，玄陰真氣收去，稍爲失當，人即廢命，並還大費手脚，你二人，必須速行，不可逗遛，輕雲見易靜，有了怒意，方始強勸英瓊，從速退去，英瓊無奈，便和輕雲，一同遁走，本意原路退回，要經乙木甬道，和東南二洞，交界之處，南洞正在惡鬥，促不驚動妖尸妖黨，或與相遇狹路，好些險阻，此時，北洞甚是安靜，祇不觸動埋伏，便可從容出險，打算由上次和易靜同出入的故道，退往前洞前門，不問外層門戶開否，憑着飛劍法寶，威力妙用，均可衝將出去，主意打定，俯視水中，易趙二人，身已隱去，說了句，易師姐和燕弟，小心應敵，日內再見，便縱遁去，一同飛出，不料這一耽延，竟自生出波折，二人正往出口一面飛去，忽聽一片，稀低而又迅急的，霹靂之聲，密如貫珠，由洞壁之內，響將進來，乍聽去，雷聲似在昔日甬道裏面，由外而內，成串急響，聲音也由低而洪，甚爲神速猛烈，英瓊以前，原嘗過這滋味，知道禁法神奇，又聽老父親，好些緊要所在，和出入口，多半伏有玄門中，最利害的，大五行絕滅神光，稍爲不慎，便無倖理，尤其這條甬道出口

地勢最是仄狹，以爲那乃妖尸，或是妖黨。由小飛入，雷聲迅烈，不知闕什麼伎倆，這一飛出，正好撞上，雖有雙劍寶珠護身，到底深入重地，虛實尚未全知，與其狹路相對，不如隱身暫持，踪跡如若未洩，妖尸是爲燕兒到此，還可偷窺他，一點行動，否則，妖尸決想不到來人，事完要走，早想好了退步，這出口側面，恰又立有一片石鐘乳，正好掩藏，就便隱身無效，急切間，也不致被他看破。等妖屍或妖黨一走過，立由他身後，順他來路，悄匕遁出，豈不更較容易穩妥。輕雲自更把穩，聽出壁中雷聲，有了警兆，早想止步，英瓊再一打手式，兩下不謀而合，同往石鐘乳後掩去，說也真快，二人身剛立定，覺出雷聲，雖然由外而內，起自壁間，並非甬道出口，心中奇怪，雷聲已由下而上，到了洞頂，往中心方塘，響將過去，二人循聲注視，洞頂上面，本現有許多水光流走的影子，縱橫交錯，宛如百千道，細水泉源，倒嵌上面，隨着雷聲過處，內中一道水光中間，忽現兩點，碧綠精光，發出急密的炸音，前頭還有一串青色火花，流星過度般，順着水源，在洞頂之上，盤旋急駛，因那水光影子，正是藏有靈泉妙用的源脈，每一道，俱是往復迴環，不是直線，由下望上，宛如一串碧綠火花，帶着兩點綠螢寒星，點着洞頂，盤旋飛舞，如是直線、早已飛到中心，就這樣，接連數十繞，也自飛到方塘上空，二人見洞中埋伏，不會發動，來人既能用這等，神妙的水遁，犯着奇險，由聖姑所設，靈泉源脈中，穿行至此，當然不是妖尸黨羽，但是幻波池，建立仙府重任，全在

自己這幾個人身上，此島何人，有此法力，又知洞中細底，心疑癩姑候久，不見人回，或是自來，或是另約能手來助，光作青綠之色，看不出有邪氣，就許連上官紅，也同了來，便把行意打消，正想看清是什麼來路再走，那盤飛洞頂的，碧火星光，到了中心，順着源脈，轉了兩轉，又蜿蜒着，往南壁飛瀉下去，晃眼飛近壁脚，忽然停住，星光前面的碧火，炸雷之聲，越發激烈，好似尋覓出口，到此遇見阻礙，正用法力猛攻，想將水光炸破，以便飛出情景，似這樣，約有半盞茶時，火花忽隱，雷聲頓息，兩點星光，驟停一處，又略爲靜止了一會，那粗才如指的泉脈，忽冒起一個，茶杯大小的水泡，也未散裂，祇聽悠的一聲，星光跟着穿射出來，落到地上，立即暴長，現出一男一女，俱是青光環繞，英瓊一見，不由吃了一驚，原來女的一個，正是先在東南兩洞逃走的，兀南公愛徒，紫清玉女沙紅燕，那男的一身青色道裝，是個矮子，生得豹頭環眼，獅鼻虎口，大耳如輪，顏如硃染，貌相甚是威猛，祇是身材太矮，好似十三四歲幼童，頭大身小，上下不稱，二人面色，均微帶沮喪，現形以後，互看了一眼，走向塘側，少爲觀望了一會，意似有些作難，矮子忽然作色道，適才已向主人通白，既放我們出來，當已默許，師妹祇管顧慮作什，不把這根本要地破去，令兄等三人，出險使難，大仇更難報了，沙紅燕道，主人玄機奧妙，道法高強，遠勝你我二人，水遁尙難通行，幾乎被困，那根玄陰神鍊，乃水宮埋伏樞紐，第一件法物，不試探明了深淺，如何可以造次行事，

不過，現在時機緊迫，那陰魔分神之法，恐絆不住妖尸，我們已耽延了好些時，遲早必被識破，如若警覺追來，事更棘手，師兄精於水道，下去無妨，但忌冒失，祇可試探着，先把這件緊要法物，移將上來，然後量力行事，如不能破，祇多費點精力，仗你大力相助，逕往南洞，和妖尸硬拚了，矮子忿道，我祇說這裏，法水靈源，祇要穿入北洞，夾壁脈脈，便可用本門五遁玄功，水遁到此，想不到這細一點水源，人在裏面，直如置身江海，前行雖是順溜，水面却比多少丈厚的精鋼還要堅硬，白費了好些碧雲珠，不能攻穿分毫，並且越到盡頭之處越難，後來師妹，向主人通白幾句，才得脫出，你說的話，固然有理，但是適才我們，通白以後，並未似前硬衝，便自然離水而出，可見主人，恨極妖屍，巴不得我們，來此除他，此來用意，當無不知之理，破這水宮要地禁制，自必也有默許，否則，還放我們出水作什，難道還怕我們，被困情急，用乾罡神砂，將這北洞震破麼，沙紅燕道，先找我和你一樣想法，現在忽然想起，主人法力高強，言出必踐，男身入洞，最犯他的禁條，我未來以前，一則，不信傳言，如此之甚，二則，和衛氏夫妻交厚，又想分得法寶，和師父想了多年的，毒龍丸，覺着這座仙府，連同許多遺珍，昔年早已算定，有了傳人，但是峨嵋派，自恃人多威盛，欲乘吐運生心奪取，故爲此說，衛氏夫妻，說是洞中遺偈，應他身上，雖也不甚可靠，總想主人，成道屬解多年，在日行跡至隱，極少同道來往，化去多年，也無人知他底細，和藏珍埋骨之所

近數年間，方始有人提起。所有靈跡異事，均出傳聞，認定此乃無主之物，捷足先登，便可有分。因辛道友說，他夫妻上次來時，吃了一點虧。反代人開路，吃峨眉門下，三個賤婢，將東洞寶鼎中，一些無足重輕的寶物，盜走了些，那最要緊的，幾件至寶，因對頭年輕識淺，又是無心中來此，不知虛細，既未乘機探索，又未轉入中洞，寢宮要地，依然尚在，我問毒龍丸如何，答說據他所知，是和那幾件至寶，藏在一起，當不致被賊婢盜走，等我來時，向師父請問，始而不答，等我二次請問，忽然眉頭一縐，冷笑了一聲，仍未置可否，我不敢再問。迫於辛道友，姊妹之交的情面，又代約了我兄長。一切準備停當，才同丁去和妖尸對敵之際，辛道友和妖尸對相嘲罵，忽提起這傷，與毒龍丸之事，我聽妖尸口氣，不特毒龍丸，被峨眉賤婢，全數取走，並且遺傷，實與峨眉有關，他夫妻二人，也早知此事，祇爲想我相助，欲以此丸，引我前往，不肯明言，等我同去，又覺不該欺瞞好友，故意向妖尸喝罵，令其獻出，借口吐實，作爲他也不知，由此一看，分明主人，一切早已算定，同時，我又看出這傷，禁法之妙，頗悔多此一舉，如非勢成騎虎，妖屍太已可惡，氣不過峨眉門下，這些小狗男女，又看出師父，別有深意，直想就此罷手了。爲恨妖屍，欲以全力，使我形消神滅。才去找了你來，因在憤急之際，又不知主人法力，竟有如此驚人威力，以爲仗師兄的法力，縱不顛覆全洞，也能開個地覆天翻，少出這口惡氣，並未想到，男身之忌，主人言無虛發，男子入洞，不死必

傷。遲早定有應驗，據我觀查，他已把此洞遺授峨眉，如何肯容人，毀他靈泉奇景，放我二人出水，想必別有用意，仍是造次不得，不如先移法物，試他一試，如見不行，索性專尋妖屍報仇，比較穩妥，矮子聽沙紅燕，說這一套，面色本已不快，聽到後來，忽然激怒道，我生平喜見真章，除非和當年師父一樣，制得我力絀計窮，生死都難，永不服低，我先見你，通白不幾句，便即脫禁出水，認着主人，與我同心，才有那等說法，適才我們，雖不曾破禁而出，但我好些法力法寶，均被師妹勸住，也未使用，你當我真怕他麼，我既犯他忌諱，到要試他一試，到底看他，癸水禁制，有多大的威力，沙紅燕想是知道矮子，皮氣不好，把話說錯，聞言，略一尋思，把兩道細長柳眉一縐，面上立現煞氣，插口急道，這樣也好，反正我們，決不致落於妖屍之手，試試無妨，祇是水底，尚有一少年，被妖屍軟困在內，照辛道友所說，並非峨眉門下，修為不易，素無嫌怨，又是妖屍仇敵，此人寧死不屈，也算難得，何苦傷他，我們樂得，借着救他，一試這裏深淺，好在他已落於妖屍之手，決無幸理，如若因此，觸發禁制而死，那是命數當然，如若得救，豈不也好，矮子道，這厮雖非仇敵，也決非我們一路，那有閒心，管他死活，說罷，青光一閃，飛入水底，欲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集。

